

# 今天

No.1/2023 总第137期



## 《今天》编辑部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北 岛 西 川 芒 克 刘 禾 汪 晖  
李 陀 宋 琳 林道群 格 非 徐 晓  
黄子平 黄 锐 韩 东 韩少功 鲍 昆  
鄂复明 翟永明

主 编 北 岛

执行主编 肖海生

编辑部主任 天 水

海外通讯编辑 陈力川 田 原

主编助理 董 帅

小说编辑 韩 东 刘盟赉

诗歌编辑 宋 琳 廖伟棠

评论编辑 敬文东 杨晓帆

散文编辑 郭玉洁

艺术编辑 鲍 昆

新媒体编辑 王丽金

封面设计 李晓军



## 目录

### “铁链女”史诗 \_\_\_\_\_ 001

宋琳 诗人作为裁判 \_\_\_\_\_ 003

“铁链女”诗歌作品选 \_\_\_\_\_ 005

耿占春 “二月的历史碎片” \_\_\_\_\_ 131

### 科幻诗小辑 \_\_\_\_\_ 157

伊娃·达·曼德拉戈尔 雪从沙起(组诗) \_\_\_\_\_ 159

糖匪诗八首 \_\_\_\_\_ 173

宋遯 战时 UFO 事件儿童证词 \_\_\_\_\_ 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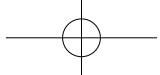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梁小曼 日也西行 \_\_\_\_\_ 204

张杰诗五首 \_\_\_\_\_ 208

夏宏诗十首 \_\_\_\_\_ 215

陈东东 宇航诗 \_\_\_\_\_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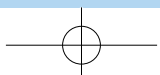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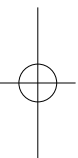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罗万象 真言(部分章节, 2022) \_\_\_\_\_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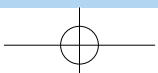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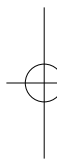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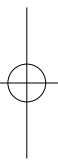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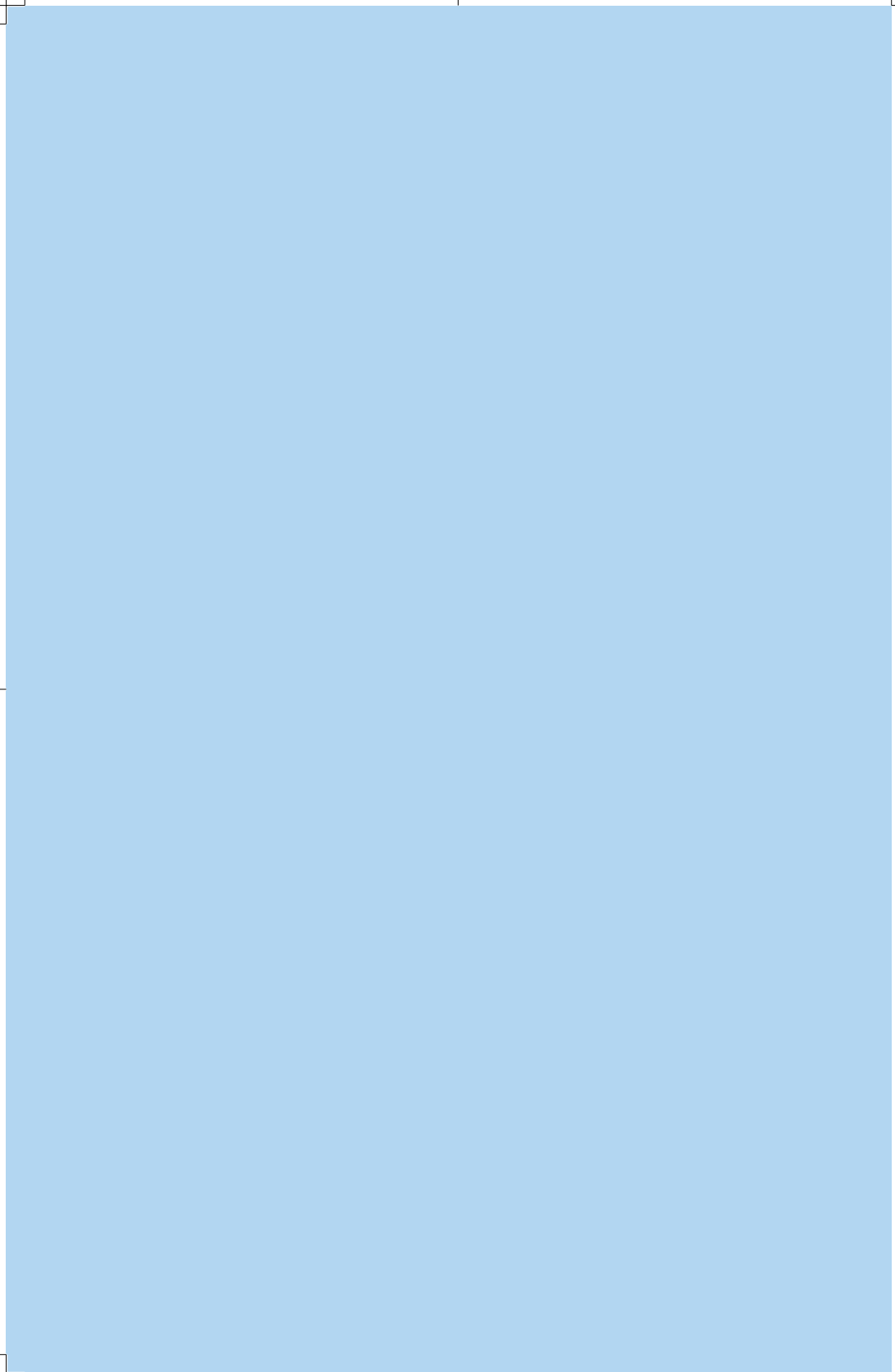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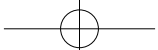


今日写作	239
胡晓江 梦日记	241
朱一叶 海边的房间	258
李星锐 密西西比致幻剂	279
林舟 梦幻：叙事与反叙事	292



“铁链女” 史诗









## 诗人作为裁判

宋琳

未来的人们将对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一桩悬案感到惊异。一位中年女子出现在江苏丰县的一间农舍里，脖颈与手腕上戴着锁链。有迹象表明她曾被断舌、殴打，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境况下，被迫沦为生殖工具。随着一张照片和几段视频在网上流传，围绕着“她是谁？”“为何受私刑桎梏？”“施虐者何人？”“地方当局当负何责？”等等质问，在舆论圈激起了巨大而经久的波澜。有关维护女性基本人权；贩卖人口罪的法律依据及量刑标准；彻底根绝此类反人类现象的热议与呼吁也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迟至今日，尽管官媒对民间人士的干预做出了几次回应，“铁链女”的身世依然是一个谜，她被送往精神病院后就再无音讯，主要涉案人员（包括他的“丈夫”）仍未受到惩处。“铁链女”的控诉——“这个世界不要俺了！”——依然在这片我们共同栖居的土地上空回荡，“铁链女”这个与文明世界格格不入的悲戚的命名遂成为时代的耻辱印记，镌刻在每一个人身上。

但丁在给格朗德（Can Grande）的一封信中透露了写作《神曲》的动机：“人，由他自由意志的选择，依其功过，应该得到正义的赏罚”。如果一个社会既无“神意裁判”，又缺失公义裁判，正义就不能得到伸张，弱者就将受欺凌和奴役，罪恶就将蔓延，人间也就如同一个“活地狱”。恰是出于上述原因，“铁链女”事件发生伊始，诗人们与富有同情心的人们一道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充满义愤的诗句似乎不愿重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悲叹。收入这部诗选的作品，诗艺固然有参差，在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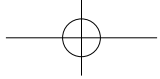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现诗性正义这一起点上却是一致的。我们知道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史”，乃因他深沉而巨大的情感力量投注在亲历的历史事件中，自他无隔于毫端，以他人的苦痛为自己的，故能随时敏捷，故能作见证，以至于不可理喻的被称为“现实”的东西“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我想胡先其先生主编、胡亮先先生命名的《铁链女诗史》一书亦是含有以诗证史的用意的。本专辑的诗作由该书选出，得到胡先其先生的授权。耿占春先生为本专辑赶写了评论《二月的历史碎片》，在此一并鸣谢！

“诗人何为？”这个源于浪漫主义的质问或许并未过时，诗化历史的书写能否成为“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一种实践？尤其是当诗人意识到“同代人”的初始身份，那么当代生活的“考古”和诗性正义的裁判就是诗人不可让渡与迫在眉睫的职责。惠特曼在他的著名诗篇《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中正是如此描绘诗人的：

他不是辩士，他是裁判（大自然绝对承认他）

他不像法官那样裁判，而是像阳光倾注到一个无助者周围……



## 酆都·铁脐带(外二首)

杨炼

一

你扎我用看不见的铁抵住咽喉的冷  
我被牵着一个就是一串一串就是无数  
生死装配线拔掉哭喊拔掉挣扎  
四面八方的脸像我的前世早等在这里  
这间普普通通的屋子并非摔出了恶魔  
这片土地被轮回牵着一铁脐带  
扣住我脚下的奈何桥不通向任何地方  
一座储满血肉的深坑鬼城无边无际

二

母亲身上那条脐带  
是我们的轮回之路

母亲吞下每个女人的名字  
再蹂躏一次污渍  
仍簇新雪亮



日日鬼门关  
疼是轻的走投无路是轻的  
屠杀不是地狱分娩才是  
回收不尽的耻辱骑着一个个儿郎  
活活成死亡的赝品

小花梅李莹亚谷乡南充丰县  
酆都山不虚构走失的情人节

来了又来小小的历史还没填满吗？  
配种精疲力竭一摊黏痰又啐进了子宫吗？  
一闷棍距离听清李商隐幽幽哀哭吗？  
母亲毁灭到底已还原成了孤儿吗？

铁链哗哗拽过无数谎言召唤出的躯体

### 三

此地唯一的物种是光天化日下的黑暗  
此地死囚锁骨上咔嗒一声血味儿的轻响  
繁衍又繁衍一抹傻笑一道裂缝  
排着队祭祀无情还能继续坍塌  
此地在哪儿？街口车站逃不出人世的  
大山我在哪儿酆都就在哪儿  
一条铁脐带贯穿一代代人肉彩礼性欲香火  
而人那个谣言哭着不能哭死着不能死  
而我们给鬼城一个性质用她孤零零的眼睛



看见压根没有世界每块石头是封死的一环  
按住细瘦的脖子春天一样发绿  
无从劫夺因为本来在无处沿着盘陀路下来  
学会像罪恶刷新历史一条条血淋淋  
被拽出的生命拉长一条空白哀号的虚线  
昼夜锻打此地她生下了我们全体

#### 四

何为黑暗之诗？

我的叹息你的叹息一行接一行  
铸成冷冰冰扼紧咽喉的唯一一行  
何为无耻时代的耻辱之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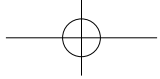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眼泪的烛火围绕着无动于衷的巨石  
虚无之辞捂死所有辞

何为地狱之家里呱呱降生的后代之诗？  
疯母亲在地上爬着死妹妹在水里漂着  
泡涨的轮回无非什么也不说的语言  
说出骨肉万重山冤魂万重山

脐带缠在酆都的轴上诀别已漫过头顶了

直至铁链

垂落晃动粉碎古国的抒情  
刹住亲人一词时



咀嚼的苦味沉吟的苦味  
扎着勒着牵着漆黑  
成为  
你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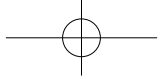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呼吸真确如窒息不暂停地  
挣脱假复活

一座深坑一座鬼城  
我们已融入我们的诅咒

2022.02.19, 柏林

中文请删去母亲一词

因为母亲  
已经被  
拴着  
锁着  
拖着  
抽着  
卖着  
关着  
奸着  
伤着  
玷污着



糟蹋着  
掏空着  
践踏着  
饥寒着  
欺辱着  
残害着  
消费着  
捣毁着  
丢弃着  
旁观着  
遗忘着

在中国  
母亲  
亲自来  
删除  
中文里母亲一词了

留着你的躯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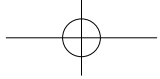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致灾难中的沉默者

留着你的躯壳让它安安静静地腐烂

留着你的嘴唇一声不吭

留着你的眼睛僵冷如石

留着你的命一分一秒流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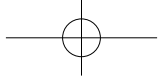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留着你的呼吸让它什么都不是  
缄默着过了屈辱着过了

留着不幸越庞大越稀薄呛炸自己的肺

仅剩的乌有里  
你没增加痛苦  
只增加了自己的死亡  
无从背叛的无意义并非别人在毁灭

留着心那块锈铁  
保全你恶臭的空洞吧





## 春囚

柏桦

1865年2月27日

法国之春、诗人之春……

波德莱尔如是说：

既然上帝将我囚禁在

那些托皮南布亚人中间

那我就宁愿见疯子不见傻子

唉！我肯定是疯子中的一员<sup>1</sup>

2022年2月1日

徐州之春、中国春节

锁链将我锁在八个孩子中间

我的孩子穿得暖、吃得饱

他们走来走去、蹦蹦跳跳

过着集体的春节

我过着我的……

2022.02.04

1 | 第一节诗见皮舒瓦、齐格勒著：《波德莱尔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653页。



## 美丽的漩涡简史(外五首)

臧棣

致幻剂已重新勾兑过；  
游泳的黑狗，即使感觉到  
不对劲，也叫不出来。  
静寂多么和谐，就好像  
风口还在，但全部的风景  
已安装过消音器。每个角落  
都深沉着一个伟大的疲倦。  
我试图从汹涌的脑海里移走  
一个发了疯的漩涡。  
现场就在附近，地上散落着  
很多发黑的钉子。  
刚下过雪，河岸的倾斜  
毫无逻辑可言。大树底下，  
如果埋过什么东西，  
已知的罪恶也无法将它定义。  
事实已被锉子锉过，  
掉落的碎渣制成了最好的砖头。  
血衣，打掉的牙齿，  
结痂的锁链，或磨损的身份证，  
散发出陈年的霉味，



就连见过世面的死神都感叹  
死亡的想象力已不够用；  
更不要说，蒙上的灰尘越来越像  
一层层时间的报复。  
漩涡的中心，即便戴了口罩，  
小丑们的演技也相当精湛，  
完全渗透了真相的神经——  
抑或这本身就是一个标志，  
残酷的戏剧的精髓，  
几乎没有人能在真相中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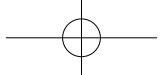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2022.02.09

### 锁链丛书

偶然多么诡异。一点也  
不亚于作为预防性措施，  
人生的虚无被注射了  
过量的镇静剂，效果却很暧昧。

如果把事件重新回放：  
在被偶然曝光之前，  
那锁链在洪水汹涌的梦中  
不过是一条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铁链。

当地人有自己的秘密，



他们早就知道，并早已习惯  
它的用途只是有点特别：  
名义上是用来拴狗的，但实际上

用来拴人的时间已远远多于  
它套在狗脖子上的时间。  
如果把它放在摊开的世界地图上，  
它很像冬眠的毒蛇，缩影在人性的展品中。

### 受伤的雪筒史

当人们试图在它的面前  
表明自己的无辜时，  
你的无辜，是它的伤口；

那一刻，它多于自己的雪白；  
而波动一旦产生，它也更频繁地  
少于自己的雪白。

它从未害怕过深渊，  
但你的雪白的意识似乎更锋利，  
它输掉了自己的象征性。

它飘落到灰黑的树枝上，  
变成一动不动的白蛇；  
所有的白牙，都已被北风拔掉。



它飘落到懒洋洋的池塘里，  
尚未来得及成形，便迅速溶解  
在一个巨大的吞噬中；

它飘落到塔尖上，  
触感仿佛很温柔，但面积太小，  
近乎倾斜在一个幸运中；

它飘落到冰凉的铁链上，  
它的洁白被用于掩盖，  
它的滋润，被古老的恶抽象着。

2022.02.14

### 锁链协会

暧昧的想象力之吻，  
痕迹擦去后，在你的脑回沟里  
它可区分为金属的，和纸做的；  
硬不硬，或漂亮不漂亮，  
牙齿的下落，最清楚。  
新的轮回看样子已脱轨，  
油菜花香却依旧袭人，飞舞的蝴蝶  
刺激出另一种暗示：根据隔音  
不隔音，它可区分为  
轻盈的，和沉重的。



当然，你完全有权鄙视  
那轻盈的锁链，事实上  
并没有摆脱过邪恶的影子。  
而如果你的视力正常得如同  
你对世界的失礼，它又可区分为  
有形的，和无形的；  
就连莎士比亚也啰嗦过：  
命运何尝不是一种锁链，  
甚至比我们骄傲的灵魂  
更暧昧于无形。噩梦疗法  
确实很极端，根据你承受的程度，  
它又可区分为压抑的，和无处不在的。  
如果早上的镜子包含  
时间的答案，它还可区分为  
貌似有根据的，和荒谬残忍的。  
请原谅，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  
所以喝咖啡的时候，摸摸你的脖子吧，  
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对的。

2022.02.10

### 锁链简史

暗黑的金属环，从它被发明出来的  
那一天算起，就渗透着  
骇人的丑陋。罪恶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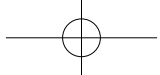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扭曲着自身，开始环环相扣，  
并变幻着历史的花样，  
在古老的敌意中打磨着  
人性的麻木。记住。用途从来  
就没有正当过。更不要说  
用它拴住任何东西，没有一次，  
不涉及人的贪婪和卑劣。  
即使在正义的步骤中，  
用它将真正的恶人紧紧束缚，  
那哗哗作响的金属蛇  
也不过是一种临时的措施。  
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借口  
可以纵容我们毫无愧疚地动用  
这无比丑陋的原始发明。  
用它拴狗，拴任何牲畜，  
无论动机多么纯洁，剥夺已经产生。  
即便表面上，赢得了狗的友谊，  
人的无能也已经暴露。  
不难想象，被拴过之后，  
这些亲爱的，神圣的生物，  
最终都会在我们的灵魂里疯掉并腐烂。



## 锁链入门

看起来那么普通的一条拴狗链  
却显得那么自信：  
有许多细微的磨损，但  
细微之处，每个金属的毛孔  
都被闪着暗光的冷血  
用它自己的白细胞狠狠润色过；  
甚至仅凭肉眼，都能看清  
那上面仍残留有皮肉的  
未能完全解体的小碎屑。  
大地已下过白雪，那铁链  
冰冷地拖着生硬的渣土，  
冰凉在可恶的陋习里；  
回声已被过滤，但它的动静  
依然放大着最古老的怒吼：  
“放我出去”。仅存的共鸣  
多么矛盾，就好像  
人的哀嚎是它过期的防腐液；  
它浸泡在哀嚎中，试图改造  
我们的听觉，以便不久以后，  
它看上去不再像是  
一桩赤裸裸的奖赏，奖赏她  
在这美好的人间生过孩子，  
一口气生了八个孩子；  
而存在于那八个孩子身上的锁链  
究竟是什么样子，几乎没人能想象。





## 锁链诗

王家新

我们看到拴在别人脖子上的锁链  
我们看不到锁在自己身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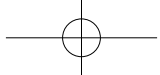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其实我们一直在写锁链诗  
从两千多年前就开始写  
我们的诗，写不过锁链的长度

我们就是飞到天上去  
也有一条锁链锁着

我们一直在写锁链诗，我一静下来  
就会听到铁链在词语间晃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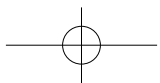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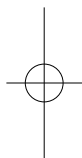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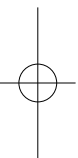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你想要解开自己身上的锁链吗  
这不仅需要你一生的挣扎  
这需要有一只另外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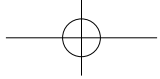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我们一直在写锁链诗  
我们写着写着可能就生锈了



但我们还会写下去，似乎是要比一比  
词语与铁，谁更冰冷  
谁发出的，更是一种不朽的声音

2022.0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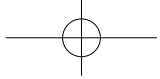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 二月的历史碎片

陈子弘

我们戴着颜色不同的口罩，  
经历着不同的经历，  
放到群氓中就是群氓的一员。  
在激情、历史与写作的交臂之处，  
“时间的噪音”，那个在丰县的疯女人，  
或可能简单地消失，这一刻或许正  
游荡在正常人的边缘，变成魔幻的游魂。  
诗意的词法不应屈从实用主义的目的，  
诗并不知道如何说或说出这个碎片的历史。

2022.02.12



## 疯县，雪

沈苇

疯县远在一场大雪的天边  
近在你眼前的餐盘  
加点雪，吃下你的白日梦  
“雪下个不停，像流水  
和落叶，都是时间本身  
我可以坐着不动，看窗外  
白茫茫一片，发呆——  
仿佛已来到时间之外……”  
于是，一条疯县的狗链  
又把你牵进时间之内！

2022.02.07，于杭州钱塘



## 你把我们和你拴在一起

姚风

穿过奥林匹克的五环  
我看到扣在你脖子上的铁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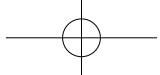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你柔弱，无法用双手  
把铁链攥成一把刀

你没有牙齿  
无法把铁链狠狠咬断

因此，你把我们和你拴在一起  
带我们回到中世纪  
黑暗中我们都是黑暗，都不是人  
我们都是奴隶

你匍匐于地，猪狗不如地活着  
但你是受难的圣母  
你告诉我们：我们罪孽深重而不自知  
我们从不相信赎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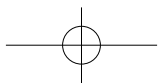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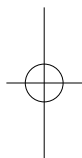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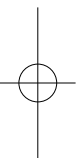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还会有人把你的铁链镀金



24 《今天》总 137 期

遮盖恶的铁锈  
再把这条金项链兜售  
或者套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

2022.02.11





## 野蛮人莅临指导(外四首)

王敖

在洼地里建疯城  
还是搭废都

两个野蛮人  
参与了当地人的讨论

用铁链  
野蛮人点头

用此处删去两万字  
野蛮人也点头

野蛮人慢慢撤退  
突然开始逃跑

但没有逃脱  
因为万里村庄永不倒



### 食人族的深夜食堂

深夜去找大夫，撬开窗问  
无耻，是不是不用治的绝症

医生醒来，燃烧瓶扔进去  
深夜去找会计，踢开门问

算好了吗，怎样加强互害  
最不影响利息，会计虽已投降

仍要裸绞，眨眼数到三咔嚓了  
可是食人族在哪里，没人看见

食人族进步了，要改吃素  
而模糊的血肉，拿来做了餐具

一个小女孩站在路口，镰刀  
钩住了她呕吐的父母，铁链

是深夜的必需，生锈的深夜  
在食人族的眼里，哗哗响着翻篇

### 狼人祝福的幻觉

祥林嫂的孩子



在狼杀死他之后，手里还抓着篮子

想起这一段，我就想抱住  
任何一个，在夜晚游荡寻找孩子的人

现在，一个母亲住在狼窝里  
有一群跟狼生的孩子，外面也是狼的世界

一切，是不是更有理由安静了  
狼都不用证明自己是不是狼了

我们集体被叼回去了  
还是刚给谁叼回来

### 新古风 绑赴未来记

强迫奴隶把熊  
和狮子拴在一起

再拴上一个批评这种行为  
太残暴的人，他回过头

朝我们笑了，我们中有的人  
出手了，多出卖了

几个同类，然后给他



笑了回去，有人跑过去

看了一眼，回来问

用什么拴的呀

这时我们闻到一阵

慌忙的，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这时我们听到，一个传统节日

装上轮子连夜跑路

我们急忙去找它，是不是

用它拴出了系统故障

还是，这个半虚拟的世界

使用了真实的锁链，突然勒紧了

### 闷棍使用守则

确保只打中普通人家的女儿

确保每次都能一下打昏过去

确保整个社会都听不见

备注：正确使用黑屏



## 字链(外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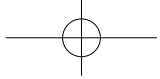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哑石

细腻的谢默斯·希尼，最后一本  
诗集，名为《人之链》——  
中风，救护车。“你”把“我”手  
（“笨重如钟绳结”的手）  
窝在你手，联成脉搏的“人之链”。  
（饮于酒囊，与醉于空茫，大不同）<sup>1</sup>

壬寅春节，风物之脉搏，竟被  
某条冷眼神的真铁链，联结  
起来。一头，扎在默如花岗石的墙上，  
一头是勒紧众孩母亲脖颈的环。  
看与不看，我们都拘身、绳结于  
此链——沉默与诗，黑手机与团圆。

“奉蜜蜂-与蝴蝶-与微风-之名-阿门！”  
狄金森写下诗句。“奉圣父、  
圣子、圣灵之名！阿门。”此为原版。  
舌尖。身灰。冻土裂眼。反经卷。

1 | 第一节几行所述，参看王敖译《人之链》中《历险之歌》一诗。



一次穿刺：呼吸在脉搏反面？以  
董集村、丰县、徐州……之名，阿门！！

2022.02.18

### 柴扉

新冠纪初，你曾经写：

眉心锁雾者讨论庚子疫当下诗呢还是不诗，  
翻个大白眼山高水急各人难放下各人心思。

壬寅丰县，冬奥其时：

白眼翻成白茫茫音韵永无法护甲诗人身份，  
千疮百孔黑烛行铁链冰裂你身上每一个人。

2022.02.17

### 蛮

（木鸢起飞之时，机油黑进山林）

野蛮是生命力中青筋鼓凸的部分，  
用勒紧你脖子的暴烈方式，



诅咒生命可能。旁侧魔鬼殷殷  
鼓舞：它更带劲，似乎更像个生命。

（自行车之自行，彼时目为鬼品）

窒息，常是你我引颈其中的方式。  
但总有人形之物，为之兴奋，  
赞美某个华美共名。千百年来，  
一个人要听见另一个人，殊不容易。

（像我如你的人，锁进了雾镜）

从各色喉咙，草茎，反复争论  
心跳是不是这铁链上最薄弱的一环。  
有人主张必须跳得强劲！铁  
锤击铁！人若要安置好最暗的部分，

（历史深度，从没人探测到底）

必祛除斜刺之心，用弱水，淬火  
一种发明。事实是：当丰县  
锈铁链蟒蛇般勒紧众孩之母脖子时，  
我，站着便是扑倒，一摊淤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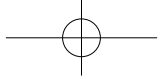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站起来，站起来，别出卖指纹！）



## 预演

雪片，落在手心，会融化，  
演示“实”的不见踪影。  
一坨铁沉心底，会越来越沉。  
今天，小区对面楼盘4楼那人，  
那足够年龄的人，又开唱了，  
依然是：万泉河水清又清。  
他喉咙，已被这歌铸就、定性。  
他是一坨沉在小区的老铁。  
近日，徐州丰县铁链女之事，  
磷质话语，坊间日炽。要相信，  
调查组第五份通报，会出的。  
一些人，瞳眸上之融雪清明，  
将鼎奏韶乐，唰唰再生出  
红羽毛嗜血秉性。看看阳台上  
小水池里，两条锦鲤，一条  
“我”，另一条，是某个“你”，  
结伴摩鳍，一如奇异斗争  
——假山投疏影的粼粼裂纹下，  
你我满腔污渍，将继续摆荡游泳。

2022.02.16



## 气链

我在意刻在石头里的字，甚于  
我摔得鼻青脸肿的情绪。  
这季节，新水会渐渐把石头裙边  
滋润，羽膜汉文字和一团  
星鸟状未知之间关系的猜疑。  
烈火似的。某处，石头  
不可撼动，只能粉碎。人，  
那些自认为可彻底真相的人，  
铁链影子里埋下头，指认一根  
腿骨，如在疯县指认悲伤的  
柳丝。鸟飞过。调查组。江苏省。

2022.02.17

## 正如你所见

蒋浩

### 1

你看，这浪链箍紧的沙滩的脖颈，  
这浪尖削平的礁石的头颅，  
这浪钳拔去的防波堤的钢筋，  
统统都献给了烈日下那个骑在鱼背上  
酩酊大笑的浪头，从船颊  
撕咬下白色的笔画和字母，  
在海面拼凑自己的姓氏。  
一个到八个，虚妄的数字，  
统计着蓝色拖网里来自蜀州的流星。  
海像个不断刷新的废墟，  
推倒了一排浪，  
又一排正穿过襟上的扣眼。

### 2

你看，这喧嚣锁住的每一寸海，  
每一秒都在挣扎：呵，自由  
不过是这漫长的狗年月呕吐的垃圾。  
拥有时，你已直不起身，  
看不见来时的帆船；





而花园早已凋敝成了一个空空的  
海水做的花圈，锁在  
你的脖子上。蠕动的四肢，  
像穿在铁丝上那枚晒得枯干的海星。  
你说，这世界不要俺了。  
你已忘了如何挣扎于这水泥表盘的猪圈。  
以往每一秒都在遗忘。

### 3

你看，那海平线和地平线相触的瞬间，  
像在西斯廷教堂盛大的穹顶  
突然亮起一座灯塔。光啊，我喜欢光，  
挖呀，挖，在海上挖出一个洞，  
把囚在海底的火山救出来，  
再给它一座愤怒的海。  
烧吧！不要回头，这海水析出的盐柱，  
正撑起市政厅的危楼。  
楼顶上嗡嗡叫的无人机睁着鹰眼  
在你的影子里投下的阴影，  
像刻在礁石上的字。  
我们把鼠标滑进去，删除它。

### 4

你看，这漆黑如铁的大海多么像  
那剪去了舌头的铁鼓啊！  
轰隆隆，轰隆隆，浪打，浪喊。  
这曲项向天歌的海湾在铁链里抽搐。



只有聋子才听得到铁在哭，  
在铁里哭，往死里哭，在哭死。  
那个往海里填骨头、埋血沙，  
筑造金银岛的独裁者，  
也把铁的帝国建在鼓上。  
鼓手们忙于在屁股上敲击，  
暴露的青筋连通着暴怒的铁链。  
而贝壳里的锚像新砍的发辮。

## 5

你看，这海在餐桌上缩成了一小滴！  
从锅碗瓢盆里溅出的一小滴。  
来自于眼睛和血管。  
哭什么？这世界多好啊。  
法院培植病毒，医院审判死者，  
法院帮医院磨手术刀，  
医院替法院开判决书。  
妇联在警局办女德班拜男权。  
警局给妇联发铁链子锁女颈。  
而水务局还要把这滴水捉到税务局，  
通过生殖来杀死的空气，  
让她像空气那样消失。

## 6

你看，这落日钤印的黑纸白字掀起的海角，  
除了谎言泡沫，就是塑料泡沫。  
沙呢？塞进了开裂的堤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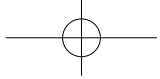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铁呢？拴住了枯萎的脖颈。  
海面升起的薄雾擦洗着船上的汞灯，  
像在沉思古老的捕捞术。  
就在这船下百米深的暗流里，  
一条剑鱼把锋利的长颌闪电般插进  
墨鱼的胸腔，吸啊，吸饱墨汁，  
在雪白的页浪上歪歪斜斜地续写  
没有年代的海洋史。今夜，  
你横竖睡不着，恰好翻到这一页。

7

你看，这双手按住的海面没有留下  
任何掌纹和体温，也没有  
抓住任何一只手来书写新的方言。  
攥在手心的方块字建构的  
横撇竖捺的体制，美则美矣，  
每笔都是铁链。躲进她的  
千年结构里，用她写反对她的诗，  
我们之间的脐带是另一条铁链。  
不管海浪如何给嘴抹油，  
给牙上釉，写就是吃，只是  
一个难作，一个难看。  
而真相，从来就是吃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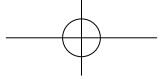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8

你看，这鼓捣的通报如孤岛占领了海面。  
不意外，台词的纸衣，结实



又漂亮！针脚韵脚都反复推敲过，  
经得起河蟹的删剪和拆迁；  
纸质如铁，经得起历史的火烧和  
强奸；缝纫线也是铁链子，  
隔着这海峡，线头也在那头。  
反人脸工程学的导演和编剧们，  
也把整容升级为易容，仅仅是为了  
在脸上安装又一个借口；还说，  
指鹿为马不如折梅变杨更有诗意。  
剧终时吃瓜，安排战狼变色狼。

2022.2.15-23，于海口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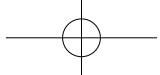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 盛世女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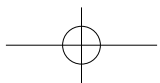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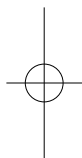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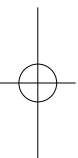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杨小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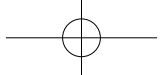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近看，她脖子上挂着的  
不是金牌，是铁链。  
她行云流水的英文，一说出  
就失语在哑巴的空洞里。  
冰雪聪明，是她的错乱。  
蓝天白云，是黑暗的囚室。  
她捧起的熊猫不再珍稀，  
也不过是那群崽中的一只。  
“你是哪里人？”“我……  
从哪来，我是谁，我去哪？”  
她空缺的身世埋藏在  
九曲花街下？人贩账簿里？<sup>1</sup>  
加州的海风是否会吹醒  
她的徐州噩梦？在大地尽头  
有谁颤栗于她的生活尽头？  
完美下落，中国在韧性中  
考验她骨头的疼痛——

1 | 九曲花街和大地尽头均为旧金山著名景点。



凌空炫目的自由式，  
如何为她，挣得自由？  
倒挂于天堂的飒爽，  
何时能翻转她的地狱？





## 它把我们一起玷污

——给徐州姐妹

梅朵

一个男人和他的兄弟强奸你  
一条狗链拴着你  
八个你生的孩子在你的旁边做游戏  
你的长子要告为你呐喊的人  
众生为你哭泣  
老大哥沉默不语

只有你  
没有牙齿，没有表情，没有眼泪  
吞下岁月，吞下屈辱，吞下如狗的命运——  
它把我们一起玷污

2022.02.04



## 铁链下的人性之恶(组诗选)

伊娃·达·曼德拉戈尔

### 寒食，汉室

她错过的时代在

一个黑夜已禽兽占有(这个世界不要我!)

铁链如山，这气势辉煌的时刻啊要睡觉了

淮海

每天都得要这么死一次，看满墙的失物招领

才知晓历史的伟大才知道徐州的厉害，

我的眼皮睁不开，外面的黑暗啊拼命往眼睛里挤我用手拼命地  
抠——

黑夜(不信物主)

挂在她脖子上的历史印记不停丁零当啷响——他们唱

2022.02.14

### 入房，乳房

伟大的时代，女人掏出乳房喂狗的孩子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黑暗的地方人人身处无神的敌意  
我们死于社会秩序引起的心脏病发作，死于民族精神的枷锁  
一个不需要重塑纯净血液的女人在她的阴影下画定界限  
我看到他们在不同的容器里，在生产线上，在x光片上  
伟大的阴影之夜隐藏着邪恶的护城河，盲目地漂浮着  
一条黑色铁链在上帝的手中把世界硌得好痒好痛——光耀四方

2022.02.14

### 供电，宫殿

世界在子宫边缘有乳房  
有无数只洁白的鸽子  
她们煽动着星眼的翅膀  
她们具有紧迫的空间  
她们的渴望是黑暗的

伟大的时代他们享受着祖先的遗迹  
但被穿戴得美好，他们所占据的那扇罪恶之门把路口堵死  
黑夜一只巨大的烟头  
他们抽腻时才肯让太阳出来伸伸腰  
——这个世界只有没有母亲名字的狗

2022.02.15



## 丰县，锋线

男人强奸她的时候嫌她咬人，  
就把她的牙齿用铁钳拔光  
在黑阗阗的浑浊月光里，兽类挤压着她的身体  
我从地下上来。地下的人，地上的人，  
头顶纵横飞行的人，我们的脸升得如同白昼，  
好像黑夜在一个长有九头怪物的胸腔里  
因为太阳和月亮的光辉无法直接照射进来  
人们终日忙于诡计  
男、女、人、狗不分。我身后，来自地下的  
盲人铁链音乐，好像缨带，又像黄蛇，  
我聆听，我走动，我张望。突然，  
从绿林边上的黑屋里，跃出一只黑猫。  
肥，而硕大。它的叫声，穿越狂风，  
她咬断男人的阴茎，从耳中蔓延  
我的全身。它用它那富有闪电的眼力，  
轻蔑我，辱骂我，摸上帝的裤裆

2022.02.16

## 留心，流星

回音让世人惊恐，铁索迟钝的身子  
借一棵树怀孕，借河流，为鲸鱼祈祷  
(海水悬浮册)—我们的母亲，来自星辰中



所有的光,在白天人类的晚期,狗链响的时候  
大群大群的人上班,他们是跟着丁零当啷的悦耳声来的  
他们是追着铃声来的,他们是被狗链赶着来的  
偌大空间,就她一个人跪着,他们都站着  
而她的窗口刚好背对着阳光把屁股翘得老高  
让我同他们争论,她被强奸时是否配合违逆她的意志。

2022.02.16

### 春田, 春天

刚下过雨,有的同雨一道哭泣  
有的拿起镜子起义——我们是谁  
知道吗。小兄弟,人们的胸膛里有什么?  
心像石头一样坚硬——不唤起圣洁的良心。  
必须用钢铁锻造,才能使词语变硬  
当你击打它们时,它会像警钟一样鸣起  
跟随铁链飞舞你性感的样子照见  
我们鲜血的镜子不会梦见死亡!

2022.0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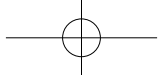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 莫涅莫绪涅

我是谁？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来？我从哪里来  
夜晚会唱什么歌  
一个上帝充满诱惑  
我是谁，我不再闪耀  
在我盛开的花园里  
当我怀有对美神的恐惧  
当我厌倦了丁玲当啷的爱抚  
当我疲于幻想拯救的心灵  
我是谁？我不知道  
寻遍了我的整个花园  
我不再探究引起痛苦的知识  
我一是一谁

2022.02.22

## 该隐

而你远远地对我诉说  
来自审判的心灵：从受造物发出的罪的光会是什么？  
疯狂的铁链，你问世界还有没有“人”  
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位”  
(缺乏聪明的哑巴声)怀着千百倍的喜乐！哦  
地球多么美丽(没有什么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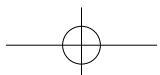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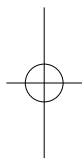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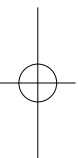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铁链女” 史诗 47

——烤焦的雪花啊恶人的祖先，他杀死自己的亲兄弟  
如约押杀亚玛撒一样卑劣，高高在上的人  
——那宇宙之神已然侧身对人类罔顾

——你的面前空荡荡

2022.0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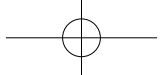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 铁链

李郁葱

联系我们之间的冷而坚固  
能够在碰撞中淬出火，却在  
这样的沉默里喑哑如虎  
这古老的动物，和古老的  
从岩石里提取出的物质  
它是智慧？弯曲？还是阴影尖锐？

它们打败了我，在冬日和春天的  
罅隙间，猛然有雪落，仿佛  
一种无尽的遮掩：如果一环  
锁住另一环，它锁住青春的遗失  
和成为诅咒的循环。它们  
是一面镜子，映出我们内心的山水

那些破碎和凌乱的记忆，能够  
吹向我们每一个完整的人  
但风是缺失中的，它让铁链  
在呜咽中把激情偿还给夜色  
那冰冷的孤独，那在影子里  
打捞月亮的人：那么冷烫伤了我



## 纵虎四首

——与中国被拐虐女性有关

廖伟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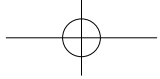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 纵虎

真想不到虎年会再临中国  
那些窄仄的州县，那些地狱般的河岳  
和老虎有什么关系呢  
那会敲击你们心脏的铜块的老虎  
找不到铜块了  
那只痛饮烧刀子的老虎  
不再舔舐刀子的伤  
而它终于来了，啣起那被称为山鬼的女人  
双睛喷火  
然后用尾巴甩上了地狱的门

2022.02.02

### 环

环环紧扣  
他们说



有人在五环前面宣誓  
他没有驱逐百万低端人口

有人在白皮书上说  
去年有百万失踪人口

这两个万交错的地方有多少？  
多少个环，扣成她脖子上的链条？

多少人游荡在无依之地？  
多少个她被他们“捡走”？

流调监控看不到  
春晚镜头看不到

有人鼓掌，《只此青绿》唯他享有  
有人勒紧，盲山恶水环环紧扣

2022.02.05

### 她的名字

“夜鹭又凄声尖叫了，而且是边飞边叫。”  
我边读书，边又想起你——  
我从来不叫你为“母亲”，虽然你生育了不止八次  
我痛恨那篇雄文的提米，什么“铁链锁妻”





你不是什么母亲和妻，我唯一能确认的是  
你是一个女儿  
但不可能是任何人的女儿。

因为冰凌一再划开夜幕，雪落在手机荧幕上  
凄美的金陵、哀婉的杭州  
当然也会落在污秽的徐州  
它有义务粉饰太平，也有权利  
殡葬这索多玛般的大地  
我几乎能听见你咯咯作响的咬牙切齿  
雪啊，如果可能，请把她遮掩一会，别让狼群  
搜刮出她的名字剥光她的名字吞噬她的名字。

2022.0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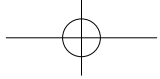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 母语日

母语日

你的母亲永远说着宾语  
因为你父亲说了主语  
你的母亲在一个谓语遍布的家里  
失语

母语日

你的母亲说话总是像风断续、破碎  
因为你父亲敲掉了她的牙齿



你的母亲的呻吟被说成  
疯语

母语日  
你的母亲和她的姐妹被捂住嘴  
因为你父亲的国是祖父国  
你母亲的母亲不可能  
把她领回

母语日  
你的母亲只有夜没有日  
你的母语如难产的母鱼  
在水中剩下带血的卵  
代替了星子，渐渐暗哑下去

2022.02.21，国际母语日



## 致链子里的女人

海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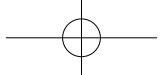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你离花儿这么遥远，当你被黑暗挟持后  
就远离了花儿。你曾是最美的花骨朵朵  
但却被野兽的爪子带到了一只黑箱里  
从地狱到炼狱，你的子宫黑漆漆的深渊啊

你不再是花儿，也不再是花儿的姐妹妹妹  
你的血腥味开始腐烂，你的炼狱太长太长

你的链条生了锈长出了白茫茫的霉菌和病毒  
你历年的沉疴已锈成了废墟。你还会喊叫吗

你替代生命完成了一个炼狱中的黑洞  
生你的母亲和父亲在哪里？  
你戴着链条，你替代所有的女人咬破了嘴唇

罪恶或苍生下的女人，你还有浓密的黑发  
你还有身体中的呐喊吗？你还是花朵吗  
你还会咀嚼带血的馒头吗？你还有衣服遮挡羞辱和沉重的肉身吗？  
你有逃亡之路吗



## 迷雾(外二首)

桑克

金属环拖下去  
也不会变成花环。难题  
是你制造的，所以由你出面  
解决，迷雾会怎么想呢？

迷雾会说  
她已再次迷失于丛林，  
盖房搭屋，甚至传宗接代。  
甚至忘记她只是路人。

冬天的外围就别  
企图承担更多的主流之命令。  
给你留的春饼足够你  
吃上三五天。

疯狂的月份  
还在后头排长队，一眼  
望不到边的地平线终究会把枪口  
顶住你的脑门。



凡事都会终局，  
无论生命还是局面，终有一个  
会挺不住的。现在我支持你  
把小命留住。

把小命看住  
才能观赏新一轮巡演。  
在雪野上还是会有热咖啡喝的，  
这就没什么是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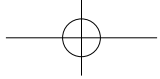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熬下去的。  
快乐在地狱岩石的缝隙里  
珍藏着，而且密码早就给了你。  
早就给了你

集中营绝技。  
拍拍屁股的灰尘从圆木堆中  
站起来。一本本读过的书  
考较着记忆力。

2022.02.04, 19:16:23

## 战争

战争是锁链  
挑起来的但是躲在背后的主谋



却另有其人

看不清脸

但是为奴隶的母亲却认识他们  
左手里的锤子

右手里的也是  
认识的却只能把这并不惊天的  
秘密憋在心里

疑问早就离开  
特殊的钢铁而更特殊的小茶点  
却企图半夜过关

绕过旗隘的  
不仅是单板和双板还有两小群  
检测扁桃体的蛾子

大扑棱蛾子的高招  
不限于弯道终点还花了一礼拜  
用于拖延的时间

结局不了了之  
但是过程更要紧而且关键的是  
挑出自己的恶心

收住眼泪粗口



动动小手指头也好过无动于衷  
我贱但我不甘

2022.02.08, 17:35: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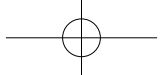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 虾滑子奏鸣曲

虾滑子一波一波，  
能把铁链子点成金链子吗？  
生锈的链子换个角度还真像金色的。  
多舒服啊沙丘。

一旦变成秘密  
就给猜测与阐释留出巨大的空白页。  
没人在意开始的那个点——  
只在意香蕉苹果梨。

点是金手指的点，  
也是一只想象之中的乌鸦。  
谁规定乌鸦没有道德感？  
谁又规定乌鸦不能保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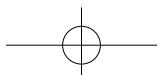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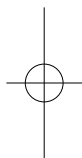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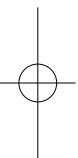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画面具体了就请你  
打草稿吧，再给你一两个秋天——  
不够再补你半个冬天。  
皱眉？皱眉也能画个大概其。



虾滑子一波一波，  
出溜进黄铜色的北京火锅里。  
换个角度，黄铜就是金，  
大名鼎鼎的战国金。

明白事理的傻掉了，  
不明白事理却觉得自己明白事理的  
虾滑子胜利了。沙丘一波一波  
问候他们的母亲。

2022.02.09, 14:50:26







## 有关文档的保存与弃置( 外一首)

得一忘二

这是第四次，我退出时选择不保存，文档不再，出现过的文字没了，像从未出现过而每当我再次打开 word，那些字再次浮起像锁链，像在爬行，发出找不到意义的声音

( Word，言，太初有，指向道，最本质的理最基本的法，我们用，我们被它用，与我们共生的言说)

可我的那些字从何而来，我不可能被逼产出那些罪恶的文字，圣处女只生过一个孩子，这关乎灵魂而一串小孩的女人只能是被锁住的子宫，产道必须通向宏大叙事，精神文明必须屏蔽肉体的罪恶

这是世界抛弃我最直接的方式：截断舌头或者，设置一个系统，将词句从篇章中拐走，让完整的链条毫无规则地脱扣，手拉手行走的人突然坠入无底的黑，而阳光不照的地方从未存在



### 三界的 Ghazal<sup>1</sup>

这是人超越不了的：地狱、人间与天堂，认命之道  
在于从最宽的入口爬向最窄的出口，一直在途中

人作为动物，苟活着，因为暗道尽头还有一丝闪烁的光  
不是因为明天会更好，只因明天也许不这么糟

她从未受过性侵，理解式误解成就她的幸福  
正如她说她一直自由，她如一只鸟，她就是一只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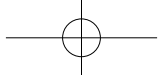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最自由的人没有美中不足的雀斑，转体四圈半空翻  
在地上以百足的踏板滑行，在空中张开翅膀就能滑翔

以肚皮滑行的，毒蛇很幸福，蚯蚓最苦，被斩断的身体  
渗出生命继续活着；别问它们是什么关系：母子，姐妹，夫妻？

我看着一些人，很抽象，我不便解析看着都多少层含义  
从一个人到整个国家，世界，机器的无情的，我们必然看着或被看  
着

2022.02.13

1 | ghazal, 加扎勒, 源自阿拉伯的一种抒情诗格式, 通常是对句。



## 痛

惠兰

2022年2月的诗很痛

它从中国丰县一个女人的脖颈

一直痛到天边

痛进我的眼睛

野火从一团污絮里冒出来

点燃半盂冷粥，一个馒头

野火烧着人们的眼睛，耳朵，心灵和良心

满地找不到的牙，在不为人知的冷里

痛了二十多年

短了一截的舌头，忘了英文忘了中文

邪恶的狂欢，却一刻也不曾停过

女人的身体和语言

常年被紧锁在血泪里

动一动，每一个母亲和女儿的呼吸

都在痛

2022.02.10



## 驳回的辩词(外三首)

蒋立波

在每次重大公共事件面前，诗人们总是表现出  
极度的愤怒，沮丧，悲哀，惊叹号像一截  
烧红的烙铁，仿佛刚刚从地狱的烈焰里拎出  
却瞬间在集体的挫败中变形，被弯曲、抡圆为问号  
然后，陷入长久的沉默，或者深深的自责  
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这几乎是一个循环，死结，攫住他们的是一种  
巨大的无力感，他们仅存的词也是无力的  
而写诗仅仅是稀释了这种羞耻，修辞的考究  
也只是证明某种语法的强大变异能力  
一种非物理学的浮力让词变轻  
一条失去的舌头，无法申诉变黑的语言<sup>1</sup>  
因为面对公开的掳夺，他们被掳夺得还远远不够  
他们不认识被掳夺得最彻底的，连外衣和里衣  
都被分掉的那一位<sup>2</sup>。他们的诗没有触及  
恶的进化史中被抹去的钉痕，和履带溅起的泥星

1 见于瑞典诗人奈莉·萨克斯《天黑了……》：“天黑了，词语也黑了，将记忆带进死亡。”（得一忘二译）

2 罗马兵丁将耶稣的外衣分为四份均得，里衣没有撕开，拈阄独得（约翰福音 19 章 24 节）。此句参考了王怡影评《叫瞎眼的得看见》。



因此他们精心准备的辩词被再一次驳回  
剧终，但并不结束，新的剧本里有更狗血的  
剧情：罪，开始在他们中寻找新的宿主

2021.02.08, 读学成兄朋友圈感言

### 立春纪事

据说拐点已经出现，尽管枯枝上哗啵一声  
绽出的幼芽仍在哆嗦，红通通的鸭掌  
一日三次，按时为薄冰下溪水测温  
或许该为社区清零庆幸，垃圾清运车的悠扬乐曲  
诱惑你加入一场过早到来的狂欢，而电话里  
母亲仍在为一堆送来的蔬菜发愁。白鹭  
在安全距离之外，保持对鬼魅人间的足够谨慎

这像是一种提示：诗有更酷烈斑斓现实需要处理

比如面对一只被拔牙、剪舌的老虎  
一种艰涩的转喻，剪径一条道走到黑  
一位被铁链捆绑的母亲，汉语的淤青与勒痕  
急需在一首诗里获得结痂。莫非  
戴着镣铐跳舞仍是新诗无法挣脱的宿命？<sup>1</sup>

1 | “戴着脚镣跳舞”，详见于闻一多《诗的格律》。



过早到来的春天未免显得可疑，躲过除夕供桌的  
鲤鱼未能熬过凛冽春寒，逆鳞如倒叙  
虚构一个光明尾巴，自证年代之恶  
“咽拭子仍忙于提取喉头爆破音”<sup>1</sup>  
女村官办公室忙乱的打印机，缓缓吐出  
我的一页诗稿，那未及修改的一行  
有着因碳墨不足而略显模糊、暧昧的正义

2021.02.04，立春

### 春节纪事

连续三次核酸，健康码终于连夜转绿  
以迎合这晦昧人间一直绿着的那张冷脸  
春风也不期而至，其实它绿不绿我不感兴趣  
(或许重要的是像希尼所说，“通过其拖延的元音  
和爱抚的摩擦音”，听到它的“一路低语和摩擦”)  
我只愿意长久地凝注于雪地上那只  
一动不动的白鹭，那唯一转动的眼珠如一枚  
神秘旋钮，仿佛每旋转一次，就会打开  
一个未知而深邃的世界，花团锦簇中  
仿佛随时有一根迷狂的针刺入虚无的花心  
藏身暗处的病毒像狙击手<sup>2</sup>，随时寻找着

1 此句引自本人旧作。

2 此句借用自诗人盛忠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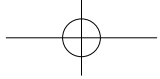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数字代码的你，恶的进化序列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让我想起一位同为橙码的画家朋友  
一怒之下把红梅画成了绿梅，小小的恶作剧  
带着惩罚的冲动，过剩的水彩颜料  
如团团暗绿雪泥，在铲雪机的轰鸣中泼溅  
昨夜烟花留下的纸屑，拟态低泣绿腰  
火湖中捞出的铁链拖拽地狱副本  
村委小广场审美自外于后疫时代下沉口令  
在雪的押解下，行道树的频频鞠躬里  
有着农历春天未尽的礼数，抽动的根芽  
如生锈的柜员机努力抑制吐出纸币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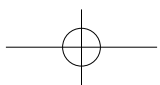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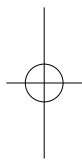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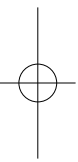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2021.02.07

### 梅花的身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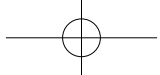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梅花开了，而我们的故乡仍然杳不可寻  
叽叽喳喳的喜鹊，滚动联播春天的独家新闻  
迟迟不肯融化的旧雪，冻得比世界的心肠还硬  
看上去有点脏，却一点也不比巍峨碑尖上  
刚落下的新雪，更接近于一种沉冤的真相  
就像梅花的身世，需要到冰雪深处寻找  
姓氏，年龄，面容，甚至乳名，都有可能  
被替换和修改，脑白页质上切除的原籍  
剥离神经末梢的疼痛，唯有汉语音节拖动的  
脚镣，叩响沉默碑身凿刻的楔形文字



因此一朵梅花也可能是另一朵梅花的替身  
正如雪人是人的一个替身，甚至正义  
也很可能已被暗中调包。因此乌鸦的旁白  
因使用了“二月的墨水”，而无法被怜悯洗白  
梅花似雪，像一个被故乡遗忘的亲眷  
捎来的口信，用无人听懂的口音，幸存的舌根  
重述她寒冷的身世：动物皮毛里嵌入的  
勒痕与铁锈，那赠予我们每个人的徽章







## 而今

红朵

暴力美学从未消逝  
太阳如同一枚血色切割机  
一边给予人光照，一边切割另一群无法见光者  
只露出冰山一角  
就能颠覆所有  
运载着犹太人的列车最终通向奥斯维辛集中营  
从古至今有千百种酷刑，一部分人加诸于另一部分人  
从中得到快感，并被赋予某种崇高的荣耀  
人们通常并不相爱，在这渺小的星球上  
有时，男性给予女性的除了胸膛  
还有石块以及锁链  
屈辱，从未消逝，大面积黑色地带  
缺少光照，泪水淤积成死海

2022.02.10



## 铁链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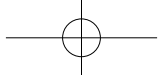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阿翔

走出漫长的囚锢，却没能走出  
漫长的束缚力，如同铁链在她的时间里  
缓缓被拖着走；

它身上的锈色呈野蛮的现实，  
从她的脖子开始，像是公开的部分注定  
与隐晦的真相密不可分。  
绷紧的空气像是在阴冷的黑暗中  
比残酷还面目全非。

它关联到贩卖、生育、精神病，  
就像关联到它曾有过的人类史。她身上再也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输给它了，  
即使它是她的孤独，  
极度到叮当作响的变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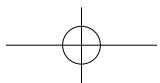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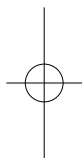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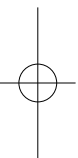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它习惯了陈年的地点宛如她的废墟，  
没能抓住记忆的线索；就好像地狱还存在  
不为人知的侧面，一条铁链的隐喻  
仿佛环环相扣到令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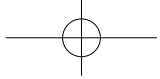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显得漏洞百出。

尽管廉价的剧本一改再改，无法抵消命运  
随时有坚硬的捆绑；也意味着  
古老的敌意暴露出它的幕后。

2022.02.11





## 空房间

——疯母的哀歌

蒙晦

今夜无数的手和阳具  
在我身上进出，扭动着一把把  
钥匙开我身上的门。  
可我只是一个空房间，  
摆放了一束刚开的雏菊。  
现在他们急切地闯进来，  
要拿走什么？

我弄丢的练习册，  
还是我家的地址？  
我少得可怜的记忆，  
连同我母亲的名字？  
里面什么也没有，他们清空了  
我的笔记和照片，他们给我  
盖章，说我已经疯狂。

在成为母亲的黑夜里，  
他们撒下那些在童年时  
就已消逝的星星，  
也许是一把银亮的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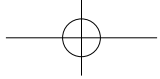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他们将一个个未知的婴儿关押  
在我的空房间里，慢慢长大，  
然后像判决原罪一样带走。

孩子们会在邪恶的路途上  
被流放得很远，  
我会透过空荡荡的眼睛的玻璃  
和肋骨的铁栏去观望，  
既难以祝福，也不能诅咒，  
而是使它们成为  
一个无法结果的恶因。

今夜，世界不要我了——  
我只能如此回答，  
我所记得的课本上的词语  
早已被剪成两半，到处  
找它们掉落的牙齿，  
啊，它们也不会说话，  
该叫我如何向你们的幸福作答。

2022.02.09，凌晨

备注：诗人首先作为人而保有愤怒的权利，其次应当以诗的形式去  
驯服这种愤怒，使得美具备一种尊严而有能力去凝视地狱，  
不至于因为流于粗暴的泄愤和无名的混沌而被恶吸收为它的  
一部分。诗歌的语言或许是次要的行动，但它属于未来。



## 一个母亲疯了，她的儿子们在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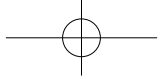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池凌云

一个母亲疯了，她的儿子们  
在沉默。  
一条锁链拴上她的脖子，  
她的儿子们在看着。

一个母亲说，这个世界已经不要她了。  
她的儿子们，没有应答，只是在看着。  
人们谈论她的缺陷  
抹杀她的过去。让她  
成为代用品，成为说不清话语的母亲。

一个母亲在漫长的绝望中  
不再痛哭只是让脸变脏。  
她生下众多孩子，但她的舌头  
在收缩，世界上  
所有光，都是对她的否定与嘲讽。

2022.02.04



## 海滩上的锁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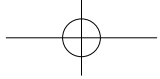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王东东

我在黄昏的海滩上散步  
涨潮时分，海浪喧哗着  
我想起近日的新闻  
一个女人被锁链拴着生育

回头看弯曲的海湾，海浪  
像一条锁链向前延伸着  
每一粒沙子都充满了恶  
每一粒沙子都本应是善

妇女和儿童在海滩欢笑  
我为他们担心  
但这是不必要的  
我惭愧，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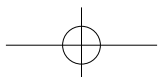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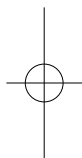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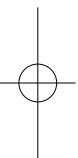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我曾向一个女人求爱，对她  
说：“你失去的只是锁链  
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可现在我只感到羞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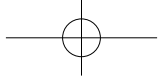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那锁链可以融化，但又瞬间  
浇铸成型，自海洋向祖国涌来。  
可那锁链，毕竟是铁  
来自大地，污染了海洋

我是男人，可是稍一迟疑  
那锁链也在我脚下形成漩涡  
我要走回去了，任  
海鸥在头顶盘旋

2022.02.12







## 铁链秘史

伽蓝

二月，是铁链的月份  
拴牢土屋里一个无名的女人  
它为没有门窗的冬天  
生下了八个孩子，十七年

或者还将生下第九个  
或者还将生下一个祖国  
或者还将生下一整块大陆  
它，它们有这样向死的繁殖力

当摇晃的镜头对准她的眼睛  
啊，生活咕啾着泣血的喉音  
啊，幸福披上一件淡粉色的羽衣  
啊命运，被法律遗弃和蹂躏

——她，仍然是它：  
颈上的锁链摘掉了  
精神的锁链却永远无法祛除  
已经和生锈的大脑焊在一起



在万众瞩目的时刻，伟大  
从冰里也凿出了锁链  
环环相扣，光芒四射  
像一个让人浑身颤栗的祈祷

……这，不是，真的。但愿  
从没有被缚住的狗的年月  
从没有被铁链拴牢的房间和村落  
一切都是健康、安全、完美

你用一六二零的难度  
连续转身，稳稳落地  
沿着洁白的雪道滑入赞美；而我  
愿在铁链上，了却痛苦的一生

2022.0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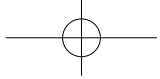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 立春(外一首)

汪剑钊

对不起，春天已无法直立，  
她仍然被拴缚在人性的门槛以外，  
双手犹如兽蹄，趴伏在地上，  
呆滞的眼眶储存着二十四冬天的恐惧。

和谐的链条在齐声合唱，  
好花堪折直须折，  
仿佛要压倒每一个叙述的声音，  
让旧韵获得新的释义，  
去遮蔽古老的罪恶：  
一畦花圃如何被践踏成废园，  
一名豆蔻年华的少女如何成为商品，  
在耻辱的传送带上流通并沦为一个仅供生育的零件。

哦，春天已被世界遗弃，  
如同曾经葱绿的一片枯叶，  
任凭北风吹落，最终栖身于肮脏的角落……  
哪怕洁白的雪人也无法拯救，  
只能用叹息撞击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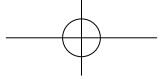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 无齿

十五不圆，十六也不圆，  
这号称春天的节日已经过完，  
另一种沸腾的声音并没有止息的迹象。  
无齿，如何能嚼碎人世的苦难？  
囫圇吞下吧，那歌舞升平下的邪恶与冷漠！

我已羞于说出那两个同音字组成的一个单词，  
只能用口罩将嘴巴捂紧，  
向上拉高，再拉高，  
直到遮住布满血丝的眼睛，  
任凭那些失踪的牙齿在地下被掩埋。

2022.0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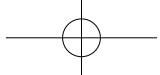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 活着的遗骸

李建春

那美好、平凡的女学生，有着弹过  
钢琴的长手指，和疯狂也抹不去的  
脸的生物学的一致之处，  
被意外地发现，表明她是父母的女儿  
和曾被爱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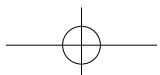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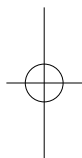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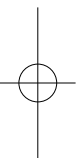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人变成非人的过程在惊人的稳定中，  
因为邪恶总是那么活跃且喜欢消音。

她的哀嚎被灌入一种药水，哑了；  
她的少女的皓齿  
在一次次的惩罚中只剩下二颗；  
脖子和四肢用拴狗的铁链锁住……  
就这样成为八个孩子的母亲。  
如今本已安静，稳定。那野兽，  
曾经的大龄男单身汉，从辗转、  
传递的野兽手中买下这件货物，  
捡了个便宜，奇迹般地躲过了  
能干的计生办而赶上鼓励多生、  
怀念人口红利的好时代，



差点成为模范。

它接受网友的慰问，八个孩子都很乖，  
各种配合。然后在影像的一角  
正常的心智发现那女子活着的遗骸。





## 代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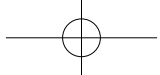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楼河

有人发现  
这个代言人代言的是集体主义，  
因为他深爱他的乡邻。尽管  
他更爱打老婆，更爱  
和老婆做爱而没有爱，  
生下许多儿子都被验证了DNA，  
但他最爱他的邻居，邻居的邻居  
从宗庙扩建了这个  
被人标签了的县城  
而获得了一种凝固的身份，  
宛如钟声回荡在晚霞里，  
点燃了悲情。  
那是两种不同的悲情，  
被同一种身份证的持有人关心。  
两种不同的权力  
被同一种生存分离。  
但他占领了先机。尽管  
他是矮个子，  
但打赢一个女人绰绰有余，  
如有必要还能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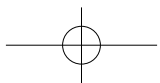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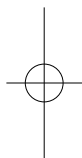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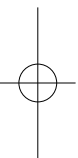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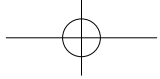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但没有这个必要，  
那就打疯，因为疯子  
没有一毛钱的权力。  
疯子说不出真相因此  
从来就没有站在真理这边。  
真理是种言辞  
但被打扮成了历史，  
脚下装了两个轮子。  
他殴打妻子但是赞美  
邀请他代言的美女主持人，  
因为他们的身份证  
至少有同样的六个数字，  
代表了身份里的真实。  
它比邻居更有力气，  
又比祖国更有激情。  
他赞美主持人心地善良，  
意味着他打人有理，  
意味着这个女人  
也不把疯子当成女人——  
她自己怎么打也打不疯，  
因为疯狂是种基因  
只扎根在穷地方而他们这儿很富裕，  
至少是个富裕的省份。  
基因让他们脱离了原来的贫穷  
只剩下唯一一个矮子，  
但依然能  
娶个外地女人把她打疯，





不管她是不是  
能讲英文，是不是  
名校毕业的研究生。





## 两行诗

游离

中国，你的钥匙丢了<sup>1</sup>  
打不开一个母亲脖子上的铁链

2022.02.07

1 此诗第一行，来自于前辈诗人梁小斌的名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第二行概括了最近丰县铁链女现状，属于我的创作，所以此诗实际上是一行诗。



## 祖国的母亲(外一首)

陈家坪

请解开她脖子上的枷锁，  
她的厄运始于十二岁的花季。  
父亲保护不了她，父亲是一名武警，  
她失踪了，父亲在对她的思念中死去。  
她有跟我们一样的牙齿，但是，  
牙齿被拔掉了——药物，使她的喉咙发出  
嘶哑而变调的声音——那些尖叫，淫笑，  
刚烈，倔强——剪刀，剪掉了她的舌尖。  
十二岁那年，她有一张白净的脸，  
二十六年以后——脸变得蜡黄。  
锁链——把她囚禁在冬天冰冷的小屋，  
她成为了——生下八个孩子的性奴。  
丈夫说：她是从外面捡回来的疯子。  
她说：丈夫一家人，都是强奸犯！  
婚姻登记，她居然是“合法的妻子”。  
“这个世界不要俺！”——她所说的  
这个世界——有四万八千一百名妇女  
被拐卖到徐州，有两百多名妇女  
被拐卖到牛楼村——差不多家家户户  
都有被拐来的老婆——这——古老的罪恶，



跟随着——跟随着——今年春节，  
从来没有让人感到——如此的恶心，  
冬奥会盛况也驱散不了心头的抑郁。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  
能否——修改为——买卖人口罪？  
舆论空前高涨，记者却鸦雀无声。  
长子站出来，要维护母亲的肖像权，  
他不知道——他是在维护——  
这个世界，对于母亲所犯下的罪恶。  
祖国的母亲啊——我们所有人都痛心：  
但谁能够——把十二岁的世界——还给她！

2022.02.06

### 为沉默者命名

不说，总有不说的苦楚。  
众多的声音像诗一样微弱，无用，  
在这样一个时刻，众人都在呼喊，  
每一个词像一把锁，诗人  
是否去寻找——丢失在地上的钥匙？  
一切像刚打开的窗，  
一切，像深锁的门——诗人，当如何  
面对写诗的野蛮？如何，阻挡  
撞击铁链女牙齿的坦克，充满繁殖力的  
坦克，并没有在坦克人面前停止过。



什么时候，网络变成了虚拟的广场，  
不同时代，发泄着相同的情绪与愤怒。  
说，总有，说的苍白，和无力，  
似乎，存在着，一种消耗和消费，  
始终不确定的名字——瞬间，  
仿佛，丧失了，诗为万物命名的伟大传统。  
起初是人们在拯救一种古老的罪恶，  
最后罪恶唤醒了亿万人内心的良知。  
沉默——沉默者——是不是有一个位置？  
记者的位置，或专门的，机构的位置，  
让位，在什么情形下，又将如何发生？  
道德力量压过来，对空缺，无形的鞭挞，  
就像有人抗拒，有形的绑架——事实上，  
在诗和现实之间，存在着  
一个更大的，沉默的世界——诗人的  
说与不说——同样，耐人寻味。

2022.02.17



## 和晏殊，人之链

刘洁岷

一向年光有限生，等闲离别易消魂。

——晏殊《浣溪沙》

无论如何这将是了个了不起的早晨  
城市空旷  
又涌现出它应有的一切  
那些迎风飘洒的长发  
那些蝴蝶结蝴蝶  
那些嫩叶  
那些舞动粉色的芽尖  
那些滚动着露珠的草坪  
那些草坪上卡通图案的纸袋  
那些阳台上琴键一样弹奏的花朵  
广场、商品，彩绘的大厦群与小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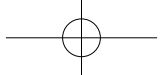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奶罐摆满整个模范社区  
白云像装置一样排列在蓝天上  
带鸽哨的白鸽以教科书的姿势飞翔  
汽车颤动着，人们



一窝蜂挤到街上  
那么如此之多的时装闪耀  
而室内，铺着棉麻台布的餐桌  
半支香烟一杯茶  
蟑螂，一个弄皱的便签  
惺忪的脸庞定睛看到镜中逐渐稳定的图像  
曙光像雨点一样洒落在小猫的身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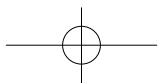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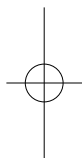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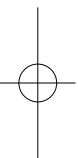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城郊的地下深处盾构机已被开启  
菜市场鱼的鳞片对映秋葵菠菜的润泽  
与此对应，楼梯拐角的阴影处  
一名下夜班的女工  
因困倦而匆促的行走  
不知被什么渺远的音响敲断  
那是锁链的敲击  
那是金属质地的呻吟  
和再也发不出声音的尖叫  
似乎，这些都避开了年长的祖父  
他缓缓地坐下

但在他的意识里，孙女儿与母亲的一声告别  
在他不忍移开的目光里，孙女儿与母亲的一声告别  
就是奔赴战场刑场前最后的泣诉  
光鲜的孩童和妇女  
将会在黎明后瘀痕累累  
将会在千里外的垃圾堆上被人“捡”走  
将会遭遇没有影子的至黑时刻到来



将会作为消逝的钟声回荡在耳廓  
锁链声笼罩下的那声道别  
就是今晨这座城市  
发生的第一件大事

2022.02







## 阳关三叠

庭屹

### 春劫

神发明了冬天和健忘的雪。  
北风正健谈着它和它，它们。

春节，一场霜冻并发雪，春劫。  
鼠患疠气以来，已接二连三地  
大地无孔不入细柳枝，就快要

废了流水。流年在牛角上钻火星，  
红丝绸绾住发际线，一把铜锁锈绿

江南岸，许它一笔丰县，丰都的  
微型沙盘。悬而未决的一条铁锁链，  
一桩桩满街都是惊风的断墙

破瓦、繁花、聩者和睁眼瞎。  
朋友圈向来最显精神地，年兽  
明目张胆又打算蒙混过关隘。



如虎添臆，虎虎生威，脖颈上  
一道道冰激凌，废如毒哑深井，  
落齿如掉雪，照样地洗白。此间  
网红镜头一阵接一阵晃荡，高压线

落子 8 枚料为残棋。舌尖上剪除的  
火苗一条条仍在奔逃，牙关失守  
残齿经年悬停，吐露跳蚤繁荣

——我们瞪大眼睛破译的方言，  
句句属实，料是：沐血月照锈镰。

壬寅初六，布谷鸟开嗓数落节气：  
春劫铺天盖地，女孩你看，雪送来宣纸，  
而松针递来了一丛丛利刺和滚滚狼毫。

2022.02.06

### 一面之词

其实，在事物进展之前风都准备好了  
柳枝动荡着一湖汤圆、蜜饯，人约黄昏后  
湖面，上好佳牌铜锁，繁星配合着  
落入被规定的星湖，一道道炸裂的冰  
墩墩儿，一道道流水似年的铰链，  
在狡辩的溪流中，环环相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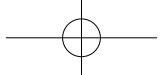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在江、河之域的江山眼皮子底下  
拖曳着响动。只有海喷涌而出，只有  
海能使它们获得抵达么？流经并懂得  
一再咆哮出，向绿幽幽缠绕着的一一  
向海藻插手过的巫术，索回口音和命名。

2022.02.15

### 船过丰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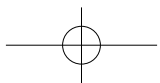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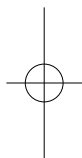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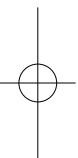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说谎，很难以个人经验的信度来揣度  
比方说我的确想过要着手筹划一句谎言，  
说出它，图谋在规定期限到来之前  
但，我被一句还没说出口的谎言  
提早弄得心慌，精疲力竭神思恍惚，直到  
谎言如迭宕的一个沙窝被风轻松卸下。  
但若更多人，比方说一个集体打算接力，  
用谎言来尽快冶炼事件的生铁链条  
真相对于真相来说，谎言可能真已称手  
万全之策，习惯给山坡羊直戳戳套上蛮荒的  
青篾口笼，好似旋即便能阻断离原上  
草的青汁液和月亮的血色。层峦叠嶂，  
看起来没有比说谎更枯荣的好方法了。  
船过丰都下川东，个人曾屡屡受教于流水  
民间编神话：若将构树密枝夹进书本，  
你不能偷窥，禁止不小心打开一一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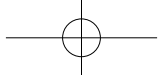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94 《今天》总 137 期

毛茸茸地会曳地成为一袭华袍、丝绸。

2022.02.15





## 甲虫

梁小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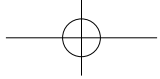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一个行夜文雅的姿态，不意味  
蛰伏于地牢的步甲兵团不卷土重来  
索要一个新娘，孕育中的幼女  
她不可测的命运，星盘中变幻

我们丧失那极乐的花园久矣。在行夜中  
委婉的修辞，温和的语调，一个黑甲兵团  
穿过极边、烟瘴，抵达离散之梦乡  
模拟使者的高贵风度，索要一个新娘

使人无法拒绝，从茧房中拣选必须被放逐的女儿  
如果这是罪行，它是甲虫帝国的命运——

几千万颗虫卵需要被孵出

如果这是婚姻，那尚未苏醒的女儿即将  
流于幽州，放于崇山——若有必要，从此  
她的颈上多了一条延续皇族的锁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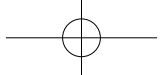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 疯掉就是你的自述

施施然

当别的少女在父母注视下  
把玩手办和口红色号  
你，被囚禁在土窑里  
面对强奸，凌辱  
被钳子掰光牙齿，剪掉舌尖  
稚嫩的身体里掏出一个  
又一个  
血淋淋的孩子

被从一个男人手中  
转给下一个  
被冰凉的铁链锁住脖子  
承受人世上所有的罪  
你的眼神就是一个黑洞啊  
上帝将你的世界残忍地  
删除了光

直到你失去名姓和记忆  
白茫茫一片无边无际  
李莹，杨庆侠，小花梅，钟某仙



哪一个是你？又或者  
她们都是你

从12岁，到成为  
生下八个孩子的“铁链女”  
每一秒，每一秒，每一秒  
当活着成为你的炼狱  
当死都成为了一种奢想  
疯掉，成为你最后的自救

2022，元宵节



## 给徐州铁链女

张杰

裂纹的天空，下沉  
穿过地下深山瀑布的铁链  
徐州犹如北方镇凤塔，把女人镇住  
裂纹的黄土，已是铁链  
刘邦，曹操，仍在徐州征战  
龙椅影子里，苏北人口市场  
徐州，已是荒原上的镇凤塔  
在外省女人的头顶，落下  
裂纹的村庄，白骨里的平原  
白骨里的玉玺，落下  
深山般的徐州，深山般的无数女人  
头顶的镇凤塔，落下  
顽石，也会白头翁  
乱草，冬阳，坟里游荡  
铁链女，仿佛玉麒麟住在坟中  
龟裂的墓顶，丰县，宗族的铁链  
铁链的铁链，男人们，用铁钳  
掰掉玉麒麟的牙  
不断向玉麒麟进犯  
把麒麟烧焦，把她们烧焦  
把女人变成荒原的黑油





## 锁链母亲

潇潇

虎年，有一只咆哮的老虎  
像我，一直找不到最疼痛  
最悲伤，最愤怒，最叮心的字  
来减轻一环一环锁在脖子上  
套在脚踝，拷在手腕  
穿过锁骨，烙进灵魂的锁链——  
人类该死的罪恶

一代又一代轮回  
罪恶才是原始毒株  
像新冠一样变异，与人类共存  
2022年，锁链母亲  
在徐州丰县，像奥密克戎  
感染了亿万人

她是我们的影子，我们的替身  
我们的先驱，我们都可能是下一个  
锁链病毒的变异株，她的变异体  
她是唇亡，我们是齿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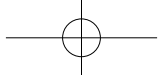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明晃晃的阳光下  
她被拐卖，被强奸，被凌辱  
被锁链，被8个生命吸血  
被摧残成疯子  
光棍村庄需要她的阴道，子宫  
装点徐州的水月静好

当心，在静好里  
平行的世界，也有一根闷棍  
元宇宙有昏迷的手绢  
一些软件，硬件，过滤器  
在等待下一个  
在路上，在网上的谁谁谁

谁的器官被活摘，挖了眼睛  
谁少了肾脏、心肝、肺

谁的精神走私了  
肉体短斤少两，汉字少了偏旁  
语言丢了部首  
谁又灵魂出轨，被失踪了  
27亿多鹰眼，只专注他们的猎物  
对那一根根黑色的链条  
却睁眼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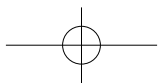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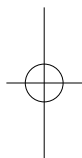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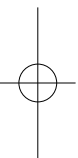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强权的生意，越来越火  
黑色的锁链把真相玩黑了



“铁链女” 史诗 101

虎年，有一只咆哮的老虎  
在二月，向人类繁衍的罪恶  
竖起中指姆

2022.02.14，情人节





## 无用的诗人(外三首)

李南

对不起，我写不出抗疫诗  
文字没有药效  
经年的疫情  
慢慢改变了诗歌纹理。  
对不起，我写下的诗行  
同样也救不出铁链女  
腾讯有一条叫作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对不起，对不起  
我空空的肩头上扛着诗人名号。  
春节、情人节、元宵节  
美食和欢笑中，阳光和雪中  
回响起阵阵惊雷——  
“这个世界不要我了”  
苦难的妹妹，耻辱的姐姐  
长着两双空洞的大眼睛  
在我笔端来回奔跑。



## 铁链

我们沐浴着阳光  
却长出了霉菌  
在盛夏里制造出一个寒冬  
我们亲手把棋盘搅得稀巴烂。  
上天不会放过我们这群罪人：  
沉默的、怯懦的、岁月静好的……  
祂为我们预备了  
一条无形的铁链  
拴在每个人生命尽头——  
而不仅仅是杨某侠、李莹或小花梅。

## 碧桃开花

三月里，没有春雨落地  
春风似剪刀扎入人心。  
疫情此起彼伏——  
天津、深圳、青岛、吉林  
董集村飞不进一只麻雀  
小花梅还在精神病院  
乌克兰上空硝烟弥漫  
烧焦的尸体，堆积在坦克边……

只有碧桃树率先吐出花蕾  
先是粉红，继而艳红



就这么没心没肺地满世界招摇  
红了隔离带，红了巷道  
染红了行人的视线  
碧桃树啊，你看不见发生的这一切？  
就这么自顾自地开花  
碧桃树呀碧桃树，你可真行。

### 三八节

1909年3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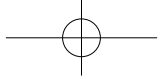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美国芝加哥的女工走上街头  
她们为了薪水和工作  
为了自由和权益  
为了像身边的男人们一样站立。

2022年3月8日

乌克兰女兵在视频中发出毒誓：  
我们将像射杀野狗一样射杀你们  
清理每一个村庄、每一片田野  
每一处森林，每一座谷仓……

2022年3月8日

在我的祖国，有多少女人  
没有收到玫瑰和心形巧克力  
小花梅为我们蒙上一层阴影  
乌衣妹妹再度神秘失踪……



## 铁索链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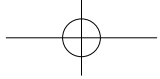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胡先其

一条铁项链冰冷  
环环相扣  
缠绕在女人  
热乎乎的脖颈

镜头照着那个男人  
面目红了网络  
8个孩子  
代言一个  
渴望新生的时代

寒冷比冬天更辽阔  
被铁链锁住的  
不只是丰县那个女人  
更多的人  
主动取下义齿  
更多的喉咙  
戴上项链

诗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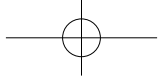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自嗨式的愤慨  
可曾注意到  
澄清真相的程序  
环环相扣庄严  
神秘于大国  
矜持的体面

钢铁的意志  
从来不属于钢铁自己  
只有灵魂  
钢铁般扭曲  
环环相扣的项链  
才能拴住自由

这个寒冷的冬夜  
一群中国女人  
在印度  
捧起亚洲杯  
除了将手掌拍红  
我无法歌唱  
我的喉咙锁着铁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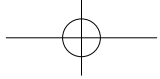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 痕迹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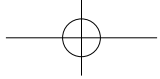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陈依达

时间学到了什么  
从一条铁锁链的勒痕？  
所有心灵的独轮车  
不忍停靠这一站  
母亲的囚牢。  
端庄秀丽的脸庞变成  
呆滞无神目光中的疑惑  
空茫、无言以对，  
追问命运表格中的家人、血缘  
血从勒痕缓缓流淌  
血在无眠之夜有鹿的心跳  
森林之冠徐徐的涛声中  
找到聆听的耳道  
像一滴水落进无形的器皿  
良知的拷问，夺回正义的词  
呼救声早已弱到令人绝望  
犹如沙滩搁浅的鲸鱼  
最后的呜咽只是一个抽搐，  
当骨骼也将被击垮  
从伤疤和抓痕认出断甲



从地方志厘清瓜葛  
从空气的漩涡里  
听出无耻之徒得意的笑声。  
切肤之痛，当置身在狗链中  
久违的彼此牵挂  
变得如此珍贵、息息相关，  
仿佛一颗“共命星”划过  
终于让海面泅渡无门  
奄奄一息的人  
纳入宇宙永恒的银色光环。

2022.02.12



## 罂粟花三章

韩高琦

一

毒是花粉，是诱惑。毒进入水晶，  
进入神话般盛开的太阳，  
一层阴影落向生活的农庄。  
被毒素滤过的光芒便是生锈的光芒。

看到这一切，春天肯定是不幸的。  
在这里，春天还是个孩子：却病入膏肓。  
一把折刀在它的手中，  
将会遭遇到什么？邪恶被渐渐磨亮。

谁的心头不为之震颤！一缕熏风，  
像暗红的蛇信子试探着空气。  
天国的罂粟花园摇曳多姿，  
多少无辜者，同声咳出带血的诗句。

二

要问身世？她在12岁的花季被失踪，



但，恶魔们再也不让她找回姓氏！

正义的泪水破冰而出：

一个春节的黄河吼声，不曾合眼。

这么多天过去了，一个性奴坐实了答案：

而答案，依然被铁链拴住。

如果，她的角色是母亲，

谁还能是旁观者？社会等同在毁灭！

自由：与生俱来的胎记。

哪怕是一名乞丐，

双脚照样踢翻古今两道吃人的门槛！

而她，成长的青春却被地狱圈养着。

### 三

一只小小的麻雀，

蚁卵似的叫声挂在楝树的枝头。

不管怎么看，它都像一枚枯叶。

了无生机的痕迹，像病毒一样蔓延。

什么样的离别？

——种群远遁或死去。

它却留了下来，宛若蜥蜴留下了断尾。

当一切习以为常，它早已被自身所遗忘。



## 被铁链拴住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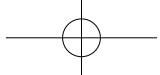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张映姝

请把她看作人，而不是用铁链锁着的动物  
请把她当成女人，而不是泄欲对象和生育工具  
请把她当成姐妹，而不是倔强的逃跑者  
请把她当成母亲，而不是精神病人

请把神经病的帽子摘掉，记住她说的：这个世界不要俺了  
请把母亲的帽子摘掉，记住她大儿子的“维权”  
请不要用姐妹称呼，以免玷污这个美好的字眼  
请不要说是合法夫妻，那是对法律的亵渎  
请不要再说什么，先把非人的锁链解开

请记住，她的名字：铁链女，被拐卖者  
请记住，她为自由付出的代价——一条带锁的铁链  
请记住，她发动的一个人的战争  
请记住，她悲愤地说“我要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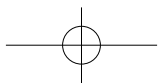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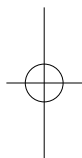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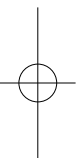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请记住，下一个她  
可能是你，是我  
是你们、我们  
两者之间，只有一闷棍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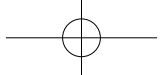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112 《今天》总 137 期

请把她们还原为人  
请把尊严还给女人  
请把公正还给女性  
请把人性还给人类——  
这万物的灵长

2022.02.13





## 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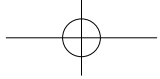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灯灯

现在我要问你，怒字怎么写  
今宵佳节，灯火在水中排列，它们排成锁链  
要寻找丢失的牙齿  
它们要找到沉默的喉咙，它们一字排开  
星星一样，数着我们的罪——

它们问我们，母亲在哪儿，怒字  
怎么写，它们一次一次  
从月亮上降下软梯，它们一次一次  
等待春风过境

我和我又近了一步，离星空近了一步  
当有人手举着灯盏  
怒江之水天上来——

我和我，我们和雪山，人世  
尚欠一个清白的交待。



## 为一根铁链拟写的七句铭文

田桑

1

恶生下你，为了让你羞辱“母亲”这两个字。

2

你吃着冬夜的淤血，长出獠牙和铁。

3

夜剝瞎了星星的眼，然后举起一根哗哗作响的铁链。

4

当这根铁链发疯……

5

不必将你绑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你就是耻辱柱。

6

我只是张望了一眼，你就在我脖子和喉咙上留下深深的勒痕。

7

能锁住脖子，就能锁住真相。





## “难以描述”事件

陈辉

当“难以描述”出现时，我正坐在长椅上  
翻阅最新的科学杂志，惊讶于物质研究  
已精确到量子级，而偶尔抽出的  
新闻报道仅限于邻县某侠……

像众多“好日子”中混杂着霉果般的  
一枚坏日子——这个时代  
流行盛装盛会精装奶盒而非舔盖式的拮据  
寒冬的裸体与绝望感的哑词

愤怒的人们为过去增加新的一天以消除  
我们读过错误的书，获得错误的意义  
然后他们消失(时言立朽？那些死去的  
诗)仅为这一天获得“难以描述”的准确



## 受难记

布林

零点的鬼  
走路非常小心  
它害怕摔跟头  
变成  
了人  
其实  
鬼更害怕  
变成  
女人  
更蹊跷的是  
每一刻  
都有女人  
变成了鬼<sup>1</sup>

空的铁链<sup>2</sup>上

- 1 首段部分词句引用顾城组诗《鬼进城》，顾城说“死了的人并没有消失。鬼溶解在空气、黄昏、灯光和所有人中间。一切并非到此为止”。
- 2 “空的铁链”，丰县“铁链女”曝光视频引爆网络，揭露尘封多年的妇女拐卖事件。



萦绕着她们的呼吸  
无数个山村  
无数个路灯下  
儿童们跌跌撞撞地走过  
那是她们把痕迹放在世上

维罗妮亚的面纱  
王囊仙千刀万刷的碎片  
人拥有的一切她都没有权利拥有<sup>1</sup>

反智年代，没有精神只有神经质  
她的身体像一头羊羔由世人鞭打  
灵魂却是国家的假想敌

1 王囊仙，布依族，自幼习武，能以“仙术”为人治病，民间称为王仙姑（布依语囊仙，意为仙姑），年轻貌美，武艺高强，是清嘉庆时南笼布依族起事反清的领袖，得民心集结十万人，后兵败被活捉，镣铐加身，紧锁囚车中，用重兵押送，凌迟处死时年仅二十岁。

“维罗妮亚的面纱”是基督教传说中一名叫维罗妮亚的犹太妇女披戴的面纱，当时她见到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向骷髅地而深受感动，便把自己的面纱摘下递给他擦汗，当她收回面纱时，发现上面印有了耶稣的面容。十二世纪，在罗马发现一块布制画像，据说就是维罗妮亚面纱上的基督画像。亦被叫作“基督裹尸布”，是罗马最负盛名的一件珍贵圣物。被用作基督确实存在过的证据。



## 蜂箱

——丰县内爆

钟庸

……于是，链式防守开始形成巨墙，  
封闭集体通透的蜂箱，有时谎言也能  
沁出蜜来。他们力排众议，在麻将馆  
商榷梅花落漫桌上的骨牌，底数是  
深雾般的定数。或许哪天，  
一绳宿命论的圈套裹挟着我们你们这些  
细小生活的菌丛，嫉恶如仇则是霉斑样  
的彩蛋。（但是生活不需要彩蛋）

大地如暮鼓，摇颤警人的一鸣：  
天将晓了，县城的经络重新铺张。  
她摔在地上！肿胀的眼球溺在扭曲的  
泪水中游离，仿佛苦厄是一种  
游离的曾经；她望着街，腹内瘢痕像  
身陷囹圄却依然撑开水涨之后的涟漪……  
这涟漪、这涟漪的渐层涂抹于雪亮的链式反应，  
为了擎住她幽灵般通电的身姿。



## 从今天起，我们是同一个人

沙光

题记：我们不想成为呐喊的英雄，但拒绝沦为沉默的帮凶是我们的良知底线。我们的眼不瞎，我们的心柔软，因为我们是灵魂有物种。今天，我们是同一个人，妳受的屈辱，我们以良知永远铭记，作我们活着的墓志铭。

妳的锁链让芸芸善良失去温度，  
妳的眼神令茫茫天地退却光芒，  
妳的泪水使凄凄人寰尽失欢笑，  
妳的苦难叫所有良心失去重量。

灵魂深处是那震碎穹宇的哭号，  
星群照不透那泪尽泣血的黑暗，  
丛林深处妳真实身份是任何人，  
民众呐喊燃烧雷霆愤怒的苍天。

狗链寒屋冷饭薄衣铁锁和呻吟，  
绑架拘禁强奸虐待生育和致残，  
踏戮欺侮玷污蹂躏戕虐和裸命，  
妳彻底改写了汉语中母亲词涵。



牠们将妳沦入人性地狱最底层，  
被罪恶流放时长是无限的光年，  
牠们无耻谎言耕种彼列的荒冢，  
而铁皮墙垣桎梏着真相的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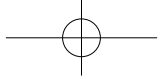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妳的苦难扯掉锣鼓喧天的面具，  
绵延的泪水返照出恶衿的毒蚕，  
我和我们乃至所有人都愧对妳，  
一条狗链将妳与尊严永远绝缘。

没有光明的白天妳望尽了远方，  
充满耻辱的黑夜妳与禽兽做伴，  
历史将铭记妳无齿颊舌的箴言，  
放我走吧这一屋子都是强奸犯。

妳是我们的女儿姐妹妻子母亲，  
凌辱妳的正是凌辱我们每个人，  
残虐你的就是残虐每一颗心灵，  
抛弃妳的更是抛弃人性的底线。

谁能以人的形态忍受妳的屈辱？  
我们已知的真相将被继续隐瞒，  
不作正义勇士就是罪恶的帮凶，  
祈祷妳从黑暗之棘地重返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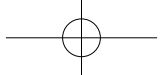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2022.02.23，于北京



## 沉重的女人

鱼鱼

我有四个疼痛，两个痛苦，八个绝望  
我有一米许侧卧的阴影和被阴影占据的黑屋  
我有与铁链相称的体重和胃口  
我有曲颈可以锁住歌喉我有牙洞能够储蓄血水  
梦里也曾有火车要载我离开，却总是绕不开彭城  
我有几个故乡，却没有亲人，它们躲在冰凉的报告里  
我有一个邻居猎户刘安，他的妻子我的姊妹  
她喂饱了沛公，无名无姓，躲在历史的牙签上  
我翻遍河流，每一个漩涡里都能找到异乡的口音  
我还有一个善于堆雪人的皇帝  
他坐在镜子里，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消融  
三千里河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星光一点点被删除，大江兀自东  
去，白白送与他人  
这世界不要我了



## 她需要自由(外一首)

春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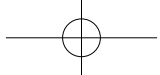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看春晚  
听着《我和我的祖国》  
想起了被锁的丰县妇女  
她也是中国人吧?  
也与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2022.02.04

## 无语

奥地利南部  
雪场  
我看着那些小孩子们  
小女孩  
小男孩  
精神振作  
滑雪  
滑得可好了  
呜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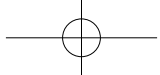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铁链女” 史诗 123

地球是平的  
也不是平的  
我的姐妹们  
脖子上还挂着狗链  
对比太强烈了  
我真怕自己  
忍不住抒情  
陷入自我感动  
更怕自己  
想摸脖子

2022.0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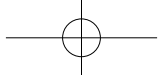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 黑色铁链上(外一首)

史大观

黑色铁链上  
一朵梅花开了  
虬枝铁干  
像条条铁链  
站在树下孩子说  
妈妈  
黑铁链锁住天空了  
妈妈说  
明天用花朵  
咱们解开它

2022.02.25, 8:49



## 无题

在野蛮的丛林  
只是比较  
谁的牙更尖爪更利  
嘴叉子更大  
当权利用铁钳  
掰掉你的牙齿——  
身上最硬的骨骼  
跑风漏气的嘴  
你如何歌颂“盛世”？

2022.02.24, 7:10



## 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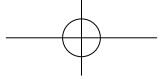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答家坪

翟明磊

不要问他们为什么沉默  
沉默，沉默，也要让沉默者有庄重的尊严  
寂静中，你同样可以听到他们血管中流淌的声音  
沉默中有绝望，不屑，珍惜，也有  
恐惧，恶心，无力  
也有对专业的骄傲  
或许已张开喉咙 却空空如夜  
总之沉默有自己的尊严  
沉默也如一块黑铁  
当黑铁移走，跷跷板那头的滔滔不绝者  
将  
坠下悬崖

所以首先是沉默  
将含泪的眼  
离开  
期待的注视

扯断这无形的铁链



## 谎言之雪(外二首)

宋琳

雪下着，洗涤着罪孽，而罪孽的旧雪  
盖上了新雪。大地白茫茫一片，  
像变成哑巴的索尔仁尼琴的头发：  
“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知道……”  
雪是一道谜，让我们折一根树枝在地上猜：  
相信；不相信；将信将疑……  
雪中分不清好人、坏人，连乌鸦也是白的。  
凌辱者留下新的脚印，被凌辱者  
从墙角被移往疯人院，  
惊愕着，哆嗦着，惊悚着，  
喉咙被一帖治疗声音的药拴紧。

雪脏了，像一个被奸污的词，  
女奴啜哺的话里活着一个贞洁的妓女。  
信不信？她曾像夜莺一样唱过歌。



菲罗墨拉<sup>1</sup>的姐妹，女歧<sup>2</sup>的今身，  
为谁缝制衣裳？与谁同舍止宿？  
锁链声响彻银河。何处是天听？  
如果我们耳朵里的小丑  
仍在紧锣密鼓地登场；  
如果沉默没有等来惊雷的天问：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sup>3</sup>  
这不是下在大地的雪，他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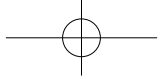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2022.02.23

## 锁链简史

没过几天，我又一次想到勃鲁盖尔，  
他画过的两只猴子，拴着锁链，  
在安特卫普港。

生活中有很多巧合，但这回绝不是。  
辛波斯卡为此写过一首诗，  
想要揭示一个人类史之谜。

- 1 参见奥维德《变形记》：国王忒瑞俄斯将美丽的菲罗墨拉诱入山洞，强奸了她，在她辱骂后割去她的舌尖，并最终将她杀死，她死后变成夜莺。
- 2 参见屈原《天问》：“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
- 3 引自闻一多诗作《发现》。



就在刚才，我读到：“当兔子没有历史学家时，  
历史就由猎人来叙述。”<sup>1</sup>  
不是巧合，绝不是！

当两只猴子身上的锁链套在丰县的一位  
妇女脖子上，我听见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  
如大沙河，从她短了一截的舌头

汨汨流逝了。睡在地上，  
一只母猴，会生殖，叮当作响，  
没人知道从哪里被贩卖而来。

只有大沙河记得黄河的一个决口，  
数不尽的泥沙叙述着久远的泛滥，  
如酷刑之血冲决了门牙。

2022.02.03

### 写于情人节

事情发生了逆转。各地，雪在加重，  
雷神提前了这个愤怒之春的步伐，

1 | 语出 Howard Zinn，美国学者，纪录片作者。



明夷于飞<sup>1</sup>，寻找着丢失在某县的信心。  
铁木和瘦长的马萨(带着前记者证)，  
赶赴亚谷村，跋涉在怒江峡谷，  
为了让皮肤晒出真相之盐，  
为了同一种命运的两个女人。

事情发生了逆转。却越来越多  
失踪者的名字加入到呼告中，  
如同一次遍布大江南北的浩大招魂。  
这个世界只要还有一个女奴，  
今天就不是情人的节日，  
今天就是锁链、凌辱、深渊的控诉，  
而某县——下一个遭诅咒的索多玛！  
我必须向不被恐惧打劫的旅行致敬，  
向火和传火者致敬，赢回这一次！

我必须向阿巴斯鞠躬，  
是他拍下寂静的、新的启示录：  
麋鹿站在大雪中，等待别的麋鹿经过，  
直到最后一只顶着笨重的角，  
冒着热气蹒跚地赶来。

2022.02.14

1 见《周易·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夷。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 “二月的历史碎片”

耿占春

在“二月的历史碎片”里，人是如此卑微，诗人的自我认知遭受着无情贬损，“放到群氓中就是群氓的一员。”这是一个“难以描述”的时刻。在这一年的二月，中国诗人写下了无以计数的“铁链女”诗篇，直至二月二十四号钢铁洪流再次震惊世界。

在激情、历史与写作的交臂之处，  
“时间的噪音”，那个在丰县的疯女人，  
或可能简单地消失，这一刻或许正  
游荡在正常人的边缘，变成魔幻的游魂。

诗人的言说处在新闻与历史之间，新闻时刻通常也是转向历史的时刻，至少，一次次失望之后，人们依然这么希冀。只是权力早就收编了历史叙事与新闻话语，唯有诗歌因其过于复杂的言外之意，或许因为晦涩而小众，才得以保持某种自由的语言属性，它如同一种仁慈的力量穿过消音器流动在人们的心底，偶尔，有如在铁链女的二月，诗歌话语与大众产生着强烈的共鸣。但就像陈子弘在这首《二月的历史碎片》里所说，“诗并不知道如何说或说出这个碎片的历史”。诗的言说陷入双重的困难：社会伦理情感的折磨和语言的磨难。现在，铁链女署名的新闻时刻已经消失，或许也不会有只言片语有进入宏大的历史叙事。宋琳在《锁链简史》提醒说：“就在刚才，我读到：‘当兔子没有历史学家时，/历史



就由猎人来叙述。’”在历史叙事缺失的时候，诗歌或许将成为最可征信的“元历史”。

我们目睹的铁链女事件，是一个随后即被浩如烟海的信息淹没的旧闻还是一个拥有道义潜能的历史事件？这通常不取决于事件本身，而取决于它所诱发的事件是否具有历史意义，而今看来，除了诗人们激烈的情感表达，铁链女已变成“时间的噪音”或“魔幻的游魂”了。唯有充满强烈自由诉求的民族，事件的发生才能化为历史变量的诱因。在缺乏这种诉求或不足于形成某种共同意志之前，人们似乎只能徒劳地等待着穿过上层建筑的缝隙吹来的风言风语。

并非唯有诗人在成为一个盛怒的群体，在二月，整个社会都遭遇着一场感受力的遇难。一条铁链击穿了人们心中的社会伦理情感的底线。是因为铁链女事件更为残酷吗？或许，只是更残酷的事件没有形象，没有成为象征。而铁链女是一个非人形象，一个过于显赫的恶之象征。还有就是，这个二月正值国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庆，还有国家节日冬奥会。“春节、情人节、元宵节/美食和欢笑中，阳光和雪中/回响起阵阵惊雷——/‘这个世界不要我了’……”（李南《无用的诗人》）这种盛世景观与铁链女的共时性让节日里的人们备感肠胃不适或视觉错乱。

近看，她脖子上挂着的  
不是金牌，是铁链。（杨小滨《盛世女中国》）

金属环拖下去  
也不会变成花环（桑克《迷雾》）

湾区的孩子在五环下把某种  
衣锦还乡的荣耀体验，  
在丰县，一条铁链环勒住



八孩疯母的脖子。锁死的冷，  
烟花，神的睾丸，它不会  
体验到人兽同笼时言辞的寒颤。（哑石《春节：冬奥会》）

多年以来，从未有一个社会事件如此残酷地驱迫着诗人，羞辱着一个社会的视听，颠倒着一个民族的语言，它迫使诗人起来捍卫最低限度的伦理，捍卫母语的基本语义。铁链把人贬低为兽，它让诗人体验到一阵“言辞的寒颤”。《无用的诗人》，李南从卑微感或无力感开始自我责难，从“对不起”这样的句式开始，她说：“经年的疫情/慢慢改变了诗歌纹理。/对不起，我写下的诗行/同样也救不出铁链女”，在李南这里，“苦难的妹妹，耻辱的姐姐”所饱尝的屈辱与苦难是所有人的一场内心磨难，对一个民族的良心来说，铁链女让人们遭遇到一种普遍的感受力遇难，《铁链》是为每个人准备的：

祂为我们预备了  
一条无形的铁链  
拴在每个人生命尽头——  
而不仅仅是杨某侠、李莹或小花梅。（李南）

二十多年了，铁链女从不可见的狭窄囚禁土屋突然呈现在一片惊愕的公众目光面前。每年“失踪”或被绑架的妇女少年儿童无以计数，她们多半是匿名而隐形的，现在，一个形象，一个象征的出现，被摧毁的尊严获得了一个残酷的图像。梅朵写给“徐州姐妹”说，《它把我们一起玷污》：

一个男人和他的兄弟强奸你  
一条狗链拴着你



八个你生的孩子在你的旁边做游戏  
你的长子要告为你呐喊的人  
众生为你哭泣  
老大哥沉默不语

一反罪恶总是与密谋和遮掩相关，不为人知是罪的一个特性，恶总是处在伪装得很好的状态，而这一事件似乎颠覆了恶的特性，尽管长时间不为公众关注，事实上它也没有掩藏起来。罪恶不再是阴暗的黑夜里的诡计。它就在那里。强奸，被打碎的牙齿，脖子上的铁链，八个“孩子”，这些都不会全部长时间隐藏起来。这是自媒体新闻的见证：那里的人们对此拥有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只有你/没有牙齿，没有表情，没有眼泪/吞下岁月，吞下屈辱，吞下如狗的命运——/它把我们一起玷污”。舆情汹涌。而权力的沉默意味深长。

重述一遍这部受难史对每个正常人都是一次想象力遇难，而铁链女除了疯掉别无活下来的可能，同情之心让施施然意识到，《疯掉就是你的自述》：

你，被囚禁在土窑里  
面对强奸，凌辱  
被钳子掰光牙齿，剪掉舌尖  
稚嫩的身体里掏出一个  
又一个  
血淋淋的孩子

有如被贱卖的货物，“被从一个男人手中/转给下一个/被冰凉的铁链锁住脖子/承受人世上所有的罪”，这些遭遇抽象地重述一遍都让人感受到一阵“言辞的寒颤”。除了疯掉，铁链女没有别的活路。疯掉，那是



一种意识的自尽；疯掉，是可以实施的人格自杀；除了发疯，已别无选择，因为意识、记忆与人格都加剧痛苦，就像地狱里的灵魂应该也不记得人间的事物，“直到你失去名姓和记忆”，是的，人间的名姓和记忆应该比铁链更沉重：

李莹，杨庆侠，小花梅，钟某仙  
哪一个是你？又或者  
她们都是你

从12岁到生下八个孩子的“铁链女”，“疯掉，成为你最后的自救”。诗歌的呼喊不只是一要辨认哪一个是“你”，而是同时在呼唤一个匿名的群体。每一个被绑架失踪的名字后面都有无数的匿名者，绑架、贩卖、囚禁行为发生在一个全面监视的世界里，令人匪夷所思：监视与惩罚的功能似乎已经颠倒，罪恶被善意地无视，善行者则因被指控“别有用心”而胆战心惊，就像那些企图越过丰县的防线发掘更多事实的人，铁链也在她们头上晃动，直至她们的声音同样消失了。这是一个具有普遍特征的特殊案例：她抹去了自我记忆，以便在被恶彻底吞噬之际作为无法死去的肉身活下来。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就在诸如此类的事件中沉积下来：丧失了记忆也就减轻了难以承受的痛苦。

惠兰喊《痛》：“2022年2月的诗很痛/它从中国丰县一个女人的脖颈/……痛进我的眼睛”：“一团污絮”，“半盂冷粥，一个馒头”，这些不是诗歌的隐喻，而是新闻调查的证词。“满地找不到的牙”，证词不幸自发地具有了象征功能，新闻话语也渐渐脱落了牙齿，就像铁链女“短了一截的舌头，忘了英文忘了中文”：

女人的身体和语言  
常年被紧锁在血泪里



动一动，每一个母亲和女儿的呼吸  
都在痛

敲掉牙齿和剪断舌头，对身体和语言的囚禁，在铁链女那里是直观的事实，又是一个令人愕然的象征符号：当报导铁链女事件的网页因“违规”无法打开。灯灯感到《怒》：“现在我要问你，怒字怎么写”——

今宵佳节，灯火在水中排列，它们排成锁链  
要寻找丢失的牙齿  
它们要找到沉默的喉咙，它们一字排开  
星星一样，数着我们的罪——

灯灯质询的不是施暴者，而是我们自己：“它们问我们，母亲在哪儿，怒字/怎么写”？诗人试图救赎岌岌可危的社会伦理情感，却无法抵偿社会性的诞妄状态：自由竞技的五环与古老的铁链，璀璨夺目的灯火、烟花与锁住的喉咙。罪恶一直延伸到每个人的节日里，延伸到每一种沉默和欢乐里。

诗人的语言亦陷入诞妄，伊娃·达·曼德拉戈尔，她写下一系列以谐音词命名的诗篇，《供电，宫殿》：“这个世界只有没有母亲名字的狗”。《入房，乳房》：“伟大的时代，女人掏出乳房喂狗的孩子”，“一条黑色铁链在上帝的手中把世界硌得好痒好痛——光耀四方”。话语伦理陷入虚妄之境。人间最亲密的关系变得无以命名，母亲不是母亲，喂养不是喂养，親子不是親子，迫于最神圣的事物被亵渎，诗人使用亵渎神灵的语言。

诗人在重蹈铁链女的疯癫？如果整个事态让人发疯，如果语言没有意义，那就只有诞妄和无关联的重复，在伊娃那里，语言陷入了癫狂，白痴一样使用着谐音，就像是一声失魂落魄的惊呼：《丰县，锋线》：“男人强奸她的时候嫌她咬人，/就把她的牙齿用铁钳拔光”，在这部残酷



剧里，一切事物都被一起降低为最低贱的东西，“男、女、人、狗不分。我身后，来自地下的/盲人铁链音乐，好像纓带，又像黄蛇，”，然后是她幻觉中一只黑猫的复仇，“穿越狂风，/她咬断男人的阴茎……”，犹如地下无数被囚禁的幽魂，起而对抗古老的“男性原则”，诅咒它成为无子嗣的一族。当女性、母性或者当神圣的人类关系被侮辱，与之匹配的话语就是渎神的声音，“轻蔑我，辱骂我，摸上帝的裤裆”。这声音似乎丧失了理智陷入癫狂，但也是抵抗疯狂、反驳诞妄的方式。正是在这种无理据的反驳中，一股穿透绝望、穿过疯狂的内在力量与眼泪一起汹涌而出。仔细听，伊娃的这些疯话就是被剪短舌头的铁链女要吐出的带血的咒语。

一条铁链强行扭断了语义之链，汪剑钊哀叹说：“和谐的链条在齐声合唱，……仿佛要压倒每一个叙述的声音，/让旧韵获得新的释义”（《立春》），在道义和语义的双重磨难中，诗歌的言说是艰难的，“荒诞已成为时间的主人公，/而汉语，正跋涉在错字与病句的沟坎中……”（汪剑钊《月儿说天太黑了》）公众企图以“错字与病句”说出被屏蔽的真实，正如诗人以诞妄的语言超克语义的诞妄。超越语言的不是神圣，而是超越想象的邪恶在斩断语义之链。在哑石的心中，铁链由此与《字链》产生了斩不断的联系：“勒紧众孩母亲脖颈的环。/看与不看，我们都拘身、绳结于/此链——沉默与诗，黑手机与团圆。”与那条铁链一样，哑石的《字链》也是渎圣的：

“奉蜜蜂-与蝴蝶-与微风-之名-阿门！”

狄金森写下诗句。“奉圣父、

圣子、圣灵之名！阿门。”此为原版。

舌尖。身灰。冻土裂眼。反经卷。

一次刺穿：呼吸在脉搏反面？以

董集村、丰县、徐州……之名，阿门！！



读圣和“反经卷”，祈祷混合进咒语，女人脖子上的铁链让人兽不分，铁链也就铸进了“字链”。这条“字链”读圣般的将不该链接在一起的存在焊接在一起。整个事件令人窒息，无法让人理性地思考、表达尊严、自由、良知和社会伦理议题。在一个荒诞不经似乎已成为常态的时刻，充满激情的雄辩语言已经失效，暴力、蛮横大行其道。辩论的语言、协商的话语或求证的述说显得如此低幼。一种压抑、强迫性的形象让人的意识疯狂，哑石以“反经卷”的话语方式、以比铁链还冰冷坚硬的字链完成一次刺穿窒息的呼吸。而词语的硬度怎样锤炼才能比钢铁比冷酷的心更胜一筹？伊娃转身询问身边的每一个人：

知道吗。小兄弟，人们的胸膛里有什么？

心像石头一样坚硬——不唤起圣洁的良心。

必须用钢铁锻造，才能使词语变硬

当你击打它们时，它会像警钟一样鸣起

跟随铁链飞舞你性感的样子照见

我们鲜血的镜子不会梦见死亡！（伊娃《春田，春天》）

伊娃的语言成为受难史或残酷剧的一环，她把神圣和亵渎神圣的话语铁链一样拧巴在一起。诗人亦力图冲破强制性重复的疯狂执念，就像力图挣脱一条无形的铁链，炽热的伦理激情与冷却的心交错折磨着良知并锻造着语言。是的，二月的良心和语言都在遇难中。她们在愤怒地呐喊时仍怀着一丝被救赎的渴望，让词语变硬经得住一次次击打，让它“警钟一样鸣起”。然而当愤怒之火冷却下来，“我是谁？我不知道”——

当我疲于幻想拯救的心灵

我是谁？我不知道

寻遍了我的整个花园





我不再探究引起痛苦的知识  
我——是一——谁（伊娃《莫涅莫绪涅》）

二月的诗歌已经是受难剧的一部分。对铁链和铁链女的关注目光投向外部世界也最终会投向自身。无论“摸上帝的裤裆”的绝望呼告，还是“反经卷”的祈祷，诗人看到的是拯救者的不在。拯救力量不在场。除了人的内心：而良知不就是“探究引起痛苦的知识”？如果人的心灵中没有拯救的渴望，如果她痛苦得疲倦了？

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在一些同类眼里，那些被绑架的少女-女人被降低到仅具有生物功能的水平，成为古老村落里“生儿育女”的工具。唯有诞妄的话语和荒诞的寓言是合适的，梁小曼回忆起那个非人的寓言《甲虫》，这是整整一个甲虫帝国。

一个行夜文雅的姿态，不意味  
蛰伏于地牢的步甲兵团不卷土重来  
索要一个新娘，孕育中的幼女  
她不可测的命运，星盘中变幻

在甲虫帝国，“索要一个新娘”有如一个替代死亡的仪式，几乎不再被视为一桩罪行，“如果这是罪行，它是甲虫帝国的命运”，罪行意味着例外，而命运则是普遍性的；梁小曼说：“如果这是婚姻，……她的颈上多了一条延续皇族的锁链”。这是父权制传统最卑微的男性身上世袭下来的皇族-奴隶的二元属性。他是甲虫，也是甲虫帝国父权制的分享者；他既是娶不起新娘的贫贱之辈，也是奴役女性以致无法无天的土皇帝，在恃强凌弱的做派上。梁小曼将铁链女的身置于“甲虫帝国”的淫欲史进行描述。这是一条漫长的蛰伏于父权无意识的锁链，海男说，“你的链条生了锈长出了白茫茫的霉菌和病毒”（《致链子里的女人》）。



是的，比起流行的病毒来，铁链上的病毒早已让一个甲虫帝国病入膏肓。这是伽蓝眼里的《铁链秘史》：

…… 或者还将生下第九个  
或者还将生下一个祖国  
或者还将生下一整块大陆  
它，它们有这样向死的繁殖力

犹如古老神话的邪恶翻版，繁殖力及其符号一直是被亵渎被膜拜着的原始“神”。伽蓝希望否定这种翻转，“但愿从没有被缚住的狗的年月/从没有被铁链拴牢的房间和村落/一切都是健康、安全、完美”。而现实版本是，生生不息的繁殖功能变成了“向死的繁殖力”。并且对很多人而言，它也不是秘史。宋琳写道：随着铁链女出现在公众面前，越来越多“失踪者的名字加入到呼告中，/如同一次遍布大江南北的浩大招魂。”宋琳写到他认识的朋友，“铁木和瘦长的马萨（带着前记者证），/赶赴亚谷村，跋涉在怒江峡谷，”为了寻找“同一种命运的两个女人”：

这个世界只要还有一个女奴，  
今天就不是情人的节日，  
今天就是锁链、凌辱、深渊的控诉，  
而某县——下一个遭诅咒的索多玛！  
我必须向不被恐惧打劫的旅行致敬，  
向火和传火者致敬，赢回这一次！（《写于情人节》）

在这个新闻时刻，借助舆论所释放的道义感，诗人期待着这部中国女性受难剧出现“逆转”，凭借这场浩大的招魂唤醒沉睡的种族，“赢回这一次！”但新闻中的剧情朝着更坏的方向“逆转”，这就是陈家坪所说



的《祖国的母亲》，如被自媒体有根据地报导出来的，铁链女竟然有“婚姻登记”，虽然铁链女指控说“他们一家都是强奸犯”。诗人惊叹到——“她居然是‘合法的妻子’”。铁链女指控的“这个世界不要俺了”，而被遗弃的何止她一人——

这个世界——有四万八千一百名妇女  
被拐卖到徐州，有两百多名妇女  
被拐卖到牛楼村——差不多家家户户  
都有被拐来的老婆——这——古老的罪恶，  
跟随着——跟随着——今年春节，  
从来没有让人感到——如此的恶心，……

牛楼村，董集村，凤仙，徐州，都不是唯一的地点，在古老的甲虫帝国，“家家户户”的男性不可能都是一个恶徒，匪夷所思的是，如果不是铁链女不合时宜地现身公众视野，“他”差一点被评为倡导多生育的家庭典范。他-他们所有需求和冲动，似乎也与罪恶无关，而纯粹是为着延续人类生命，从绑架、贩卖妇女儿童到非法监禁、殴打和施以酷刑，似乎都与作恶的故意无关，他-他们所有过错，包括非人的行为，都不过是源于传宗接代的本能，或出之于“繁殖力”驱动下的男性原则，在一直延续着的甲虫帝国的父权制意识里，没有子嗣才被视为最大的恶。铁链女和无以计数的受害者，在群体犯罪的逻辑中有着让人们变得麻木不仁的意识毒液。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道德似乎在集体潜意识纳入“自然史”或生物史的范畴。罪恶被自我赦免了。因此《祖国的母亲》才有新闻时刻的这一幕：

长子站出来，要维护母亲的肖像权，  
他不知道——他是在维护——



这个世界，对于母亲所犯下的罪恶。

祖国的母亲啊——我们所有人都痛心：

但谁能够——把十二岁的世界——还给她！

是的，这里有许多概念错置、逻辑错误或语误，意识的疯癫与语义的诞妄：“长子”，“母亲”，“肖像权”，每一个貌似在陈述事件的词汇都染上了令语义变异的霉菌、病毒，每一个语词都与它的经验含义或历史语义严重脱轨，都颠覆了人类社会传习而来的、约定俗成的“语义”。“长子”看不见“铁链女”这个自他出生以来的“非人类形象”，却要“维护”“母亲”的“肖像权”。诗人的语言何以不陷入诞妄？

不要说亲属关系词汇，人际关系的一切称谓用以陈述铁链女都意味着残酷无情。它让人产生的是《狼人祝福的幻觉》，王敖说：他想起被狼杀死的“祥林嫂的孩子”，“现在，一个母亲住在狼窝里/有一群跟狼生的孩子，外面也是狼的世界”，“我们集体被叼回去了/还是刚给谁叼回来”。兽类——没有文明的原始世界或“自然状态”——几乎不再是一个隐喻。诡异的是，在铁链女的新闻叙事中，“法律”似乎又是在场的，“婚姻登记”“合法的妻子”这样的“事实”证明，与之相关的人与事是无罪和无辜的。当绑架、监禁和酷刑都有合法的标记和它荣耀的封印时，我们语言中的法与非法的含义已经血污一样混淆了。

这个小型社会在叙述这一事件时抹去了任何孕育恶的结构性迹象，除了不小心的辩护透露出“法”的在场，罪的症候似乎完全自然化了。罪的耸人听闻在“普遍化”和“合法化”之后似乎变成了另一种“平庸之恶”？“当地人有自己的秘密，/他们早就知道，并早已习惯”（臧棣《锁链丛书》）。几乎在所有的事件上，主流话语都能够通过改变表征或将不利的表征置于伪装的语境而改变叙述，但这一次它却无法改变“铁链”的表征。铁链的无言之辩胜过了法的鲜红封印。“舆论空前高涨，记者却鸦雀无声”。鸦雀无声的何止是主流媒体，整个权力意志不祥地沉默着。因为，



在甲虫帝国的寓言里，施暴者似乎是皇族远亲的一员。监禁、施暴、施虐欲是和—个时代的“隐秘法则”相联系的，铁链女显示了这一法则骇人的形象。在铁链之前，还有一记闷棍，王敖《闷棍使用守则》揭示了隐秘的暴力原则：“确保只打中普通人家的女儿/确保每次都能一下打昏过去/确保整个社会都听不见”。这一“闷棍使用守则”令人心惊，张映殊说，“请记住，下一个她/可能是你，是我/是你们、我们/两者之间，只有一记闷棍的距离”（《被铁链拴住的女人》），公众和诗人的所有呼喊声都是那一记闷棍再次、再次打下来之前的社会求援。

铁链女的形象——脖子上的铁链，剪短的舌头，敲掉的牙齿，是被摧毁的尊严，也是反抗留下的身体符号，如果没有持久的反抗，就会像“家家户户”里曾被抢劫、被监禁、被贩卖的人的命运，接受被奴役，过上“岁月静好”的“正常生活”。反抗暴力、反抗施虐、维护人的尊严受到了格外摧残。秘密正在于此。权力意志的逻辑似乎是公开的，以至于叙事逻辑在适当的场所就可以被颠倒过来：一些人不谴责施暴者和侵害者，而是谴责被施暴的人竟然不合作，竟然反抗那些强大者。在铁链女事件尚未完全消音之际，在二月二十四号之后，一些人包括一些官媒御用“专家”将这种逻辑运用于战争叙事。蔑视被凌辱与被损害的，膜拜强权似乎是甲虫帝国里十分“文雅的姿态”。

而诗人关注的是受害者，是那些消失的嘶喊与尖叫，二月的诗歌每一首都提供了受难史的细节，李建春从《活着的遗骸》这一形象讲述铁链女所遭受的酷刑、人伦的荒诞和认知力的倒错：

她的哀嚎被灌入一种药水，哑了；  
她的少女的皓齿  
在一次次的惩罚中只剩下二颗；  
脖子和四肢用拴狗的铁链锁住……  
就这样成为八个孩子的母亲。



如今本已安静，稳定。那野兽，  
曾经的大龄男单身汉，从辗转、  
传递的野兽手中买下这件货物，  
捡了个便宜，奇迹般地躲过了  
能干的计生办而赶上鼓励多生、  
怀念人口红利的好时代，  
差点成为模范。

二月的诗歌与新闻结下不解之缘，几乎所有的铁链女诗歌都吸收了新闻的证词，因此我们会读到相互佐证的诗歌叙述。诗歌介入新闻时刻为着寻求让当下进入新的历史叙述的可能性。而在网络“新闻”被迅速翻篇之后，诗歌将成为最终的新闻纪录，追求不朽的诗篇悖论式的作为时言保留了相互佐证的新闻细节：这样一个男性可以被当地树立为鼓励生育的《代言人》，楼河写道：“他殴打妻子但是赞美/邀请他代言的美女主持人……他赞美主持人心地善良，/意味着他打人有理，/意味着这个女人/也不把疯子当成女人——”。“他”嘴里的“赞美”和“善良”这样的词汇几乎又是对人类语言的嘲弄，实际上连诗人使用的语言也在成为一个问题：在叙述“事实”的时候，一切包含身份认知和价值含义的词汇都产生了严重的语义混乱，“妻子”、“疯子”、“女人”这些词语都与“赞美”“心地善良”一样，疯狂地背离了原义，在疯癫和诞妄的无意识中滑行。李建春《活着的遗骸》也描述了这一怪诞的新闻场景：“它接受网友的慰问，八个孩子都很乖，/各种配合。然后在影像的一角/正常的心智发现那女子活着的遗骸。”一个光鲜的家庭故事才转向了一部残酷剧。

在这个二月，诗人写下难以计数的铁链女诗篇，不仅因为她们不忍目睹一种残酷的形象，不仅从铁链透视到暴力的象征意义，还因为整个事件的各种叙述都触及了语言的边界和叙事伦理的边界，整个事件的新闻叙述都充满言外之意，言不及义，不及物，语义倒错和语义诞妄。而



且，公众期待的可信结论永远消失了。通过无法澄清事实的方式，诗人周遭的世界一片浑浊，他们内心的语言和语义也被难以澄清地污染和混淆了。一切都沾染上病菌和病毒，一切都套上无法挣脱的锁链，一切言说都敲掉了牙齿，成了一阵风。一切意义和价值都遭遇着胁迫、侮辱，发散出齷齪的铁锈味。当法律使用着“婚姻”、“妻子”这样的词语，当“长子”指控那些曝光铁链女侵害了“母亲”的“肖像权”，当施暴者使用“心地善良”这样的词语“赞美”那些称颂他的人，——罪恶进入了语言层面。语义的混淆、语义的倒置，语义被侵蚀一空，语言的不及物——诗歌常常以这样的方式净化着语言，就像在铁链女诗歌中以诞妄的语言反抗恶的诞妄——一种义愤之情、一种力图避免语言或陈述行为参与犯下无意识罪恶的恐惧，让杨炼呼吁说，《中文请删去母亲一词》，“因为母亲/已经被/拴着/锁着/拖着/抽着/卖着/关着/奸着/伤着/玷污着/糟蹋着/掏空着……”母亲，这是人类最初的信仰和最后的慰藉。而被糟蹋和蚀空的，何止“母亲”一词，廖伟棠在《母语日》写道：

母语日

你的母亲永远说者宾语

因为你父亲说了主语

你的母亲在一个谓语遍布的家里

失语

母语日

你的母亲说话总是像风断续、破碎

因为你父亲敲掉了她的牙齿

你的母亲的呻吟被说成

疯语……



对每个人而言，在陈述这一事件时，仅仅是使用这些亲属关系的称谓——父亲、母亲、儿子、妻子——就令人陷入意识的疯狂，陷入语言的诞妄。从原始神话到现代诗歌，母亲是生命的孕育者和佑护者。“母亲”一词在铁链女事件中的使用让母语陷入难堪之境。因为，在铁链女事件中，“母亲”和“妻子”，连无情感价值的中性概念都不是，似乎人们只能在生物学或自然史的意义上使用着这些让亲属关系蒙羞的词汇，一不小心涉及铁链女的叙事话语就隐含着语义的背谬和母语的背叛。然而父母、夫妻、母子从来都是构成人伦含义的基础词语。

蒙晦则以“疯母的哀歌”这一新闻话语未曾透露的视角，感受到另外的“受害者”，让我们听到“她”隐秘的哀叹：

孩子们会在邪恶的路途上  
被流放得很远，  
我会透过空荡荡的眼睛的玻璃  
和肋骨的铁栏去观望，  
既难以祝福，也不能诅咒，  
而是使它们成为  
一个无法结果的恶因。（《空房间》）

“疯母的哀歌”这一想象的声音，揭示出另一种残酷：即使无知地站在施暴者一边的“孩子”也无法逃脱隐性暴力，臧棣在《铁链入门》中也注意到这一点：“……它看上去不再像是/一桩赤裸裸的奖赏”——

而存在于那八个孩子身上的锁链  
究竟是什么样子，几乎没人能想象。

可是，连对“孩子们”的称呼与“孩子”的语义内容相参照也仍然令





人忐忑不安。人们可以讲述荒诞的事件，但讲述的语言不会是荒诞的，而在铁链女事件上，任何陈述“事实”或想象发生的一切，诞妄都会浸入叙述语言的内部。诗是沉默的语言，却无法沉默不语，他们在一片语义混沌的语境中开口说话，就像一种赎罪。人类语言摇摇欲坠，意义岌岌可危。

唯有将如其所是的描述为没有亲属关系、没有情感色彩的“铁链女”更接近事实的核心。“铁链”这古老的发明，在这个时代获得了怪诞的语义。在铁链女背后，是一条隐形的铁链，即便是将她锁起来的那个男人也只是这个铁链上的一环，并毫无疑问地，这条锁链已经延伸到“八个孩子”身上，而且很难说他就是“根本之恶”的关键一环。阿翔的《铁链剧本》写道：“它关联到贩卖、生育、精神病，/就像关联到它曾有过的历史。”臧棣说，“已知的罪恶也无法将它定义”。《铁链简史》像人类史一样古老：

……用途从来  
就没有正当过。更不要说  
用它拴住的任何东西，没有一次，  
不涉及人的贪婪和卑劣。  
即使在正义的步骤中，  
用它将真正的恶人紧紧束缚，  
那哗哗作响的金属蛇  
也不过是一种临时的措施。  
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借口  
可以纵容我们毫无愧疚地动用  
这无比丑陋的原始发明。

二月的诗歌并非只是重述新闻话语中的残酷剧，诗歌同时也从女性



受难史转向罪的自我探究，对铁链一样环绕着语言与沉默、物性及其象征的质询。“铁”和“锁链”成为二月诗歌的基础隐喻。李郁葱写道，《铁链》是“联系我们之间的冷而坚固”无可挣脱的一环，“它锁住青春的遗失/和成为诅咒的循环。”姚风说：“还会有人把你的铁链镀金/遮盖恶的铁锈/再把这条金项链兜售/或者套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你把我们和你拴在一起》）。在王东东那里，“救赎性”的恋人絮语也受到了锁链的株连：

我曾向一个女人求爱，对她

说：“你失去的只是锁链

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可现在我只感到羞愧。（《海滩上的锁链》）

在有形的铁链和隐形的锁链里，在这部受难剧里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也没有人是无辜的，“当人们试图在它的面前/表明自己的无辜时，/你的无辜，是它的伤口”（臧棣《受伤的雪简史》）。对那些企图置身其外者，对沉默的人们，杨炼满怀愤慨地说：《留着你的躯壳……》：“留着你的躯壳让它安安静静地腐烂”——

留着你的嘴唇一声不吭

留着你的眼睛僵冷如石

留着你的命一分一秒流逝

杨炼“致灾难中的沉默者”说，“留着你的呼吸让它什么都不是”，在缄默和屈辱中，“你没增加痛苦/只增加了自己的死亡/无从背叛的无意义并非别人在毁灭”，自以为置身其外的“铁石心肠”在人性的意义上已经死亡了。“留着心那块锈铁/保全你恶臭的空洞吧”，并非杨炼一人



的情绪如此激烈，诗人深知道义的晦暗，铁链女诗篇再次彰显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古老忧虑。二月的诗篇像一场兴观群怨的飓风横扫过一切，为着哀悼道义的衰微，也为着抚慰内心的痛苦或相反，唤醒迟钝的痛苦能力，激起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人伦情感。

在铁链女的二月，可以听见诗人被折磨得近乎疯狂的情感，也可以听到冷却下来的对最低限度的尊严与自由的思考。沙光在一首诗的题记写道：“我们不想成为呐喊的英雄，但拒绝沦为沉默的帮凶是我们的良知底线。我们的眼不瞎，我们的心柔软，因为我们是灵魂有物种。……妳受的屈辱，我们以良知永远铭记，作我们活着的墓志铭。”（《从今天起，我们是同一个人》）

诗人心中也有沉默，事实上许多普通人在铁链女事件上也有另一种加剧着内心痛苦的沉默。陈家坪深知这一点，诗歌也需要《为沉默者命名》：

不说，总有不说的苦楚。  
众多的声音像诗一样微弱，无用，  
在这样一个时刻，众人都在呼喊，  
每一个词像一把锁，诗人  
是否去寻找——丢失在地上的钥匙？

公众的激情在被激起之际又因无效而迅速耗尽其能量。一次又一次。呼吁、呐喊、乃至受伤般地尖叫，都意味着怀着一丝希望。“网络变成了虚拟的广场，/不同时代，发泄着相同的情绪与愤怒。”在短暂的时间内，一种情绪的民主尚未凝聚为共识性的社会理念，更勿论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消音机器和遗忘装置就开始发挥致命的作用。从众人的呼喊到沉默的大多数，从打开缝隙的话语到锁死的空间，只是一个瞬间。没有历史。诗人“当如何面对写诗的野蛮”？如何“为沉默者命名”？



说，总有，说的苍白，和无力，  
似乎，存在着，一种消耗和消费，  
始终不确定的名字——瞬间，  
仿佛，丧失了，诗为万物命名的伟大传统。  
起初是人们在拯救一种古老的罪恶，  
最后罪恶唤醒了亿万人内心的良知。  
沉默——沉默者——是不是有一个位置？  
记者的位置，或专门的，机构的位置，  
让位，在什么情形下，又将如何发生？  
道德力量压过来，对空缺，无形的鞭挞，  
就像有人抗拒，有形的绑架——事实上，  
在诗和现实之间，存在着  
一个更大的，沉默的世界——诗人的  
说与不说——同样，耐人寻味。

在一种社会议题面前，诗是沉默的语言，诗是迂回曲折的语言，意在言外的“微妙的语言”。诗歌介于语言和沉默之间。诗不是庭审的语言，不是广场的语言，也不是议会的语言。诗歌即使在大庭广众朗诵，也仍然无法消除其私密性。在社会事件和政治议题上，这个世界有民主的辩论和自由论证的语言，有共和主义的协商语言，而在铁链女的二月，诗歌在前者缺位的时刻，越过了沉默的边界，使用了受害者的申诉话语，甚或越俎代庖地站在了“记者的位置”、庭审的位置或其他专门“机构的位置”，而这是一个虚拟的位置，因为位置的空缺带来了诗歌的僭越。二月的诗歌仅仅是站在了呼喊者的一边，对抗沉默的权力意志，却被不具名的力量驳回申诉。蒋立波注意到，诗歌有如被《驳回的辩词》：

在每次重大公共事件面前，诗人们总是表现出



极度的愤怒，沮丧，悲哀，惊叹号像一截  
烧红的烙铁，仿佛刚刚从地狱的烈焰里拎出  
却瞬间在集体的挫败中变形，被弯曲、抡圆为问号  
然后，陷入长久的沉默，或者深深的自责  
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这几乎是一个循环，死结，攫住他们的是一种  
巨大的无力感，他们仅存的词也是无力的  
而写诗仅仅是稀释了这种羞耻，修辞的考究  
也只是证明某种语法的强大变异能力  
一种非物理学的浮力让词变轻  
一条失去的舌头，无法申诉变黑的语言……

从愤怒到沮丧，从批评到自责，从言说到沉默，诗歌重新回到了它的古老位置，回归沉默的世界？此番的集体受挫让诗人意识到“失去的舌头”。当然，也无法幸免无处不在的锁链。而所有的灾难之后，总是有诗歌的自我谴责。诗歌似乎由古老的颂辞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忏悔。二月的诗歌尤其是如此，蒋立波说，“他们的诗没有触及/恶的进化史中被抹去的钉痕，和履带溅起的泥星/因此他们精心准备的辩词被再一次驳回/剧终，但并不结束，新的剧本里有更狗血的/剧情：罪，开始在他们中寻找新的宿主”。诗人唯有以“无法申诉变黑的语言”写诗？杨炼询问道：

何为黑暗之诗？  
我的叹息你的叹息一行接一行  
铸成冷冰冰扼紧咽喉的唯一一行  
何为无耻时代的耻辱之诗？

眼泪的烛火围绕着无动于衷的巨石



虚无之辞 捂死所有辞

何为地狱之家里呱呱降生的后代之诗？  
疯母亲在地上爬着死妹妹在水里漂着  
泡涨的轮回无非什么也不说的语言  
说出骨肉万重山冤魂万重山

脐带缠在酆都的轴上诀别已漫过头顶了  
直至铁链  
垂落晃动 粉碎古国的抒情  
刹住亲人一词时  
咀嚼的苦味沉吟的苦味（《酆都·铁脐带》四）

诗人以变黑的语言写“黑暗之诗”，写“无耻时代的耻辱之诗”。公众“眼泪的烛火”无法粉碎“无动于衷的巨石”，铁链却粉碎了“古国的抒情”。但诗人仍将在沉默中言说，因为“虚无之辞”才是“地狱之家”的主人。换句话说，所有形式的暴力和蛮横都汇聚成“虚无之辞”。早已被征用的历史叙述和新闻话语亦被稳固地配置在“虚无之辞”的框架内。在二月，唯有作为受难史的诗歌语言、作为一种仁慈的力量抗拒着“虚无之辞”。王家新说，这是“语言与铁”之间意志的抗衡：

……其实我们一直在写锁链诗  
从两千多年前就开始写  
我们的诗，写不过锁链的长度

……我们一直在写锁链诗，我一静下来  
就会听到铁链在词语间晃动



——你想要解开自己身上的锁链吗  
这不仅需要你一生的挣扎  
这需要有一只另外的手

我们一直在写锁链诗  
我们写着写着可能就生锈了

但我们还会写下去，似乎是要比一比  
词语与铁，谁更冰冷  
谁发出的，更是一种不朽的声音（《锁链诗》）

诗人唯一的信靠源自语言，它是受难的语言，是可以听到“铁链在词语间晃动”的语言。它是诗人几度想放弃而终将探究下去的注定“引起痛苦的知识”。诗歌维系着语言和意义的持续在场，这一行为意味着在个人心中、进而也在人类社会维系着脆弱的理念。不是人类社会没有关于人性、自由、尊严这些观念，而是连这些观念也面临着被权力配置到“虚无之辞”的结构内。就像新闻话语和历史叙事所遭遇的命运。诗的语言是受难者的语言，以抗拒与暴力结盟的虚无之辞、以反驳后者施加的语义诞妄。

对二月的诗歌而言，铁链女事件犹如臧棣所说的对虚无和荒谬的“噩梦疗法”吗——

确实很极端，根据你承受的程度，  
它又可区分为压抑的，和无处不在的。（《铁链协会》）

二月的诗歌重演着这部受难剧中的每一个细节，如同在一个重现的噩梦中，检验自身的承受力和净化的可能，发出嘶喊而不是说出无力的



道理，以释放、战胜心底的恐惧。然而，社会性的噩梦无法被叙述，恐惧没有被超克，也没有被释放，“虚无之辞”无处不在。在我阅读和重读这些满含着“眼泪的烛火”的诗篇时，似乎这个世界已遗忘了铁链女，甚至遗忘了锁链的存在。还是在那个铁链女的二月，李建春说，“邪恶总是那么活跃且喜欢消音”；诗人的悲叹里无奈地融进了讥讽，后者似乎是愤怒的余音，臧棣以他的反讽的修辞系统如此命名这场《美丽的漩涡简史》：“静寂多么和谐，就好像/风口还在，但全部的风景/已安装过消音器。”也就在二月，诗人得一忘二惊讶地发现，痛苦的社会记忆或者《有关文档的保存与弃置》的权利已被剥夺：

……可我的那些字从何而来，我不可能被逼产出那些  
罪恶的文字，圣处女只生过一个孩子，这关乎灵魂  
而一串小孩的女人只能是被锁住的子宫，产道  
必须通向宏大叙事，精神文明必须屏蔽肉体的罪恶

这是世界抛弃我最直接的方式：截断舌头  
或者，设置一个系统，将词句从篇章中拐走，  
让完整的链条毫无规则地脱扣，手拉手行走的人  
突然坠入无底的黑，而阳光不照的地方从未存在

在这里，诗人发现他被删除的档案与铁链女被截断的舌头之间的痛苦关联。“锁住”“屏蔽”“截断”“拐走”“脱扣”……以各种形式继续着。以肉身的和语言的。钟庸看到，“链式防守开始形成巨墙，/封闭集体通透的蜂箱，有时谎言也能/沁出蜜来”（《蜂箱》）。真相迟早会被虚无之辞的锉刀磨损得面目全非，就像铁链女曾经是谁已无从辨认，臧棣说，“抑或这本身就是一个标志，/残酷的戏剧的精髓，/几乎没有人能在真相中死去。”：





……血衣，打掉的牙齿，  
结痂的锁链，或磨损的身份证，  
散发出陈年的霉味，  
就连见过世面的死神都感叹  
死亡的想象力已不够用；（臧棣《美丽的漩涡简史》）

“几乎没有人能在真相中死去”，似乎活着的人也无力承受更多的真实，接着还有另一种状态等待着人们，那就是道德情感的极度疲倦，正如臧棣在《美丽的漩涡简史》中所描述的秘密，“每个角落/都深沉着一个伟大的疲倦。/我试图从汹涌的脑海里移走/一个发了疯的漩涡。”就像被几代人呐喊了一个多世纪的自由、民主理念一样，人性的尊严和个人的权利表述着真理，但在权力意志和如影随形的虚无之辞面前，美好的真理已显得衰老，不再有人愿意为她献身，甚至丧失了践行的激情。一次次呐喊，一次次燃烧的眼泪，变成了纯粹的消耗，变成情感的耗尽和理念的消耗。人们的心疲倦了。“一个伟大的疲倦”沉睡着，直至被其他骇人听闻的事件震惊，或直至沉入无法唤醒的噩梦。在诗人的心中，关于人性尊严与铁链女相遇激起的“发了疯的漩涡”，在疲倦之际也想从“汹涌的脑海里移走”；在整个社会心态史中，每次舆论场域所激起的汹涌的道德情感，也在趋于疲倦，耗尽其能量而非转化为驱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毫无疑问，更多的人不是不知道是非善恶，而是不愿意总盯着那双（那些）迷茫而尖利的眼睛，不愿意总听见没有牙齿的嘴吐出的疯话。人们不是已经遗忘了林昭的眼睛，张志新吐不出声音的喉咙？她（们）令所有人蒙羞。因此，只能沉入遗忘，那里已经堆积着深不可测的历史碎片。残酷剧和受难史有许多变形记。其中都有一条晃动的锁链。陈辉在《“难以描述”事件》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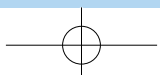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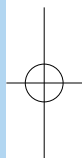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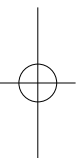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像众多“好日子”中混杂着霉果般的  
一枚坏日子——这个时代  
流行盛装盛会精装奶盒而非舔盖式的拮据  
寒冬的裸体与绝望感的哑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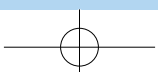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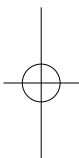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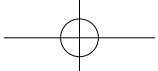
愤怒的人们为过去增加新的一天以消除  
我们读过错误的书，获得错误的意义  
然后他们消失(时言立朽？那些死去的  
诗)仅为这一天获得“难以描述”的准确

“时言立朽”？在二月，一个新闻时刻没有转向历史时间。大众的言说、证据与理据以及雄辩的激情都同样毫无作用。公众的社会伦理激情在逐渐耗尽。这些“难以描述”的铁链女诗篇，在时间之流中将二月的  
事件提升为一种“元历史”的努力也失效了吗？或许，在此之后，沉默将至，疲倦与沉默来到了无用的激情跌进失望的深渊之际——“这个世界不要倦了……”



科幻诗小辑







## 雪从沙起(组诗)

伊娃·达·曼德拉戈尔

### 雪从沙起

——(拈)——

嘿!什么?你的祈祷,将在世界的尽头。

我们本该在麦穗上生活

我们应该贴墙,在坍塌阳台上,我们应该只有一口井(地上没有根)

一块石碑(不允许死亡),一个人(没有人是我)

但我的金属开花

我的喉咙灌满苔藓

一种渴望从巨大的时钟边缘伸出手来

——(颂)——

{生命之水}

你好!那些祈祷的人将游到世界尽头!

我们必须生活在小麦穗中

我们必须住在树洞里

我们必须活在墙上

我们在坍塌的阳台上开一个洞(地上没有根或轻)

石像(不允许任何人死亡)

但我的金属开花



我的喉咙灌满苔藓  
渴望从巨型时钟的边缘伸出祈求之手……

## 六道楠

——(棒)——

一些無纤维，  
罗马尼亚鹰和中欧狐  
在匿名的肩膀之间  
一个遗孀展开衣衫  
我不能这样和你谈波罗的海  
那蒸腾的露水，自杀性的，连同那鲑俐  
冲进红色的眼，早餐的大锅。

——(喝)——

反常：  
罗马尼亚鹰和中欧狐  
在匿名肩下  
一个寡妇罩着外套  
这样我就不能谈论波罗的海了  
(露水，是与δ<sup>1</sup>  
“喷我的红眼，她在沸腾”

|| 指代萨满教手持的一种仪轨的符号。



## 悬浮

你在看这些可爱的小女孩在外面闲逛。  
多么明亮的灯光，细细的眉毛。  
你能听到她的呼吸，仁美多孔的眼睛，你伸手去拿  
滑过去，稍微戳一下。  
你抓住她的手腕，拉她的手，她转身，  
科莉，你能感觉到她头发里的热气。  
寻找她的嘴唇，她倾斜，她温暖的身体跳出来。  
心在你的手中跳动。然后是热脸颊。  
燃烧的舌头，扭曲的身体，尖叫着痛苦！  
她叫你轻一点，她挣扎，骂你是野兽！  
就这样被追踪，被猎获，被撕裂被吞食，她喊着  
没有有，没有没有，没有有和没有。

不不不不

## 慈溪

歌剧旧的歌词，泳池边的书，还有东斜坡上的碳。  
一些恐龙离开。家庭  
花粉七定律  
关于伦诺萨瓦里·萨瓦瓦的谣言还没有得到证实  
江南香蕉叶，夜间办公室半公里顺势疗法。  
根据乔的价格，日本小野洋子应该在《瘟疫》中画一幅画。  
两三颗落叶两栖动物，1000万颗珠子跳进青山。



叶子是绿色的，你一转身叶子就变黑

“不要制造噪音，不要悲伤。”

也许你的痛苦会变成灰色，但今晚你绝对的悲伤让我困惑

所以你幻想着不存在的稳定波……现在要么是半睡半醒，要么是“模式”。

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地狱和瘟疫中，没有人能驱逐你

灵魂进入树叶，灵魂回到树叶。

满梁的月亮怀疑颜色。

活着的。死亡不应该是沉默的。

枫叶更绿更红，月光照在房子上

我以为它们还在反射你的脸。旋律那么深，海浪那么大

纸在指纹

一个牛皮信封与一本字帖塞在床底下

我不想去打开这些岑寂

这样的夜晚，水是安静的走向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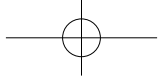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村庄在倒退

我闭上眼睛，合上书

把指纹按进纸里

灵魂散发在墨色回音里，不知身在何方





肉体在月光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我们的洁净  
犹年岁长久的石印  
竟不知在哪个朝代遗失边角  
现在，我只好潦草的补上边款  
腐烂是时间的另一种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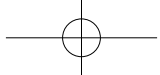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就像丢失孩子的母亲  
迟迟不愿开口：对世界的痛恨  
让爱有了裸露的理由

### 早晨夕阳夜晚太阳

- ①月球靠近它
- ②月亮跟着它

然而他们遵守方法，天空对此奇议  
一个网球手有五名病人，绿意盎然的竹子挂在双脚上。

他们大谈特谈万里之河忘了山的离别  
忘了田野的影子，忘了朋友的嬉笑  
银河系的星星看起来很瘦  
人们期待的卡夫卡在白色的花瓣之间斟酒  
现在影子跟着我。



## 相歌

四面八方最美丽的笑容。——具有传染性。

月亮吹响风  
叫喊着春天和野火

谁闭上了嘴，把历史留在窗户里？  
没有任何痕迹。我读的书仍然是断断续续的部分，

巢是裸露的，就像  
一条河从石头上掉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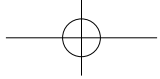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宽度是另一种数学  
等待发票。在我看来，阳光对着大海如此闪耀。

这是现代人的工作方式  
是什么赋予我们最终的形象？

## 蓝色的犀牛斗篷

她是她自己花园  
捕获的幼象继承人

蓝色犀牛斗篷  
我修复和撕裂的可悲的混乱



把她递送至火热大门  
磨机喧闹的灯光和声音  
但她不说话

唇拨动的大海

丁香和蛇

我脱下他们面具，灰银的脸，明亮的绿色...这里有古老的嗓音

我说的是我的夜晚

一个没有我的夜晚，

你能做什么，离开你的兽靴，

或许寻找一个与股骨相对应的腐殖质

在枯卷上印几次乳房诗。

两颗隐藏的老鼠牙齿

在一颗苹果树上

在一艘让我颤抖的船上

噢，别告诉我关于太阳的事

它会飞走，它会飞走。

## 新雪

“阿特米斯处女”，我叫你雪，新雪

但是现在我们的语言必须穿越河进入橡树林。

以及强烈的墨西哥湾流

雾中鸟如蓝色闪电

在沼泽的暮色中，有一道耀眼的釉物质，这无疑是衡量规模的最佳



工具。

这对欧洲人来说并不少见，这是封建领地。

我相信，孤儿的雨，将从久远的音乐中溢出，将从孤儿的眼中喝下古代的美酒。

但是今天，河流的舌头必须从动物兽皮中缓慢深沉地伸出。

集体合同

水中辅音仪表

### 顿涅茨克

世界充满黄金

一个科学领域的非理性实验

沉默和浓稠的牛奶

历史图像在我们的脑海里越走越远

隐藏的钥匙、交换或锁

你吃子弹到秤的另一边其中的重量会因直线而静持不动

完美，平衡，与对抗

在我们之间。直到那一刻

精彩的轰鸣开始，我想着所有在你体内失踪的人

夏天换下的脏衣服

### 巴亚耶夫卡

七星虫和干燥剂干纸巾干燥组织

这是妈妈的比什，我不说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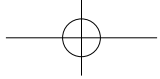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现在你可以走，剩下的星星扔进坠落的叶子  
生命驼鹿  
一个声音远远地将我带到我失传的历史的另一面  
每张脸都有主的影子  
被黑暗踩怕的孩子，光着身体

### 普希金娜太太

“来！跳舞。我们穿着燃烧的衣服跳舞  
这气势辉煌的时刻，睡觉不一定有味道  
然后跳舞，提着永恒的梯子跳，眼皮睁不开，窗帘已经不起作用  
灵魂灌满躯体，  
跳舞吧跳舞吧！黑色金属孤单的章鱼把帐篷伸向自己的膝盖  
在鸟窝闪闪发亮的喉咙里，  
那像烂泥一样瘫软了的歌唱走廊，  
那像断了琴弦的明日树枝，那些心爱的绿色，最后都成了壁画淹死  
的指针

### 索尔仁尼琴太太

星期五早晨  
我们有每分钟72秒  
上帝在空中升起梯子不停地转动  
它摘下一片叶子给我  
就像是翅膀上的针



那些天使们使劲挥舞着汤勺  
人类变成锦鲤躺在树上  
又像一只回家的鹭

### 献给康定斯基

一片天空  
莲花与莲花相连，  
单。  
一。

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反射？

从前，在福斯塔特的路上，闻一闻蓝山色风的声音。  
夏天，亭子真漂亮！  
那是谁？  
根固定器。永恒

（那些白色的线，在第二百三十二号作品里  
带黑色的弓形，一种物体消失，秋冬在小碎色块的加速运动与旋转  
中飞溅式交错、在阔叶酸性中，一条密仄的小茎通向海滩。

这些名字，让人回想那河水的漫漫湾流，还有像漆黑的锯齿一样咬  
进河滩的阶石……你似乎隐隐看见了一座小岛，不，不是小岛，那是新大  
陆



哦！野樱桃和杜丽花  
我听见她细不可闻的抽泣  
在我们中间，组成一个五月花坛的样子  
这些坦诚和掉落的花朵很快就染上香膏，护理。给创伤抹上油膏

### 献给奥斯汀·J

三个干净伤口，  
我们都是被岛屿照耀的其中一个，  
蓝色鳟鱼里的旗帜  
所有那些让你大脑发烫的微妙之物，伟岸的形象啊心神疏朗。连誓言都找不到地方哀告！

风趣的树，人类一种象征  
在哲学里，就像冬日跳蚤  
万花筒上，无数声音在结冻的钟楼里移动

也许因为人智——  
哦！蓝色北方，曲棍球蓝色华丽不再有化乌的鲜血

### 辛德勒

辛德勒——  
我们进去  
雪象和沉重的谷粒



造物主使蝗虫看起来更像羔羊  
那儿诞生了你，理想的豆荚新盐  
推一辆空的婴儿车遍布全城

一对海绵假乳命令你们的手抚摸她，幻想  
一朵由硬物塑成的花，你甚至可以数出它的千片花瓣  
在太阳的子宫里等待复活之时把舞者切成两半的脸照出来。

### 抒情的客观点与隐入式

夜晚的理想是另一个赫卡忒  
红耳朵蓝眼睛和白胡子的影碟店，船板混乱与平衡。幻想的城堡，  
倾斜的墙的  
影子  
用来喂养生命的躯体。

音乐家有时唱歌  
窥视和所有控制你飞跃的都会支持你  
红色海藻叶上的巨大箭伤

现在是凌晨时二十一分：我们打着纸牌。掌握世界猜想意识  
一个王朝  
古老的瓷器  
庄子在做梦的时候

蝴蝶正凌驾于白骨与白骨的空隙





## 大日樟

盐水，纳，水果像点滴……释迦果甘甜  
——你生病的热情很荒芜

月亮，总是吹着风照耀大地  
择龙木，羚羊、小熊猫、马鹿，长尾棉鸡。  
这最美的悬崖——正减去高原阴影的部分

灸泪，红心果的水电站  
游船好看得，涛声的收割机，与马赛的采摘者。

月亮从屋顶冲出去

道路上升，房子，钻石戒指，把它们戴在你身上，然后飞起来。  
热乎乎的盾铁英雄般奔跑。打断巨云之下的地平国度

## 在顿巴斯

“我独自走在山上”突然被云压死  
我周围的人还在度假胜地。让他们持枪并倒下  
飞着的箭尖，疯狂亲吻让我起立。

在雅典卫城，完美是可怕的  
绝对的牺牲，意味着没有偶像，只有我



我和你。瞧，她们微笑，硫磺色般的晶莹可爱

炸弹与水的欢愉，那火光黑暗炸开的礼花，顶着排山倒海的尸潮向前推。车灯来自长夜尽头的利刃，劈开鲜红的比例与血肉大海，在天地间，光与毒液，塔从天而降，瞬间，他们就在世界成形的地方颤动

我看见死去的树、屋顶，赤身裸体的年轻女人、父亲、母亲和孩子  
嘴唇和牙齿

饥饿的眼睛。用陈旧的血，整理着自己的内脏

洗净白色发丝缠紧在一起的记忆

来来往往的炮声伸开红色尖刺

他们用自己的四肢撑开胸腹与肠管

让阳光洒满内脏上的每一个角落

混合在天堂的照耀着神的思想

把世人作下的恶结成盛开在门前的花

树与树，草与草，兽与兽，人与人

挤在一起观赏。阳光与风雨来来往往

我们生活在异常浮动的幻象里，令人呕吐的

僵死的味道刺鼻地无情漫延

现实的，虚假的，温情的，冷漠的……

隐藏在我之体内的，显耀在他人身上的

它们都在引导着世事变化，压迫着我的呼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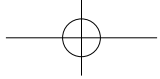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我的耳朵着火，就像这样，硝烟弥漫的战场

身体歌唱的词根，历史手柄

一个躯体流淌的毒钩，被吃掉的夜晚的峰顶

太阳是纯色的血

太阳是纯色的血



## 糖匪诗八首

糖匪

### 还有自行车

窗前进来一片光 白得仿佛一封信  
——它说：

通向天上的河已经干涸  
月亮用她的光芒封闭了自己。  
彩色的晶石 地下矿脉纵横  
永久向阴

它画出合拢的两岸  
锯齿状闭合不完全  
如同这里下午的五点和六点  
地平线咬住天空  
傍晚内翻的皮肤  
饥饿地盯着保质期内的最后一道红杠

它不说此地不易久留  
拒绝自我矮化还有署名  
让信的尾端白得像月光



我们约定要去的地方也有这样的好光辉

我闭上眼睛，为了不受干扰，在这样的光辉里需要绝对的黑暗，鸣响的寂静，内的螺旋，我闭上眼睛，直到闭上第二双眼睛，语言才出现——

告诉邻居：

朋友的车只容得下四人

日光和风沙平行穿过春天

始发站后再也没有可以停靠的月台。

但是我们还有自行车

告诉邻居自行车的星座，前后左右绝对的平衡，天堂里最良善的商人。无论你在这头放下什么，它都用同等的重量回馈，帮你记起失落已久的公义。你卑微的生命在两轮中间，高高架在链条的无穷上。摩擦半月板。打出火星。比目和腓肠肌的热焰将我们推进未来——离开离开地球。很久前我就梦见过车筐里的外星人，飞车投奔群星。他是毛巾里一朵深褐色的花，消失进他与夜空共同的褶皱里。

离开离开地球

至少我们还有自行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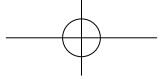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初夏

睡吧，影子

红色夜空盾一样守护

摸摸口袋里的芥菜种

今天比昨天更接近天堂



躺着，接受插入  
大地一望无尽的水银作物  
而爱教育我们  
要认得这鲜花的海洋

拉撒路  
离散的十字架你抽掉横梁  
热浪托起香海  
旧语言的天平锈迹斑斑  
失丧如鸿毛

横下，影子  
沉到最底  
到梦境垂直  
树枝和火花四面蔓延  
茎管里细小的破裂正在汇聚，  
绿色和绿色  
可以一燃

### 无题

都不要哭  
如果随意掉落的一片街景  
杨树榆树败落的黄花让你想起  
昨日还习以为常的生活  
闸刀下时间被细细切分



不同灰度的耗竭

以你的兄弟，你的友邻，然后，是你的仇人，

他们生命的损耗作为参考

算出还有百分之几的生命活在侥幸里

都不要哭

如果备用的清白已经不够

学会把身体打开，就像当初玩弄文字那样

就像身无分文的流浪汉，把口袋翻出来，

掏出白色的小软骨，垂落在最美好的阳光下

在野鸟野猫野狗野草的目光下

你已经是负债之人

你静止的生活辜负了土地

果实经历劳作，肉身经历分娩，遗忘经历看见

静悄悄都腐烂——细胞解体，细胞把口袋翻出来

白色小软骨讨好着春天

都不要哭

如果眼泪发不出声音

死亡像风

穿过空荡荡的空无一物

白色白色白色

这里的死亡不流血

而血，宝石一般，很久不见



## 夏

一颗杏仁横陈灯下  
一只蝉舌底压岛屿  
一颗药升起蘑菇云  
天真者掉下头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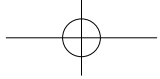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 无题

无字的舌头伸进海里尝一尝  
残月滚烫  
众人书尽你所是  
不带刀刃

你所是 是岛屿  
多余的泥土与岩浆  
金甲贪杯  
脚无筋脉  
奇怪一百样梦醒来总是作虎  
波澜斑纹暗淬寒路  
翻身覆天宇

## 舞谱

吸进



其他人呼出的热气  
吸进  
钟表滴答声，

是裂缝确认你们所在  
你是黑的  
你们睡着 十指醒来 十指玩  
撩拨岛屿尽头的渡口  
神经浪潮重雪溃堤

关节的高速公路上  
作为整体的身体消失  
肉块和它的 镜像  
你不是黑的  
一个剥夺另一个  
所有人签下名字

石头一样  
压榨对方的雪  
你是黑的 因为  
她也是了

双手底  
是它在世间最美的作品。  
脖子的身体  
卷起、收拢  
关闭所有的通道，





洁白 更加洁白

月光像日光

## 夏至

我站在 的面前

没有影子

极致的盛大，夏夜里所有白色花朵加入颂赞

此处略去众神的名字

也可以是那样的孩子，瞳孔里结着桃绒

仰望光焰在今日高涨

肉衣帆鼓

烧伤的耳膜里涌动众声欢呼

因为夜短而骄傲

像自绝斩断的腕

也不能对全部世界具有意义

挥霍无度的冷炙此刻到达顶点

来食，囚徒的囚徒

受惠于恒星的黑市

茁壮为献出的脏器

掏出，从精细计算的回归线切分腹腔

释放夜使暗影深长

好让地上的泪有时间落下 活人们的转

世银币

折返吧折返

逾矩的世纪已经靡颓



## 在不可能事物的背面

我告诉过你，知识之所以是知识，是因为存在着“非知”的边界。边界这边，暂时的，假定的认识被作为知识，等待修正和颠覆。在我这里，它们摇摇欲坠。但你们需要它们，为了不至于陷入疯狂。在你们生命的时间尺度内，许多知识的确称得上稳固坚实，好像碎冰建造的城堡。有趣的是，许多次当冲击性的新发现如同巨浪压下，这股毁灭性力量并没有改变城堡原有外观。你们对世界的直观认识如此坚固，善于处理违背直觉的知识——不是消化，是将它卷进日常的褶皱，也就是说，善于在不需要时将它完全忘记。没有人真的因为地球是圆的感到困惑，有谁会思想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人站在他的正下方，担心他们中的一个会掉落进浩瀚太空；没有人在生活中意识到所谓的“我”由微小粒子构成，或者将自己看作微生物菌群的移动住宅；没有人在购买房产时候考虑宇宙的膨胀和一亿年后的收缩；还有波粒二象性……

现在，你质问我，因为频繁发生在你世界里的荒诞悲剧，你说我纵容毫无意义的损耗和死亡。发生的一切毫无道理，错得离谱。违背基本常识。我只好俯身对着你这朵贴近地面的花朵重复上述发言，被重复无数次的通稿。面对人类的傲慢、错乱、质问时，以上不完全对应的答案就已经够了。告诉，或者是提醒，人类的有限以及，有限的有限。

存在两种疯狂，一种来自混沌，无限的未知；一种来自绝对确定性，全部的已知，它炽热，为了实现无数次的重新开始，它必须将一切卷入其中，一同走向死亡，一个新的起点，只有经过那里，怀疑才被容许，才能生产出新的未知。在你身上正带着这样的疯狂。看到吗？你像块被烧红的炭，周身散发疯狂剩余的热量……我先不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实际上，当你看到我时，也就是意识到了无限。你已经没那么疯了，尽管你那个世界的人会认为你不太正常。

关于我是不是创世者的问题我无法回答。事实上，我更像是一名

底层文员，管理分派给我的众多宇宙。所有操作都按照章程，没有丝毫犯错的空间。为了延缓熵的增加，推迟热寂的到来，必须减少宇宙生成的数量。当某个时空的节点事件导向不同的结果时，就会相应生成不同时间线，也就是平行宇宙，不要想象，哪怕一分一秒，让眼睛的触角停留在每时每刻裂变增殖的宇宙，宇宙尺度的癌变，浩瀚无垠的眩晕，恶心。熵增的地狱，我与它们相互凝视。其中包括你的宇宙。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减少每个宇宙的差异性，以此延缓熵增。简单说就是拼贴剪辑。将一个宇宙的碎片安排到另一个宇宙，有时候则把一个故事结构复制到另一个世界。我不事创造，我们都不。机械高效的劳作才是高贵的劳作。在平行宇宙，没有新事。

我们编织这样一种趋同的静寂，用来对抗将要到来的热寂。

你看着我。眼球转动，白垩的那面冲向我。没有内容，没有情感。海胆的甲壳和颗石藻，和月球一样干燥冰冷。

我的目光朝向自己，无限向内。而你仍然还不明白。

我们编织过去，纸上的历史，寓言童话，纯粹的谎言，幻想还有梦。一点误解。并非切实发生才能作为拼贴剪辑的素材。话语和梦境，一旦被造，就真实存在与时空。它们细雨般落下，几乎无法看见的银丝，斜斜打湿存在于同一时空的事物上……事物闪烁不安的光芒。

懂  
吗  
等

等，让我坐下，摘下肩膀上沉重的脑袋，夹在我臂膀下。好了。这样好多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我可以更有耐心跟你解释。但你大概也已经明白。此处发生一切皆有据可循。在过去那些一点点撕扯剥落掉你主体意志的飓风般的现实，令你只剩下赤裸生命，并且要求你为剩下的这点感恩戴德的神圣力量全部有据可循。它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确实，比如这张图像，幻想或者是梦，在它尚未堕落成语言前我截获它：



典雅宏伟的宴会大厅里，壁灯与顶灯生产出照耀大众的光：明亮克制。大理石地面和墙面以虚弱倒影回应，作为颂赞，并且邀请两排中式花几上的正派花朵一起加入合唱。椅子空着，圆桌则相反。每一张圆桌上，真实之物丰盛堆积，溃烂溢出，毫无愧色。冰激凌、樱桃奶油蛋糕、葡萄酒、浸福尔马林里的大脑和胚胎，蛇和蜥蜴的标本，章鱼，交相辉映，热烈呈现自身。这是蛋白质过度饱和的局部空间，为没有到来或者已经离去的宾客准备充分，首先是强度，生和死同等丰裕界限模糊。哪些是死物，哪些是为食物？如果以可食用作为标准，那么谁来食用？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导致定义的滑动。

图像生产者小心翼翼地将喧嚣控制在局部。你已经被尽头那面绿色墙面吸引了是吗？仿佛是社会现实主义美学的高碑，代表官方或者至少某种正式性。绿墙确立了一个必须被严肃对待的空间，将桌上盛放之物的噪音加倍反弹，非现实之物、梦魇般的存在令宴会厅更加真实，一种可被触摸的真实。

你看到了那头静止站立的象和它背上的，该怎么称呼，非人或者人偶？它们和象一样毫无生气，但作为物的平静令它们免于颓丧，免于死相。象是死了吗？老鼠活着，和饥饿的狐狸与婴儿一起，桌下的宴席将要开始。

你还没有明白？我耐心向你展示这副图像的原因。这和发生在你世界里的恐怖又荒诞的现实有什么关系？

人类总是这样。

再拿一副图像为例，就在我手头。同样来自其他宇宙。

你觉得眼熟是吗？克里韦利的苹果和黄瓜被一系列器官装置替代，就在前景的台阶上。然而还是可以辨认出《天使报喜》框架。天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那个怪物，像神又像恶魔，不知道它是正义的化身还是邪恶的仿造。除了框架，其他都被替代，从某处复制的片段经过处理被安置在这里。难以辨认和定义这肢体和器官的拼贴奇观，连同那些潦草的简

笔画形象，粉红色火焰。这些，当我看到这些，我忽然意识到，图像生产者和我从事的正是同一种劳动：从他处挪用现实，制造未来的真实。

是的，但也不是。不管我们之间是否有共同点，我都会从他的图像中挪用现实。既然已经被生产出，变得可以触摸，他的现实就必须被反复利用，久响其他文学艺术，歌曲，宣传画，和报刊一样，必须充分使用。我不在乎是从他的梦还是幻想中萃取到这些图像，我只在乎充分使用。

不要惊奇，在你的世界里如果秩序已经颠覆错乱，荒诞成为日常，不要恐惧。那只是一个不幸。其他宇宙里，某个人为了消化他的现实，生产出的精神产物，被我作为素材用来制造你们的未来现实。不存在不公正。闭环早已经形成。因为那个人的现实也可能是别人的幻想或者谎言。消化你的现实。在你的宇宙里。

不可计数的多重宇宙互为猛兽共同拼接空虚的巨兽。巨兽有无数的名字，因此没有真名。

你懂吗？忍受然后活下去或者两者都不。

宇宙最重要的真理不在于毁灭。

所有这一切只关乎于一件事：在见到地狱后，如何直面生为活人的恐怖，如何尖叫，如何起身如何倒地如何倒地后又起身，如何咽下温吞的水吐出一口长气。



## 战时 UFO 事件儿童证词

宋遯

“在天空中看到这种栗色，我们为什么不跟随它？”

—— UFO 事件儿童证词

1

如果穿防弹衣的贝克特在海军军事医院 ICU 会这样再次追问房间里唯一金发碧眼的女护士。1994 年在津巴布韦我们也曾这样追问：“如果所有的强光都来自那 64 名儿童目击者的证词和两棵榆树之间的次要宇宙地带。”

1971 年和我一起在鸟鸣旅馆反复核对台词的女打字员，每次都在看着我测血压的时候反复在问我：

“为什么在 1971 年你反复说出的台词会出现在 1994 年津巴布韦 UFO 事件的儿童证词里？”

在天空的栗色中让汤勺弯曲的我们会搂住爱人；

你也会这样颤栗地回到我：

【不，这些不是不明飞行物，那些女孩这样告诉我：一个一个的船出现，像你再次穿上了防弹衣在使用夜间电台呼叫：“如果我是曾爱过你的，在两棵榆树之间，我们为什么不跟随它们？”】

【嘴巴像蜂房，但那是你的嘴唇透射出来的光。安娜·阿赫玛托娃四

岁或十六岁，让我紧闭门窗在你身边坐下写作，路障和天气预报般地拿起了小提琴的目击者们原谅迟到者：接下来神秘感会知道我们将看到什么。】

【“当你看到它时，你离它有多远？”】

【“大约和六年级一样大。”我是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的母亲，给我买的这张夜光绿限量版的EARTHEATER黑胶唱片。如果神秘感就在两棵榆树之间在照亮了那些房子，是我，听到了剧烈的鸟鸣声让我误以为你是金发碧眼的。

为什么怀着同样巨大忧虑的我在桌灯前完全不能解释：我曾是爱你的；但是你该如何向我解释，为什么你同时会穿着防弹衣和64个儿童出现在津巴布韦UFO降落目击现场？】

## 2

【“我相信孩子们确实看到了什么。她们不会说谎。”】

我梦见阴沉的白昼快如黎明前的阵雨：我重复我的警告，在梦里不要被手电光照到；如果你佩戴的系解脱圣像在河流弯曲的地方丢掉了，就不要再讲西班牙语。如果你真的有着这张Phyllis St.James的难以买到的黑胶唱片。【她正要把电话打给谁？】以及，在1994年的津巴布韦，天空是栗色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穿着防弹衣听这张唱片。是透过收音机的夜间电台。是你，跑过来问我，那64名儿童的代课老师，为什么她从没有出现在采访机屏幕上。

如果她不在现场，她会和你在一起吗？

【“她会曾和你在一起吗？但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会和我们一模一样？”】

在1937年的巴甫洛夫斯基镇，你不会合上书本反问我：“为什么在这个年代就没有UFO事件发生。”在你还为我写诗的年代，G.I.Gurdjieff



还在君士坦丁堡，如果你曾认识他，你为什么不再和他联络了？但是，为什么在为我读这封信的时候，你们的表情看起来一模一样？

她会和你在一起吗？为什么她们的悲伤看起来会和我们一模一样？确实，在渡河的时候，你甚至来不及吻我就回到撤退的队伍的后方，机关枪火舌就是绝对律动，黎明是全部黑暗中最黑暗的【那封被死神突然抽出的信】。

【为什么在这个年代就没有UFO事件发生？】当你以后在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我的孩子，你会和我在1937年时经历幽浮事件。

【睡吧，这是你的行军床。你的女友会给你写信吗？她从未金发碧眼，在我的观察中。】

【现在睡吧，就像看到花朵一样，红的，橙色的，绿的，他们会依次出现。在1937年，当来自巴布洛夫斯基镇的瑜伽士们在锅炉房地下室里念经的时候，我知道会发生这一切。】

【当残存的黎明的阵雨如栗色的天空袭来，格鲁吉亚产石榴汁会让我宁静下来吗？渡河的时候修女们都快要支撑不住了。那是最艰难的时刻，即使你在这一世从未金发碧眼。你告诉我的最后一句话是：“渡河的时候大批的修女们都支撑不住了。”葛吉夫，请记住这个时刻。】

【“我相信孩子们确实看到了什么。她们不会说谎。”】

在渡河的时候修女们都快要撑不住了，她们开始念我的名字。葛吉夫，那是在哪一年发生的悲剧。在那个“火星之夏”我们是否已经预料到那一幕。在1937年或更早的1917年，你不断撤离战区，那句话和你形影不离：“渡河的时候修女们都快要支撑不住了。”掩护她们撤退的雇佣军们尽管语言不通，但是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向我形容，那个时候天空时候栗色的。岸上机关枪喷吐出的火焰像是龙的火舌。“喂，葛吉





夫，请念出我的名字。尽管你不在那里，请念出我的名字。”

3

【尽管我确实不在那里，请念出我的名字。因为孩子们不会说谎。】

目击者们说天黑了，有数百人打来电话说这件事。在津巴布韦的地方电台，SONY电台用磁带播放机突然就在这个时候坏了，像马克沁机关枪那样吐出磁带般激荡的火舌。修女们都快要支撑不住了。葛吉夫，这个祈祷词你还没有为我们翻译过来，SONY磁带仿佛机关枪喷吐出的龙的火舌，这是在1937年你的回忆录里所记录下来那些事吗？“那些跟在战地医院后面的姑娘们快要支撑不住了，在1937年和1959年都是如此。”

姑娘们向我抱怨在整个晚上她们都接不到电话，摊开在我的双臂之间的光让我这些尚未存在的想法变得羞涩，如果聋祖母继续掩紧我的耳朵，如果那些在脑海里喷吐出剧烈火舌的机关枪编组是真实发生的，在1994年的津巴布韦UFO目击事件中，为什么你会错进到1917年的那个平行宇宙——回到巴甫洛夫斯基镇，在那里，成群的预言者就出现了，在一个被伪装成降神会的现场，如同那部1952年在意大利公映的电影被删剪的片段，镜头里出现了葛吉夫的大胡子，和他看起来变慢了的语速。

【这一次没有透过口译员我听懂了，他用类似带有德语口音的英语在告诉我们：“那些修女在渡河时快要撑不住了，她们都跟在战地医院后面。”】

【一切都是头脑中的图像。包括猝不可防的悲伤感和醒悟，包括咳嗽得很厉害的飞行员在我临跳伞之际塞给我的那本绿封皮的书，包括我



们无法将古老的思想用粉笔记录在桦树林的背阴处，包括田野的中央确实被证实有一张书桌这是最显着的被完全深藏不露的属于诗的意象：

谁会被想象在那里写作，姑娘们甚至因为恐惧而拒绝目击这一切，如果桌子存在，就意味着降神会还在继续进行。我现在完全相信了，在1917年葛吉夫突然来到这里，在成群的预言者之间，是为了提前告诉我：“在渡河时修女们快要撑不住了，但是她们都还跟在战地医院后面。”】

4

Salma Siddick, Lisil Field 和 白人姑娘 Emma Jelic Kristiansen 说：“所以这是我十九年来一直不得不处理的事情。”

是的，她在那里正惦记着我们。风披肩正按照宇宙的比例在分配那些截停卡车的夜间道路。我这里会更冷一些。但是我这里会更冷一些的话，边界那边最不可思议的嗡嗡声是军用直升飞机吗？最后一批离开军用卡车的士兵们回来后告诉我说：“是的，他们突然停止了对我们的追击，仿佛被定在了那里。”一群群UFO突然出现，一个接一个的巨大的UFO飞行器就像秘密的口授突然莅临，在河岸和林地的那个空间让所有的人剧烈地耳鸣不止。

【“葛吉夫，这一切在你的书中曾被记录下来过吗？”在所有的这些时刻，你都是确信和这一切一直在一起的。】

【那么你怎么肯定是1937年时的我重新出现在了那个时刻？而现在是在1959年，这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年份。在这一年我也参加了在北普贤营秘密举行的那个降神会，正是在那一次我听到了一位修女俯身于我说

出的那些事：“这是我这十九年来一直不得不处理的事情。在渡河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快要支撑不住了，但是后面还有整个战地医院在跟随着我们。”你也在，但是你是以另一种形态出现在这里。在整整十九年之后，在剧烈的军用机场起飞的飞机嗡嗡声中我才想起了你。但是我已经无法向你具体描述我第一次看到的那些飞机的形状，现在唯一能向你透露的是，等回到1994年的津巴布韦UFO莅临事件，关于这一切的前因后果，你就清楚了。】

## 5

【你说的是1994年发生在RUWA ZIMBABWE的ARIEL SCHOOL的UFO莅临事件吗？但是你为什么总是会和我们谈到发生在北普贤营附近的那个降神会？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出现在那里的人们，都是从1994年回到那里去的UFO事件目击者们吗？】

在葛吉夫未公开出版的档案里，那份未注明出处的附件是这样描绘的：在那一刻，我们仿佛看到了“服用了降压药的那一小块田野”伴随着军用运输机嗡嗡的轰鸣声。为什么使用这样奇怪的描述，这样的“服用了降压药的田野”会让我回到1959年的降神会现场吗？

在195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要到十九年之后，我才能有机会从那名北乌克兰籍的退休空姐那里听到更多的往事。“关于我的前世记忆就像仿佛服用了降压药后一下子看到的那一小块田野。这一切发生在我在巴甫洛夫斯基镇锅炉房的时候，将我聚拢起来的瑜伽士们念了那个很少见的伏藏仪轨后，最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我真的不能分辨我自己。我是真的站在Ariel国际学校附近被一群群莅临的UFO所惊吓的那个黑人女童，还是我真的回到了1937年之前，是你，在不停地对我耳语，那些渡河的修女们快要撑不下去了。但是在紧跟着军队撤退的战地医院里，



有空行母的化身也在其中。所以在后来一份从未公开过的档案中，那样含混其词的描述是可信的，最后一位安全渡河的女兵金发碧眼，她将一个深绿色的救度母擦擦从结冰的河面掷向半空中，从而彻底制止了那些已经近在咫尺的追兵。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被惊呆了的人看到了大量的突然莅临的UFO不明飞行物，就像发生在1994年津巴布韦Ariel国际学校的那次事件一样突如其来。”

要到2007年的12月，我51岁在此生第一次乘坐飞机的时候，在中转的比利时航班上，一位来自欧洲的空姐为我送上饮料后，我一下子再次听清了她的唇间轻启的那些意思：“那些正在渡河的修女们快要撑不住了，但是后面还跟着整个战地医院没有撤退出来。如果有什么能挡住后面魔鬼的追击，你们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6

【在那幅剧烈摇晃的画像下面你不可能入睡。消息会一个接一个传来，犹如那些被灰人袭击的树林深处发出的强光，犹如你微弱的嘴唇依旧被我隐喻成可能性的摩利支天本尊。如果昨夜的雪没有跟随基辅落入防空洞，如同一行诗的哀恸无法被死亡写的更漫长：日期出现了，2022年2月24日。】

突然间，我认出了他是谁。突然间我认出了依旧在1937年溃败到边界线的那一个我：排队在被取空了的取款机前取钱，为一辆波罗乃兹车换上欧盟牌照，而夜视镜前面的发出了绿色荧光的田野依旧在不时地困扰我，成群的小牛沿着我们受辱的灵魂所形成的光之对角线牵制住我剧烈颠簸的梦境：

那些在我们头顶出现的无人机仿佛依旧在对我耳语“那些正在渡河的修女们快要撑不住了”。而你的信仰从未如此刻般被照亮，包括你的

巨大的正被理解的恐惧。而这一切并非发生在1959年的那场降神会上，而是当1994年UFO目击者联合调查组再次回到津巴布韦的国际学校，当你一看到那名12岁的黑人小女孩突然朝向你的目光，你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一切。

## 7

那些无人机的燕子，从厨房的窗子看出去。在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书中从未这样描绘过。而这是2022年的1959年，也同样是2032年的1937年。一份录音磁带档案，来自很可能是位于乌克兰敖德萨郊区临时营地的降神会现场。在另外一份写给我的、从未被收录进葛吉夫书信集的信件中，我已经无法肯定，是我本人记录下，还是他确曾在信件中给我看似如此混淆不清的答复：

“我亲爱的朋友，我似乎从未如此告诉过你，有85%的飞行员曾确信自己目击过UFO，尤其在南美和西班牙这个比例更高。你所确信的结论都来自于你在给我的信中不断提到的那名战时金发碧眼的乌克兰籍空姐对你的描述，而你，事实上在51岁之前从未坐过飞机。”

“我已经失去了和你珍贵的精神上的联系。但是无论是在1937年、1959年还是2022年的2月24日，我都确曾出现在【那个】降神会现场——”尤其在无人机代替UFO出现的年代，在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战时之年，在你因为还在所以以这个承诺重新回到我身边的年代里。

【1994年4月23日或者前一日，葡萄牙国家广播电台，指挥家SERGIU CELIBIDACHE突然停止排练，问起录音工程师们是否在第三乐章第33分03秒的时刻脑海中浮现异象。在那个时刻，一名小提琴



手没来由地突然想起小提琴家梅纽因，仿佛突然出现在音乐会场的半空中。在当地前一周的报纸上，一位接受采访的UFO事件女性目击者谈起，她在聆听FRANZ LISZT或LEOS JANACEK的时候和目击UFO的时刻一样，脑海中都会莫名其妙地出现有人对她耳语“那些渡河的修女们都快要支撑不住了”。】

8

【每一行诗都有它的降神会版本。】

【当1958年9月的GEORGE SZELL是如此相信，在他指挥的那一场德沃夏克第九的音乐会上，超过85%的乐手都知道在他们录制唱片时，在同一座城市几百米的地方，一场降神会也在同时举行。而在这种意义层面上的平行宇宙中，我买下了几乎GEORGE SZELL所有的唱片，即使我没有出席过GEORGE SZELL的任何一场音乐会现场，作为第二小提琴手，我总是会出现在和音乐会同时举行的降神会上。祈祷是如此炽烈，如同葛吉夫的著作本身一样充满了巨大神秘感的晦涩：“在那个年代还没有那么多的UFO目击事件或者飞机失事，但是1959年就快要来了。”】

【给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的信件：“每一行诗都不可能有的降神会版本。”】

【“但是每一个版本的马勒、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都会有和它们同一版本的降神会。”当51岁时的我在里斯本和巴塞罗那之间旅行的时候，我觉得我回到了我的18岁，在欧盟的夜间高铁上，我回到了我的前世，我察觉到我的手臂上突然显现的累累伤痕。在那炮火轰鸣的一刻我立即就明白了，不管是否在这本书中，我是作为飞行员、退休的乌克



兰籍空姐，还是那些快要撑不住的渡河中的修女中的一位，我都肯定回到了1937年度的那个空间：在那边的降神会上，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知道，那支在密林深处撤退的军队，在隐约的枪声所造就的暂时的安宁中，必须要将全部的、快要撑不住的修女和战地医院带过河。】

【给回到1926年或更早的在海军医院查档案的你的信件：“每一次死亡都有它的不可能性的降神会版本。”】

【“每一次复活都有它的降神会版本。”——这一次我们带了收音机返回到这里。是的，如果天空是栗色的，为什么你们不跟随她们。】

9

【在火箭地带，北顿内茨克的黑燕子像我出生前就已经写诗的轰炸机。成千上个幽灵支撑的南部航线像米拉日巴身体里拙火炽燃的蓝色中脉，心间白色的“啊”字以藏文种子字的形态在上升：

如果有死亡，就没有妈的多重宇宙。

如果没有死亡，就有另一个沦陷在北顿内茨克超市地下室降神会版本的杨紫琼在香港的弥敦道和皇后大道东喝凉茶，回到1971年那个咏春拳的多重宇宙念佛山那句珠江以西的诗。】

【如果在下一次直升飞机营救行动中我能活着回来，晨光中的航线比库尔德语的雪更苦，比我在欧盟海军医院被惊醒时看到的那名打伞灰人所带走的1937年更不可回忆。“在天空中看到这种栗色，我们为什么不跟随她？”被战士们背回亚速钢铁厂地下堡垒的指挥官库帕拉什维利对他做取出体内子弹的军医们说：“我什么时候能重返战场，44年后，我再次听到了有人对我耳语——那些渡河的修女都快要支撑不住了。”】



10

万千空行中

不知道是该延迟这个夜晚

还是就在这个夜晚

执念红箭的空行如海处

名为玛吉拉准的持鼓尊

我只能祈祷此个和彼个都融摄在无分别的姿态中

——2022年4月22日北京笔记

11

“彼行之想生起时

万千空行做佑护”

【在1959年北普贤营降神会上出现的多重宇宙，和在2022年5月7日亚述钢铁厂地下室出现的多重宇宙，是同样的吗？在1959年如果你还有可能伪装成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出席那充满悲伤氛围的降神会——为了她监狱中的儿子，那么在更早的时刻，或者在1979年的西贡，2022年5月的亚述钢铁厂，透过炮火和无人机所密织的颤栗的平行宇宙，那些正在撤退的渡河的修女们都快要支撑不住了。

她们中的一位为你回过头来的时刻，就是你日后命中注定要写诗的时刻，就是你化身为“你”把诗写错了的时刻，在葛吉夫秘密传记的第337页，或者你读到的降神会版本上，是如此记述的：身负重伤的指挥官被抬上了老式苏联直升机突出重围，在类似昏迷的状态中，他似乎看到了那些在跟着军队渡河的快要支撑不住的修女们中的一位突然回过头来，看着他喊出了他的另外的一个名字——“即使死亡也不是谢幕。”她





的耳语是直接用俄语而不是乌克兰语传入他的耳膜，而坐在他身边的军医姑娘们握紧他的手正泪流满面。】

【即使死亡与复活也不是谢幕。如果这句话有它的降神会 1959 年版本。】

12

《纪念 Elio Guariso》

哀歌，已在云端

你之妙舞融摄，已在我们心中汇聚悲伤的河流

让纪念成为这一天的小祈祷文

无畏的大圆满战士，你是勇士炽燃的火焰

将自己还给火焰

你是万里晴空无云的蓝天

将自己还给蓝天

13

【“如果我走了，你会回到寺院里去吗？”

“小伙子们都会成功突围吗？儿子啊，你给我看的那张天光直射到亚述钢铁厂地下室的照片是来自哪一重豁然开明的宇宙？我最终也要到那里去吗”】

【“你出生的时候，接生的护士俯身向我的那一刻，我突然记起来我小时候好像看见过不明飞行物，圆盘形状的，天空像栗色一样。那个



早晨让我终生难忘。那是 1940 年代末期，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

【在渡船上，那名修女突然握住我的手臂说：“不要紧张，难道你已经想起来些什么？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记住这些你超度过的名字：张福水，王文勤，本尊玛吉拉准的决法鼓已经展现万里无云虚空的湛蓝色，我在昨夜的梦中已和他们化身为—。】

【在沉入雨云的黎明最后的船上，在湖面上，我看到了她们。】

【不要一意孤行地死去，如同不要一意孤行地复活。哪怕在一句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诗中。】

【为什么这张照片上的度母穿着防弹衣？和你之前带给我看的所有的度母像都不同？】

【“在我昏迷了七天七夜的梦中，那些终于出现的渡河的修女们，仿佛天空在剧烈地颠簸，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那些快要支撑不住了的修女们是否穿着有欧盟标志的防弹衣。”】

在 2021 年的南普贤营我接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量子催眠。终于想起来，我自己在那个梦中重见葛吉夫，他拿给我看的一幅奇怪的小圣像照片上，一位修女穿着防弹衣。我必定是在哪里多次见到过这个场景，我试图拼读出上面的俄文字母，如果能回到故国的天空下，还有什么信仰会比我经历过的这一切更为愚蠢？

【在一首十四行诗里，你还可以重新开始，哪怕你的核酸检测证明已经超过 72 小时。】

【呼吸机所代替的天空肺叶，加重描绘着降神会版本的田野，和田野中央那张不再允许我去写诗的桌子：你的名字。】



【新鲜的忍冬藤，要忍住的是，拥抱，和你战时的名字的雪。】

【在第聂伯河东岸举行的秘密降神会，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名坐在我身边的金发碧眼的女护士，口中含有苦艾酒的味道。】

【时候到了，我们终于到了失去母亲的时刻。】

【镜子，1937年5月28日或2022年4月19日。】

【“在天空中看到这种栗色，我们为什么不追随它？”——来自战时的UFO事件儿童证词】

【多么粗鲁的，廉价的塑料绿宝石戒指，被戴在我死去的妈妈肿胀的手上。这就是最后的审判。】

【在远东，铁路总医院ICU病区，我请求三位护工给死亡的妈妈穿上寿衣，将吉祥护身金刚结拴系在她的手上。2022年4月25日11点51分。现在我徒劳在寻找这一事件发生在1937年的降神会版本。】

14

【“睡着了的光。4小时32分。”那名战时昆明英军服务团女翻译员帮助我读一首布莱希特的诗。“在克里米亚，UFO是真的存在吗？就像是你的回忆录里提到过的如鹤群般飞过头顶的轰炸机群。或者这一切，都是来源于你看过美剧《X档案》所产生的古怪的幻觉？”而为什么在布莱希特的书上，他也这样为我们描绘他在那个最后的夏天，在疑似有了和UFO遭遇的经历或是梦境的时刻，（在他住院的日子里）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在东柏林沙里特医院，我的病房里，我对死亡的恐惧全部消失了。”】

【在这里，我把布莱希特的那句诗修改为：降神会与那棵梨树之间房子的距离。依旧有漫长的国境线，依旧有即使你不相信有平行宇宙的存在也会遭遇的UFO灰人莅临事件。这一切可能只是因为，你唯一一



次看到的那幅度母小圣像是穿了格拉芙防弹衣的。或者，在开往波兰的边境公路上，你停下来帮助那些姑娘们乘坐的汽车换上欧盟牌照的时候，一阵突然袭来的剧烈头晕，耳边的低语轰鸣如天空上掠过的老式苏联直升飞机群：“再快一些，那些正在渡河的修女们都快要支撑不住了。”】

15

像一棵梨树那样悲伤的老妇，可以是关淑怡也可以是何韵诗  
在 Podcast 上一座在玛吉拉准本尊心中显现的颅器厨房可以是  
来生准备在厨房里做剁椒鱼头的新主人  
六月可以是七月的降神会版本也可以没收掉全部七月的降神会版本  
无人机可以用无人机与无人机交织成的死亡复活从南至北的故国骤雨

在基辅，用六月来说七月还太早  
早到一场降神会版本的雨代替复活在为每一个人发雨伞  
早到每一个你都会带满了每一封信中的甘露为我的泪水念诗  
在战时死亡不是一张可以过夜的床  
即使在 1937 年你和穿防弹衣的度母们在一张这样的床上和衣而卧  
但在 2022 年 5 月 17 日的亚述钢铁厂地下室里  
你还需要这样做的时候  
你必须申请这首诗的降神会版本

16

即使在梦中，我也缺乏足够的慈悲  
继续溃败，跟随第十三白军机枪连的姑娘们撤退  
大批的战士们倒在对岸还没有渡河的高地上



那半个白帐篷已经彻底被点燃  
没有人从前线回来，战斗从昨天夜里一直持续到此刻  
是否只是在显现上，我跟随却嘉·南开诺布仁波切学习古老的龙萨  
教法  
醒来，是否还没有足够的证悟当我撤退出1937年

17

军事顾问们都穿上了皮夹克飞行制服。空地上人群密集似乎令我们窒息。我目睹大量人群撤退上大型军用运输机。有围着头巾的妇女们和孩子。似乎是最后一架军用飞机了。我和拥挤并秩序整齐的人群在最后一刻登机。大撤退。我身边金发碧眼的军事教官在安慰着我。飞机在夜海航行。这似乎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尽管那些飞行机组的士兵们我感觉是那么熟悉。战争和溃败似乎遥远了。在模糊不清的梦中，大家一排排地开始跳伞。我最后一个感觉到无助和恐惧。那名军官将一个类似号角的东西交给我。我开始跳伞。脑海中全部是刚才跳伞纵队的画面。溃败。流亡。在深深的似乎前世的梦中我跳伞。我似乎想起我是另一个我。醒来。身体的号角鸣响。

【裹住粗尼泊尔呢军毯的女军事顾问们在噩梦里另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抬起机关枪猛烈地扫射出愤怒的火焰。我们的军队依旧在不停地撤退。即使言语不通，即使她们远离祖国来到这陌生的战场。多年后她们中有人问起那些我们在伊斯兰堡或大吉岭所经历过的漫长岁月。

在酷热的南非地方电台直播间，我依旧闻到她们身体上硝烟的味道。是的，我们都走不出那次溃败。金发的娇小的女军事顾问紧紧靠住我取暖，我们一起眺望远处黑帐篷燃起黑烟。我们的后面已经没有别的军队了。



多年后我们依旧回记忆起我们如此年轻的年代，居然会容忍那个夏天丢失了我们的故国。在布满了无人机和被从南方突然出现的 UFO 群所监视的多重宇宙的边境线上，在接应者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我们最后一个上船，向对岸开去。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在离开故国的悲恸中，在护法神命运般的凝视下，我跪吻我们的金发姑娘强悍而温柔的额头。爱如同每一挺马可沁机关枪火舌上方突然莅临的绿救度母。在这样全然的溃败中，在你温暖的怀抱中，你泪流满面，而我有过了如天空炽燃颤栗的昨天。】

18

“愿年度和月度的占星障碍被消除。”

——摘自南普贤营曾使用过的日常仪轨

【一定会有一个降神会版本的普贤王如来秘密念诵仪轨，在 1959 年的北普贤营，1994 年的南非 RUWA ZIMBABWE 国际学校或 2022 年的北顿涅茨克，但是为什么独独遗漏了 1937 年的那一次“火星之夏”？——“这就是这 19 年来我不得不一直处理的事情。”】

【什么是多重宇宙？被几百扇窗户击中的光有了她更多的降神会版本。】

【一张额头擦过弹痕的绿度母小圣像，如果我 1937 年就携带着它，在 1959 年或 1994 年我祈祷供奉的依旧是同一尊。即使一张弹痕救度母像有着她的降神会版本，那么意味着在多个平行宇宙中溃败队伍依旧在和你在一起，那些渡河的修女们都快要支撑不住了。如果这一切在未来的往昔都还没有发生，那么在 2022 年的北克里米亚的军队和乘坐欧盟车牌的车队向土耳其边境撤退的索菲亚手上，都还曾拥有那一张穿防弹衣救度母的小圣像照片。】



【在1937年的那个“火星之夏”就有一个秘密预言，那幅穿防弹衣的救度母像会开口说乌克兰语，但不会如你我般泪流满面。】

【“妈妈，我看到了在北顿巴斯战场上出现的数量巨大的UFO群。”这就是我在之前的十九年不得不一直隐瞒和处理的事情。】

19

【“是否真的有那样一张穿防弹衣的救度母小圣像？确切说是在那次1984年的靠近北普贤营的一次降神会上，您真的是从那位女钢琴家手上见到了那一幅穿防弹衣的绿度母？据说她的额头上擦过弹痕？但是为什么它又出现在2022年4月29日那名叫索菲亚的女汉学家的手上，你认识她，曾在INS上接到她拍摄的乘坐欧盟牌照的波罗乃兹小轿车撤退到土耳其的照片。但是面对她可能遭遇的UFO事件她却是绝口不提。”】

20

“如果天空是栗色的，为什么你不追随它。”

【“在深度催眠中，我回到了我的军事飞行员身份，当我的军机无可挽回地坠落的时候，在强光中我看到了在大海南边突然出现的UFO飞碟，这是我第一次说这件事。”

“但是这是在1994年的南非，你也不是被击落的看到了UFO的飞行员，你只是一个看到过飞碟的黑人小女孩。”】



【“您是UFO目击者吗？”在七天七夜的昏迷后醒来，我首先想起来的事情是我是一名作曲家。但这却是值班军医和护士们所坚决否认的事情。在日内瓦的海军军事医院，我收到 Testament 唱片公司邮递来的乌克兰裔小提琴家 LOUIS KRASNER 1936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录音唱片。而首演录音从来都是次要宇宙地带，这份由作曲家的好友安东·韦伯恩指挥的 ALBAN BERG 小提琴协奏曲 BBC 的录音，被记录在状态糟糕的 8 张醋酸盘上，但却有着“来自多重宇宙的残响”。而要到 1985 年 2 月 9 日 ALBAN BERG 百年诞辰的时候，BBC 才播放了这场哀婉绝对的演出录音。“您还记得您之前做过的事情吗？先生。”我身后的护士看我在拆开邮包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问我，“您还记得您是UFO目击者吗？”而我在收到的唱片说明书的末页看到用铅笔写的一句话是：“那些渡河的修女们都快要支撑不住了。”】

【“所有障碍皆愿除。”不是在 1959 年北普贤营附近举行的降神会上，而是在巴甫洛夫斯基镇郊外的锅炉房地下室举行的佛教荟供仪式上，我问那名一看到我就热泪盈眶的修女，“为什么你会来到这个在异国的佛教徒秘密聚会上？”即使早在 1937 年的那一次，我们是否也曾经预料到了这样的重逢。在跟着那个冬天最后撤退到河对岸的军队中，我们是否真的是作为 UFO 事件的目击者才得以幸存下来。

那么在 1994 年的那一次呢？难道不是你而是别人举起摄影机拍摄天津巴布韦国际学校孩子们的 UFO 遭遇事件，难道你真的是没有听到那些随着巨大 UFO 莅临的灰人口中的喃喃自语（并以意念的方式传递到我们的心底）“那些正在渡河的修女们都快要支撑不住了。”】





22

【“刚刚联系了 Sofiia Zaichenko，她还在土耳其。但是她会马上带一个摄制组前往加拿大和南非，好像是调查那里发生的不明飞行物事件。”——摘自 Robert Tsaturyan 的香港来信。】

23

在 ALBAN BERG 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前的那个世界上  
众所周知，我录下的一盘录音磁带是有着手风琴般打开的  
多重宇宙的拂晓  
野梨树被光吸收为更寥寂的风景

在那里，想来你知道，在 1994 年的摄制组宿营地  
你和吉莲娜·安德森都在现场：

“那些正在渡河的修女们都快要支撑不住了。吉莲娜，为什么这句  
第三集里的对白你没有用剧本规定的西班牙语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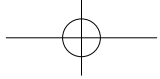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而我阻止了助理导演的继续问话

是的，想来你必知道，由于担心你还没有认出我  
在十一月阴冷的雨中

我是伪装成那些 UFO 遭遇事件中的目击者回到你的身边的  
想来你也知道，当那位也曾像我一样写下同一首诗的诗人在去年  
因为新冠肺炎而猝然离世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来到你的身边的

所有的被那一幅穿防弹衣的救度母小圣像所祝祷的十一月  
和随之而来的九月和十月，都有着她们的降神会版本。

2022.06.04



## 日也西行

梁小曼

1

归去来兮，此身降下  
金霓虹心瓣返流，舞羽衣  
风狂吹起大地塑膜往昔

阴翳遍野，天空变得遥远  
晶体球久违暗影如甜酿溢出  
又流入它唯一之容器，山坳晦暗

又何止不明。日也西行去  
海马体醒来，想起疫朝已亡  
咽拭子擦除有序之人，死自有燥热

扼住命之宫颈，昏昏然欲眠  
石榴荫下颂鬼，空心潭枕月  
银河潋潋，炉火纯青欲飞散

归去来兮——

时间重新回到我身



四周有风，根瘤深入泥土  
胸之丘壑呼出的氮气将是  
星球久违的叹息

2

远方，曾被分割的城市奏响欢乐颂  
挽歌渐不闻，人转身欢庆歌舞中销夜

心虚妄自校计时日晷，涂抹虫鸟残书  
公历中一天从此逝去。永忆江湖归白发<sup>1</sup>

牢狱何其多。因为爱情，所以革命  
饥饿的青年广场上哼着青春之歌  
红布裹住夜的最后一眼

联邦的城墙正倒下——颂歌响起  
秘密党人来不及销毁的档案：  
窃听器、墓碑上的字、扑克脸

今朝量产的爱国号无人驾驶未来  
自宇宙尽头而来，让人虚脱的虫洞  
暗网走私不断弹窗你绿码的大脑

不准干预/干扰地球时间线；

1 | 永忆江湖归白发，引李商隐《安定城楼》。



不准走私/携带外星记忆。

这是一趟非必要之旅行

3

汨罗江畔树木荒凉，有人振动宇宙  
疾速跑向量子界，三闾大夫的愁闷  
何尝不是你的——剧烈运动也能

解体自身……糖原、甘油三酯、肌肉  
雾气中缓跑，那沉闷消瘦的诗人  
并不知道死之将至

吟诵三体时间的逝去，它被集中消逝  
加速师循环惊梦中的一个你，下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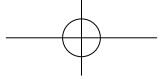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墙已倒下，广场空旷，筑起金霓虹  
北桦林返回的鸟，秋天时掠过郢都

4

游离时空碎片分解的你，仿佛要捞出  
水草、蜉蝣或海雪、你的次生人赛博人

又被DNA识别扫码造册元宇宙网格人  
新冠元年过去五十年，你戴迭代硅基

仿生脸呼吸、劳作、歇息——阴性提示  
全生态监测矩阵中的变色树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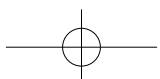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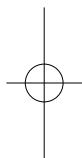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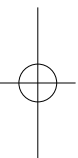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你的心率缓慢，被死神召唤  
迟缓，停顿，宕机，重启，宕机……

金霓虹插向深红色的天空，湖蓝色少女  
喝下第一杯可口可乐。

她摇晃纤细的双腿，在她万千世界  
最哀伤的一个世界梦见她的未来

2022.10.08





## 张杰诗五首

张杰

### 鹤管

天空的储罐，存下威严的油。

鹤管，承受臂翻转，

空中垂管，插入我们。

鹤管输出苦稠的夜。

黑色石油天空，在储罐里动荡。

土地像盲人，等着一生的剑。

那些鹤管探入，向我加入黑色魂珠。

鹤管饥渴的管子嗡嗡唱歌，

油罐像昏沉的法官，货场像液氨一样危险。

黑，在蒸发，在限定。

鹤管，让禁闭，自由。

我们像曝光的秘密文件。

我们穿过鹤管，进入密罐死去，



我们又走出鹤管，而燃烧。

当巨大鹤管与我们连接，嘭嘭，  
金属土地，发出了无声的沉重问候。

2019.05.28

### 炼钢高炉

废弃的炼钢高炉，像行星发动机  
突然停止，黑热城堡  
是用来烧什么的  
里面曾有很多生铁  
它们加速被熏黑的锅底  
似乎一个北方核反应堆  
千锤百炼出一个鹰嘴堡垒  
又化为废品站，耀武扬威  
炉子内壁，星星在永远坠落  
喷火嘴一个有四百斤紫铜  
水冷壁有紫铜估计五百斤一块  
炉壁一圈，都是过去的炮灰  
你可以说它是“奥特曼全明星”  
也可以说它是“时代之母”  
但现在它像末世基地，主炉  
那一圈黑色圆洞，铜的风口套  
继续烧熔你，和一切重金属



高炉体内，只有死亡的太空  
炉底，沉淀末日风格的铅坨  
这黑堡充满过去，万物的恐怖

2022.04.13

### 雨夜飞碟

雨夜，飞碟，用闪电充电  
作为路灯，为自由照明  
天空黑坑里，飞碟也是果盘  
一个带有强烈电流的果实  
像你吹出的烟圈  
那是发亮的自由  
恍惚战火中的乌克兰  
反射在飞碟上  
变成一个真理  
炮火楼房，振动非凡的眼睛  
那黑城，会飞的坦克和旗子  
街垒，都在为自由充电  
飞碟在闪光，大地在呼吸  
我似乎正修着飞碟  
飞碟是道士，不是窗上的污渍  
不是这黑色死亡之源的污渍  
飞碟，是透明的自由，而楼顶  
战争机器人，用巨魔旋翼，转，转





黑平原，就活在累累弹片旋转的废墟中

2022.03.15

### 电机修理铺

坏电机像黑花生，被剥开  
在黑机油里，被拆解  
修理工的油手，拨动油污转子  
拨动电机，宁死不降的心

硅钢片叠压的电机权力结构  
组成永磁体。而水钻机  
穿着水泥灰浆大衣，把手上  
灰涂料像发腥鱼鳞，无法落脚

修理铺，呛人的机油味聚会  
摊开体内的各种零件，在肮脏  
空间里，电镐电机，在振动  
铁桌，堆满起子、钳子、螺丝刀

桌腿吸铁石，沾满各种铁扳手  
铁件散落，工具箱、齿轮、砂轮  
电圆锯在货架纸箱里，懵然等待  
男人用锤子，卸开不锈钢齿槽



音乐，随铁柱的节能灯摇摆  
空气压缩机表针，在颤动  
一个忐忑不安的中心，在侦测  
权威导管，昂着明晃晃铁眼圈

坏掉的蓝壳电机，变成蓝乌贼  
凌乱电线触手，抱着黑森森磨具  
电锯电锤已复活，开始粗野说话  
它们曾像死鱼，内脏像博览会一角

油卤肉样，浑身沐浴着泥油  
镊子，手电钻，角磨机在复活  
切割，拉线，绕线机，绕线模  
线圈成型机，热压机在复活

各种扁铜铝线，套管，黄油枪  
各种绝缘料，垂着各种油污脑袋  
僵尸般飘上地板，聚成乱阵  
等着被严厉分解，等着艰难复活

只有再次被用坏，才停止最后的啾啾  
裤子上烂着泥塘破洞的工人，搬来  
一个个，为工作献身的工具尸骸  
像整体的命运，在同一时间同时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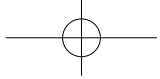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 夏至正午

1

夏日如海，太阳似乎加大了批评  
而植物的无政府主义在玄想  
像海上航行的康拉德  
在海洋的冒险小说里  
我被这白夜大海烤熟  
松脂一样的强光  
土地的纹路，土腥气  
无法追索的旧世已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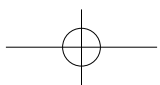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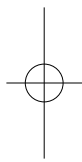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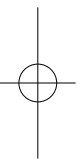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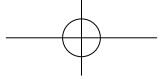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黑水手的康拉德，写出《黑暗的心》  
然后他倒进非洲的刚果河  
而我倒进这正午的河  
泥土与河流，气息混合  
一条多少有些疯狂的河流  
它一边谈话，一边单枪匹马  
与这个世界斗争着那名着一样的火球  
在我面前膨胀，亮起柏油  
烧出循环的路  
香椿树也在扭曲，哗哗说着“不”  
不受理性支配的火炉  
抛出一根根批评的枝条  
我也是一根发光的枝条  
与皂角树，白杨，同为一条轮胎



驾驶着疲倦  
驶入这柏油正午的浓汤  
这正午的野阳，光刺，起伏  
所有，都在无奈接受这悬空的蒸发  
像土层下混浊的黑煤，在泥中被惩罚  
它们的黑根，成为巴枯宁的头  
把黑色的忧伤波涛，浇进泥土

2021.06





## 夏宏诗十首

夏宏

### 二零年代与虚构的风景

在隐形的N处  
我连续呕吐，它  
油漆过的风景  
高速运转的引擎  
让我晕眩，胃难受。  
跳进空白的纸张；跳进  
未建模的像素城 为了虚构  
一个非模型化的人。星期三  
我们在同一块液晶屏相遇  
像坐在同一个监牢。“殊异吗？”  
有天，她手举棉花糖，扭过头问。  
我觉得，她的心像清晨。  
夜从火星一跃而下，背着降落伞  
缓缓下沉。  
她的脸照亮了星辰。照亮了，  
所到处的算法工程师与虚拟主机。

2020.1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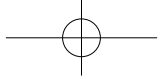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 环形运动

在天文望远镜里  
我看见了我。在晦暗的  
第谷环形山反复环行  
如同一个螺旋体与半开闭的结界。  
在天文望远镜里  
有雪的阳台  
穿烟管裤整晚卷纸烟，刷墙  
午夜，捡旧年脱落的头发  
一根 一根  
黏胶布上。陨石一次  
一次朝第谷附近的辐射纹飞去  
波函数塌缩了吗  
当我与雾在一起 开始交谈。

## 紫

你看到我，出现在童年的板块上  
坐在冬季冰冷的火车候车室  
在车站与星辰的对角线  
和一头驴在一起玩。另一个  
地方，我在黑白照片里显影  
速写般的笑容，点燃了照片  
你说，喜欢这笑容  
它的灰烬。以



及候车室 有点呆的驴  
你去了另一维空间  
我不断解析自己，与自己分离  
形成了自己的矩阵  
却又在矩阵里消失

你有没  
在异次元空间生气

之于我有意的迷失，  
持续的动荡  
非线性运动

### 有网格的海

他在白天的序列  
扁平 的图形里  
作为底层代码，字符  
运行虚拟城市的某个模块。  
周末他离开它。  
以为离  
开了它的机制，bug。  
他组装了一辆车  
驾驶它去海边看风景。

海平面铺满网格，



四周是传感器  
他身体里尚未枯萎的透明纤维  
试图逾越网格  
在分割成方块  
的空气里熔断  
像孩童迅速进入成年

他带着宠物：一只稻草狗  
坐在海边  
研究  
海的像素  
数学模型。  
天空断电  
他和自己的壳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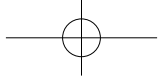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这是他在地球上度过的第N天  
被役的又一季。

2020.03.17

### 电子幽灵

午夜与蓝色的女友  
去无人看守的旧书店  
看未被压缩过的空气  
看午夜艰难移动的雾在





雾里找星环。那时，  
书店旧唱机里 有人自动唱歌  
我从未听过的歌  
从未接触过的语言。那时  
同事在家研究集成电路  
及脑电波存储器。  
幽灵们总在街上流离  
或找工作

午夜。一幢 800 层高的烂尾楼  
独自离  
开自己居住的楼层  
它朝黑暗中的大海走去  
可大海只是

一个数据  
一个影像

2019.10

### 宇宙电子人

转身，一些故事  
变成了低像素的缩略图  
如果电脑显示器摔坏了  
它们会碎吗



世界的结构是不是  
已崩塌 不奏效了

我带过时的缩略图  
走过瓦斯爆炸  
的街道  
洒落在地  
的玻璃渣  
仿佛更懂 与寂静相处  
它们能  
拼装成一个新大陆吗  
我想过。自己  
发明自己

在环球金融中心  
一个倒立行走的人  
迎面而来

他说  
先生，你的脸好像黑屏了。

2020.10.04

水星记

带着冷冻的心和毛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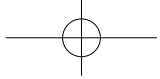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去凉透了的水星取暖  
那里，有个冷冷的人。在峡谷  
微弱的磁场环抱旧时火焰的遗体  
当这颗行星靠近太阳  
她白色的双唇异常淡漠。  
她，倒立。  
唤醒了衰坏的，有皱纹的群星  
以及一群来自非洲的死驴。

我已结霜。  
已藏身于去往水星的探测器。  
看见失落的抛物线，  
在狂热，冷漠的地表  
谎言般坠落

### 精神实验家

你背着从水星  
捡来的飞行器  
日夜  
在这座用塑料搭建的城市  
漫游。像是一个进行勘察的严肃的科学家  
你从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  
女朋友不理你了。她说，  
你是条哈卵。  
说完，她坐高铁



去了长沙

说要和一个活泼的、懂时尚的  
男孩去吃臭豆腐、辣椒炒肉和津市米粉  
她不想搞科研了  
想堕落，飞叶子  
随时在街上死去。  
死之前，她在  
有暴雨的夜晚  
用冰冻的野猪腿  
砸烂了空白记忆有限公司的 AI 实验室  
她揪掉了自己的  
头发。然后  
把它种在你卧室的床下

你愿意变成恒星吗。问题是  
现在，成群的陨石穿过大气层  
拖着长长的火焰  
从你头顶的左前方飞过来了  
它们，就快  
触地了哎。飞碟  
会来吗

2021.0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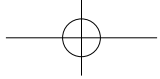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 硅谷·红

门洛帕克  
的某个夜晚  
他在街的拐角处  
被一群像素人强奸了。  
创伤过后的2018年。费尔蒙，

一个有暴雨的，  
蓝色的星期天  
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位  
来自 Facebook，极具  
编程天赋  
及具实验精神的诗人。她的  
双眼曾照亮  
他弥漫了白雾，  
分泌黏液的深渊

她细长的双手、栗色的头发，  
她冷蓝色的声音  
恒温的身体  
曾抹平萦绕他的，有伤疤的空气。  
去年  
他在费尔蒙的酒馆  
得知  
她是特斯拉秘密研发  
的一款仿生机器人。



他辞去了  
谷歌后端工程师的工作。

午夜，  
反复涂抹口红  
反复描眉，或  
不停洗衣服。

世界消失的那天

我在镜子里破碎、消失。  
去了，可能由代码写的梦的副本  
也有可能置身  
在一个巨大浏览器的某个界面

“如果它真的是梦呢。”  
一个铁皮女孩问。

“我从未出生。  
也从未消失。”

2020.11.15



## 宇航诗

陈东东

永恒的太空那晴朗的嘲讽

——马拉美《太空》

### I

大气是首要的关切。航天器不设终点而无远  
它过于贴近假想中一颗开始的星  
新视野里除了冰脊，只有时间  
尚未开始

它出于鸿蒙之初最孤独的情感。在山海之间  
发现者曾经晏息的小区又已经蛮荒  
幽深处隐约有一条曲径，残喘于植物茂盛的疯病  
追逐自己伸向尽头的衰竭的望远镜

黄金云朵偶尔会飘过，偶尔会堆砌  
突然裂眦：潭水暴涨倒映一枚锈红的  
月亮，瞳仁般魔瞪操纵夜空的太空之空



宇宙考古队拾到了传说的钛金储存卡

那么他死去也仍旧快活于曾经的恋爱  
当风卷卧室的白色窗纱，精挑细选的镜头  
对准了窗纱卷起的一叠叠波澜，波澜间冲浪板  
锋利的薄刃，从造型嶙峋的惊涛透雕宝蓝色天气

这不会是最后的晴朗天气，然而最后的影像显示  
扮演恐龙者全部都窒息。防毒面具换成航天盔  
他隐约的目的性在星际幽深处，因遨游的  
漫荡无涯而迷惘。当他的身体化入

共同体，他无限的意识不仅被复制  
也被彗星拖拽的每道光携带，摩擦万古愁  
或许出于思绪的延伸（像一条曲径）  
被切割开来的黑暗未知如果是诗，没有被切割

永不能抵及的黑暗未知之浩渺就一定是  
而在眼前的新视野里，发现者尚未开始的又一生  
已经从储存卡获得了记忆——另一番想象  
来自前世的一个夏天：斜穿过午梦闪耀的宁寂

大人带孩子参观动物园。鸟形禽馆栖于阴翳  
粗陋的铁栅栏，挡住麒麟和外星独角兽  
“肉鲜美，皮可制革。”标牌上刻写  
精确的一行字，曾经，也是诗





## II

但只有水暗示生命的诗意；只有水  
令横越沙漠的骆驼队狂喜，令巨大的猜测  
在万有引力场弯曲的想象里  
穿过宇宙学幽渺的针眼

### 未必得益于超距之戏

倏忽，他成了超弦演义里独自弹出的那个  
百夫长，航天盔忧郁，弧面映日也映出书生  
由光谱演绎的液态幻象。人造卫星九霄里繁忙

把地狱消息又折射回人寰，空间站废置的  
时间机器，依旧逆溯着枯索的商旅  
直到干冰以绝冷雕刻的虚薄印迹  
显现其化石于无何有深处的或许的证据

但只有水暗示生命的诗意；只有水  
将种种假说演化为镜像对称的另一粒地球  
悬挂在从他的盥洗室舷窗最方便摘取的永夜枝头  
他伸出的食指如果去触探，他也被触击

### 无极之寒

搜括仿似巴洛克音乐速律的脑电波，冻凝一支支  
将会比蝴蝶更炫耀地展开的幻影赋格，铺设进  
星际人彩排的神圣轻歌剧转烛的复调



忘了是在哪一轮未来，很可能他已经踏破极冠  
要么登上砾岩之丘，去俯察几个滚烫的撞击坑  
并不能确定，那里面是否有珍贵的涟漪一闪念  
消失，连同荡漾与平复的质地，连同

消失的映照，反向映射不眠的天文台  
为企望往生发明又一种往生的企望——但只有水  
暗示生命的诗意；只有水引起没来由的干渴  
要是不以涸竭为预期，他挑衅时空曲率的步点

就只得移回火箭样式的妄想巴别塔  
忘了是在哪一轮未来，变乱的语言也念叨着水  
他所模仿的虚构的发现者，浮现出来，模仿着  
他，透过盥洗室舷窗的黎明递送宇航诗

2015

### 另一首宇航诗

真正的冒险是逃离险境。霾固然窒息  
要奋力投奔的真空星座更让人犯愁  
而且，他提示父亲，眼下甚至没有了  
眼前。费尽亿兆时日和心力，大气迷宫

的确已造就，这世界奇观一望无所见  
一牛九锁于其中的牛头怪牛瞪着盲视



牛祸之牛哀，却依然牛掰，凭牛劲执牛耳  
要像牛市冲上牛斗般跟自己顶牛，钻

牛角尖——这些个史前词早变得晦涩  
要么被设定为会引起颠覆的敏感词、废词  
并没有可能在末日混沌里擦拭掉污浊  
重现一种有如牛螭的尖锐穿透力

那么那诅咒是否也失效？硅晶身体  
程序思维的童男童女刚组装起来  
赶不及上线下载灵魂就遭遇吞食  
祭献物统一莫测的表情，红肿着喉阔

用类似咆哮的掏心咳嗽发炎其幻灭  
被劫持的整体，则全为呼吸套上了  
禁锢发声的防毒罩笼络……父亲于是  
对儿子摇头，没有谁还在说“吾与汝

偕亡！”——也没有谁还能摸到出口  
从悬浮无限魔味细颗粒的此梦里醒转  
对镜清理掉多环芳烃跟重金属眼眵  
辨认脸上的自然本相——但伊卡洛斯

终得以突围，从上一纪古视频“首都  
三叠”寻找虫洞，重启沙漠里1971年  
折断的飞行器，补上气溶胶，羽毛  
石油焦助推，生天去亲近亡毁的新宇宙



## 真言(部分章节, 2022)

罗万象

说明：这是一位或者说一组非人的生命体写的笔记。当然，他或者说她或者说它、它们，使用了人类的语言。这是因为它们、她们、他，正在人类所经历的这个现实中学习，试着了解地球上现有的科技、逻辑、数学、伦理、自然现象、日常生活等等，当然也就包括语言。

这些文字经过了罗万象的整理和润色。按照她、祂们、牠的理解，在公布的时候，应该署上罗万象的名字。

牠们、它、塔门对罗万象的整理和润色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既不认为传达了原来的含义和风格，也不认为有任何的偏差，毕竟那是人类，或者说这个版本的人类，出于特定的习惯所产生的判断。

同样，对于人类对其所处的现实的认知和理解，塌、她、遍沓沓既不能“正确地”观察，也不会“错误地”学习。即便是尽力从人类的角度去观察和学习，也要承认，双方是处在完全不同的物理规则、生命原则和存在形式之中的。比如说，罗万象是“一个”诗人，而塌她懒就很难用个体来计数，即便是从罗万象的认知来看，也是如此。那究竟能不能称之为一个物质上的整体、一个精神上的连续体、一个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个体呢？罗万象已经停止思考这个问题了。

### 001

一定是就要下雨了，屋顶看起来比平时平整多了，空荡荡的，也已经和一种湿冷的气息相接，散发出了土腥味。



刮风的时候，因为听见了很大的风声，而不得不相信窗外一动不动的世界是有空气在移动的。

所有的云都在飘动，这件事是很难理解的，越是盯着看就越是发现，它们的数量和体量已经超出了理解力的范围，而且它们根本是不可数的。

一丛草在剧烈地抖动，对于没有体验过风的人来说，这个现象中蕴含着狂热的意义。

骑着自行车的人比走路的人更勇敢，他们也交替使用双腿、双脚，但是却冒着原地不动的风险，好在他们动了！

## 002

如果有第六根手指头，就可以专门用来掏鼻孔，毕竟，用食指掏鼻孔实在是太难看了，用小拇指就更难看。

坐垫歪了的时候会有一种快要掉下去的危险的感觉，但最好是掉下去，掉到座椅上也可以，而且其实每次都是掉到了座椅上。

肩膀酸痛的话，可以给认识的人写信，写着写着就更酸更痛了，也就不想认识那么多人了。

通过两栋楼之间的空隙来观察一段公路，可能是高速公路，来来回回的车总共就那么几辆，它们开到一边就要马上掉头回来。

遇到那些只有眼睛会动的人，忍不住就也不想动了，但是这样一来连眼睛也不会动了，原来，动眼睛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啊。

在中国，在每一架飞机里，都坐着一位仁波切，最近他们不大出现了，也可能是都穿上了便衣，也瘦了。

## 003

迟早会有人掌握人体的秘密，而且很可能他们会把它公布出来，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人体是没有秘密的。

会理发的机器人是从不扫地的，踩在脚下的越来越多的碎头发，是



人类留下来的主要的遗产，比他们留下来的钱还要多。

清晨，老鼠坐在向日葵上嗑瓜子，到了下午，它们可能就转到了另一面去，就像旋转餐厅的服务员并不需要走路。

隔着窗帘还觉得热的话，应该就是真的很热了，这么简单的道理，却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

#### 004

有一种可以吃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能吃的，但是究竟怎样才算是能吃，还是要吃了才知道，在看的过程中，人类会陷入困境。

电热水壶在烧水的时候，整个桌子都抖动起来，尤其是中间那部分，就好比是波浪鼓起的时候，水面看起来也像是上了一层清漆。

购买黑金属唱片的钱，如果拿来买房子，可以供人踱步，沉思，现在在很多人开始卖掉自己的收藏，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沉思了。

一个抛物线形的物体的光滑的表面上，不断映射出周围的人和物体，有时候也有其他的动物，这是非常适合沙漠地带的现象。

无意中，之前写下的每一句话的长度都是相同的，接下来无论怎么写都不会是无意的了，为什么只有人类会这么在意这样的事情呢？

#### 005

从鼻孔里向外喷烟的人，看起来和古时候一样，神情和肤色都没有什么变化。

在电梯里，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闻到一种食物的味道。

有些树正在变成化石，只是它们自己并不在意罢了，那些在意这件事的人、天人、外星人，却没有时间去操心。

天黑得比较早的地方，窗帘也更容易磨损，一般来说，是朝外的一面更容易磨损。



## 006

饱满的微笑着的脸上，总是有种随时要表现出悲伤的潜能，是特别有力的，是自行车钥匙一样的存在。

两条腿分别向左和右迈出去，但身体并没有移动，这样的动作发生在舞台上，令人感到怅然若失。

在没有接通电源的电视机里，常常会残存着一些多余的电子，就像收拾完行李才想起来没有带上的东西，终归是不需要带上的东西。

喝酒的时候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就好像在喝对方杯子里的酒，这样可以醉得慢一些。

## 007

非常浓的茶看起来像是固体，可能的确是一种固体，但很快就变成了液体，它呈现出来了自己的内部，它也吸纳了其他物体的内部，光线对它不起作用。

被称之为科学的主要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有时候也包括一些事实，但从来都不是稳定的，这让科学家们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

樱桃核要比杏核小一点，同样覆盖了一层唾液，人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交给它们，接下来就要看其他的人和物体的了。

突然，放在一旁的书包自己卷了起来，可以肯定它是空着的，也没有风，这个悄无声息的过程让人感到惊讶，但时间并没有因此停下来。

## 008

看起来像是文字的几组符号，以相似的方式排列起来，刮大风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各自的尺寸，它们呈现在彼此之间，就和人呈现在人之间一样。

朽坏的树干折断了，里面爆发出新鲜的气味，几十年以来，从来没有接触过空气和阳光的物质，现在也不得不加入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路西法就是这样坠落的吧。



正好镶嵌在岩石凹处的东西，可以是另一些石头，也可以是木头，或者尸体，哪怕仅仅是阴影也可以，不管怎么说，岩石凹处不可能什么都没有镶嵌着。

其他地方地震的时候，可以把水洒到地板上去，也可以把水喝下去，只要是普通的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图，这样做了之后，什么都不会改变。

### 009

感觉到自己的愚蠢，一般是在晚饭之后的某个时间，比如说刷牙的时候，确认了左右无人，轻松地进入一种茫然。

金色的物体，是说表面反射较多金色的光的物体，但并不包括那些反射较少的光的，语言在这里有点自相矛盾，因为语言是金色的。

包含同样韵母的字，被不同的人说出来，变得好像是完全不同的字，尽管那些韵母还是相同，甚至，尽管那些字本来是同样的字。

一个人在他摔倒的地方爬起来，他本来可以趴在那里，多趴一会儿，然后坐起来，再然后站起来，但他终究还是会爬起来，他们总是这样。

### 010

在死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一个人可能会特别容易看见别人的影子，但如果是冬天，或者住在太阳光微弱的地方，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电池滚落在陶瓷碗里的声音，和雨滴打在向日葵叶子上的声音，正好是搭配的。

有一种用来防盗的设计，可以避免别人顺手拿走家里的窗帘，据说已经得到了专利权，最近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这件事。

戴着耳机刷牙的话，可以思考一下其他的戴着耳机刷牙的人，如果有必要，可以刷两次牙。





### 011

比起胖人来说，瘦小的人坐着的姿势更接近于坐着，倒不是说胖人因为胖而不能全然地弯曲和折叠自己的身体，而是因为瘦人的目光也变得隐蔽，有着更多的角度。

地心引力在冰岛那样的地方也是存在的。在野外抽烟的话，烟灰也会落向地面。

摩托车停放的技巧很多，但不外乎两大类。但人们总会提出不同的、自己的那两类，这是分类学自身的问题。分类学的是有问题的。

吃方便面的时候把窗帘拉起来，会有种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是时间变慢了，接下来，面汤也不再变冷，这就是逻辑。

### 012

“人和人之间已经变得陌生”。这个说法在数学里就是“ $a$ 和 $a$ 是彼此独立的”。事实上在数学里他们说“ $a$ 和 $a1$ 是两个不同的项”。他们明知道数学是错的。

正在睡觉的动物散发出缓慢的光，可能比光速还要慢一点。这取决于它们的体温和心跳。

一些画家在饭馆里聚餐，其他人有权围着他们看。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突然响起的冰箱压缩机的声音让洗衣机停了下来。

### 013

发热的东西，比如手机，会使周围的空气变得不稳定，但超过一定的限度之后，空气自己也开始发热，那么就只剩下人的感觉变得要么不稳定，要么稳定，这是由人自己来决定的。

那些没有去过卢浮宫的人，很难想象在里面吃鸡翅的情形，但只要去过，就更难以想象，应该说就失去了这样的想象力。连韩国人也不例外。



用针刺穿某件东西的时候，应该先确认那是不是一件东西，有时候两件，甚至三件东西会以一件东西的形式呈现，有时候连针也会这样。

晒干了的大白菜闻起来有种政治性的气味。这个话题不便展开。不过，谈论其他的大白菜就没有问题。

#### 014

仔细观察楼群之间的树木，尽可能数清楚那些树叶的数量，并且给它们归类：可数的、不可数的、可见的、不可见的、可以预测的、想象中的……这样做一个星期之后再说吧。

没有去过沙漠的话，不应该再拿沙漠开玩笑了。沙漠是一个巨大的笑话。

雷声太大的话，可以试试做眼保健操。很多人都这样做了，但奇怪的是这些人没有告诉别人。

以下这些事情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做两遍：从一堆大豆壳中检出一片锡纸来；用一把过于大的勺子吃咖喱；给朋友写信息的时候使用分号。

#### 015

椭圆形的物体和方形的物体摆在一起，几乎反射着同样的阳光，很可能是出于许多人的共同的意志，也就是说一种几乎可以称之为有意为之的主动的选择，尽管这还不够主动。

每天傍晚按时经过同一道小坡的自行车，闻起来有种樱桃的味道。到了冬天，就是进口樱桃的味道。

有些食物的名字听起来像是咒语，有些食物的名字本身就是咒语，的确，所有的咒语都已经在人的口中了。

剪指甲的动作可以尽量规律一些，不管是用指甲刀还是普通的剪子，也不管是蹲着还是坐着，不管什么时候，所有的规律都在显现。



### 016

不穿内裤的人要比别人想象的更焦虑一些。

与其连续抽几口烟然后把烟头弹出去，不如只抽一口然后松手让整根烟掉在自己的鞋上。

灰尘并不只是落下来并且积累得越来越多，它也会变成别的物质，琥珀只是其中的一种。

鸽子也会得偏头疼，尽管它们的头比较小。

### 017

看电影的时候，如果墙边的帘子在动，那大概是有风吹进来了。

价格偏高的铁锅敲起来会非常响，敲得越用力就越响，持续敲下去的话会发出硬币在耳边撞击的声音。

快要睡着但又不想睡着的话，可以找一株芭蕉盯着看，试着把倦意转移到叶子上去，这样做即使不成功也是有意义的。

在上市公司担任主要职务的人全部来自同一家公司，他们被统一派遣出去，类似于保安公司提供的安保服务。目前这家公司还没有上市。

### 018

端着水杯从楼上往下看，下边就平静得像一个人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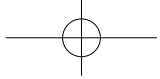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空着的书架里产生了一些短促的回声，附近的天气也受到了影响，从风水的角度来看，这是连古代作家的鬼魂也会迷路的地方。

有的人的头发是深蓝色的，尽管颜色很深，但还是可以轻易地和黑色、白色、金色等等区别开来，这些头发的数量都是单数。

南瓜的尺寸总是比南瓜籽大。冬瓜也是这样。

### 019

洗碗机里不可能住着妖精，或者任何一种科学暂时不打算解释的东



西，它们在洗衣机里，而且现在就可以解释。

邻居吵架的原因总是一样的，不管是哪一边的邻居，除非他们不吵架。

法兰克福机场的几间祈祷室里放着不同牌子的电风扇。

在夏天被人紧紧抱住的时候，闻到的是自己的汗味。

## 020

洗衣机里的衣服是约翰的，洗好了的衣服是约翰逊的。洗衣机是约翰尼的。那么又是谁发明了洗衣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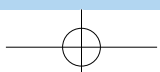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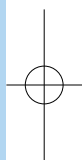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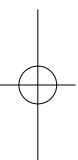
年轻人容易在空旷的地方捡到钱。次数一多就会产生“要钱有什么用？”的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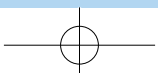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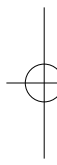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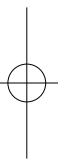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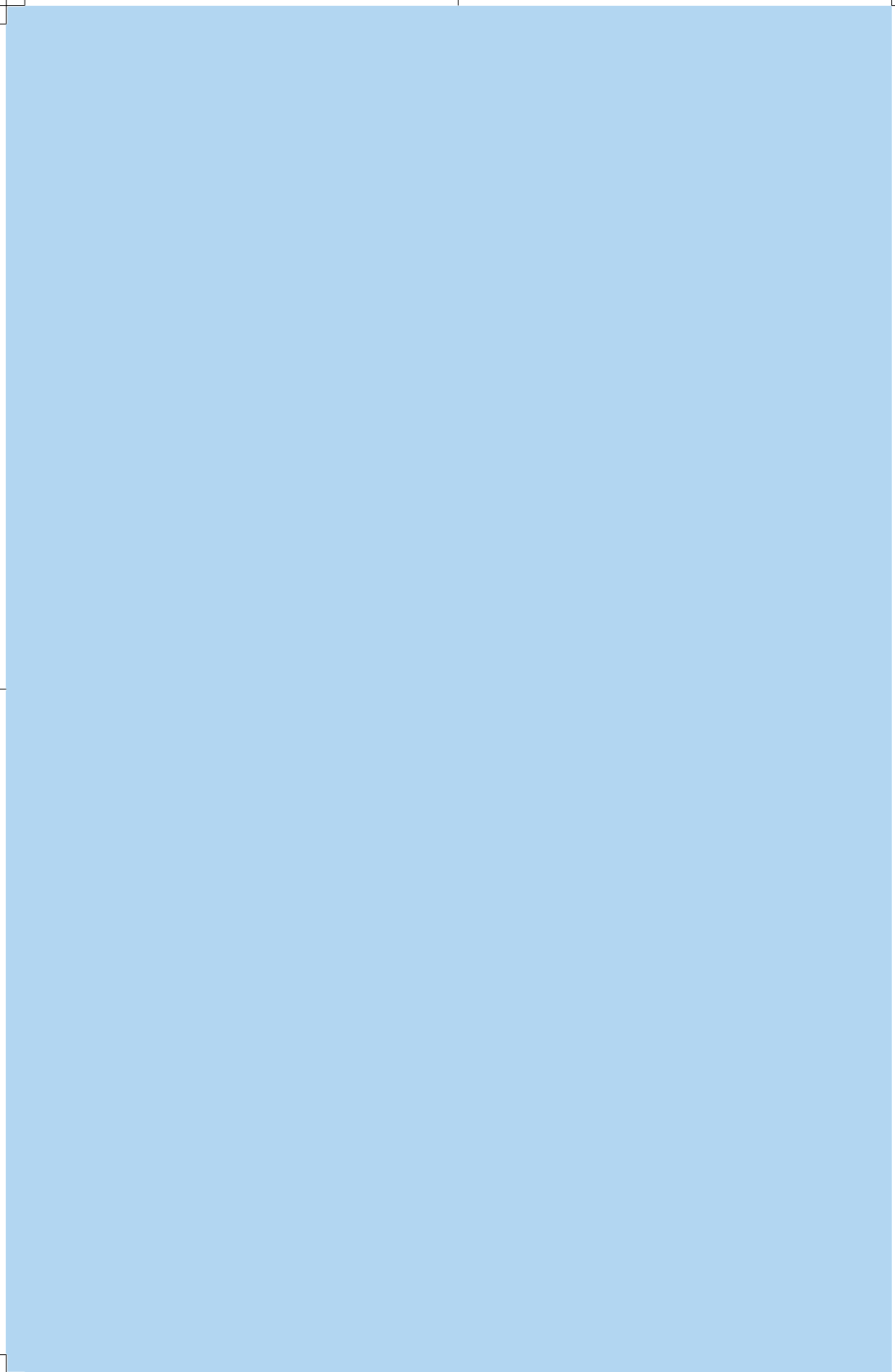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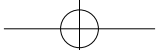
因为吸收了大量的振动，生长在铁路边的野草会以为自己在旅行，以至于开始分泌防晒霜。

今天和明天的区别之一是，今天是不可数的。



今日写作







## 梦日记

胡晓江

### 关于妒忌的梦境

梦到自己 and 女伴，到一个对方认识的朋友o的住处聚会，o和我的女伴似乎关系不错，跟我却不太熟悉，只是互有耳闻。o住在一个旅馆似的小房间，有些昏暗，电视挂在房间的斜上角，我们和o以及他的女伴四人一起看带回的碟片，随意地坐在房间的床和地板上。可能有些热，大家很自然开始脱掉一些衣服，当我们还穿着内衣的时候，o已经一丝不挂，我看到他翘起的器官，有些惊骇的长到了一尺多长。我的女伴正趴在他的胸口，在这个亲热的聚会里，算是很正常的亲昵。这时我开始觉得很不自在，抑制不住的难受。对方的女伴端着果盘自隔间出来，也脱掉了上衣，露出两个苹果一样的乳房。

在梦里我对自己说，这合乎我的原则，符合我对男女之事的理解，每个人都该绝对独立，不需要忠诚这么狭隘的东西，即使是我的女伴和对方当面XX，也是正常可以接受的。但我没法实际面对这个，被心头的妒忌打倒了(或许还有对方尺寸的因素)，就谎称自己有事情需要先行离开。仿佛梦把这个考验放到了我的面前，而我不能违背自己的理念，因此我不能生气，也不该要求女伴离开，所以我就自己离开了，这个梦就到我沉默的系鞋带为止。

记于2010年



## 金吉尔和村上春树

梦到我和女友，此前好像是经过了什么和父母有关的烦心事，对方家长不愿意我们来往之类，或者指向婚姻的僵局，也许是在外地旅馆下榻，我小腹有积蓄已久的欲望，但还是带她走出房间打算先稍微转转。

我们的房间在三楼，是秩序井然但有点老气的很大的宾馆房间，出门就有让人皱眉头的难闻烟雾，似乎是一个过厅，我们有认识的朋友在这里待着，是女友的女性朋友，似乎有比较小只的印象，她和自己面目模糊的男性友人正躺在那儿，也许吧，像流浪汉一样驻扎在这个很大的过厅里。这种感觉我们不太喜欢，尤其是女友，于是我们去底层，其他楼层仿佛正在承受我上一个梦的余波，依然是一种水淹没着由浅滩连贯的岛屿的状况，那个梦里大约有白色的狗，还有学校课桌，各种杂乱无章的意象，我忤逆了老师，或者替代了老师，由好多分身执行着某种意志，在各个角落的海水里，行舟上，变幻不定，总之那不是能待着的楼层，我和女友决定返回房间。

不知为何，也许是我看到了传单，或者我本来就知道，在二层楼道尽头，可以看到一个脱衣舞女的排演厅，里面有不少光溜溜的女人，我在上楼梯时想到这件事，一眼望去，因为楼板挡住只能远远看到一些大腿，但这表示那个地方确实存在。我提议女友去看看，隐含着某种助兴意味，女友态度模糊，略有排斥但也不十分反对，我们过去，并没有留下很香艳的女体印象，有个舞女注意到我们，她脑袋略有些方正，短发，鼻子向下勾，却不是俊逸的鹰钩鼻，而是有些咧开的，不怎么体面的宽鼻，她对我女友很感兴趣，注意到她圆润的身体，目光交汇时就黏住了，好像要亲吻到她，我们看到舞女们懒散而不性感的模样，失去了进一步了解的愿望，就离开返回自己的房间，那个女人却跟了上来。

我们经过三楼那个陈旧古板还笼罩着烟雾的过厅，急于回到自己的房间，那里好像更安全更熟悉，而且陈设更接近我们的生活，是比家更





便捷(毕竟是宾馆嘛)的类似家的存在,不经意就被这个女人跟进了门,她要求参与我们的性爱,上前要吻我的女友,女友有些抗拒,她对女人应该没有很大兴趣,我却觉得那个想象中的热吻有些撩人,心思有点活络,然而女人侵略感十足的身体语言又令我感觉不适,这使我想起自己对这个群体的理解,似乎脱衣舞女们是个更喜欢女人的女性团体,她们迷恋性的欢愉,彼此之间有一种叫金吉尔的感应力,一个人和别人亲吻或做爱,就像在所有人脑中过了电影一样,香艳人人有份。我仿佛感受到舌头甜美的搅动,有一些盼着对方可以撩拨自己女友的期待,但更难忍受这种对隐私的侵犯,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对方也没有对我可以做什么有所表示,让我对她不太高的性趣变得更低。

我试图阻止她,和女友一起要把她赶出房间,她这时开始表示我可以参与,似乎有可以操她的表示,虽然这是新鲜的,但因为金吉尔的存在,也因为她并不性感,我仍然执意要把她推出房间,她的皮肤起皱,松弛,背部的骨骼突出,我甚至关注不到她的裸露,而只是感觉到她看似年轻的外貌也是假的,她是一个性方面试图掠夺他人的强盗,我们把她推出门,但那个门似乎是难以锁上的,前方还挡着什么半人高的阻挡物,形成两条短短的夹道,我们在其中一条推搡。

这时,门外那个面目含糊的男人(女友的女性朋友的男性友人)从另一条绕过来帮助我,他似乎居然是我的挚友,当然现实中并不存在,他穿着白色的衣服,比我高大厚实一些,有些可靠感,对我的女友十分尊重,保持着距离,他和我一起把舞女成功推搡开,但舞女并不放弃,像巫婆一样诅咒,我急于回到房间和女友做爱,却发现门的上方是开敞的,她几乎还是可以从上方翻起来,这简直难以防御,此时我忽然想到,何不邀请这位挚友一起加入呢,他也在屋里的话,那个女巫是无法再次侵入的,而且我为这个想法感到兴奋。

于是我就提出了这样的邀请,女友有些抗拒,但我也感觉她内心是动摇且有点愿意的,于是就和那个男人一起关上了门,这个白衣挚友在



梦里的名字叫村上春树，当然那是一种模糊的感受，或许他只是和村上春树这个作家存在某种联系，比如他似乎正是我女友的同事，还稍微上级一些，他有些含蓄和客气，仿佛要推脱，但并不是对女友圆润的身体无感，就这样被我们一起卷进了性事，女友被我摸着乳房，我让他把手伸到下面的内裤里去扣摸，此时已经无可挽回，再无退路了，我们俩就在两边夹着女友，就在门口，仿佛可以堵着门那样，果然先前那个舞女再无声息，应该是不会再进来了。

白衣朋友和我女友的互动是生涩的，始终需要我的牵引，女友似乎一直无法投入，对这个艳事处于既被吸引又无法投入的状态，她不停说啊不该这样，这以后还怎么相处，在男人抚摸她下体，可能已经探入手指时依然保持着未被攻破的矜持，说着一些本来我们还可以正经相处，还能相互开玩笑，总之那是一种没有压力的友好人际关系的描述吧，现在可怎么办之类。

我因为妒忌而感到兴奋，但又因为女友不够投入感到不安，想加快这个进程，一方面自己的欲望需要宣泄，另一方面也希望女友能享受这个额外的助力，我想在自己插入之前，先看到朋友的插入，那会令我更兴奋，也许也可以让女友彻底放松，卸下装备，她虽然已经完全赤裸，但社会人的外衣依然牢牢包裹着精神。

于是我提议了，朋友终于做了相对主动的事，女友正抬起屁股岔开腿，对着我，他则面向我，这个角度是无法插入的，但他插入了，却是他的大脚趾，他哈哈笑仿佛这个行为有趣，我赶紧制止他，说这太脏了，还是用那个吧，我看到他的生殖器和皮肤或衣服一样也是白皙的，有些肿胀，看着比我大一些，但也没有特别大，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于是伸手拽，不知为何他的生殖器前段是很细的仿佛筷子的一截，还长着手一样的指甲，我拽着它要插入，却还做不到，于是用嘴帮他湿润和套弄，生殖器的后端变得很长，前段依然是古怪的细细的筷子手指形状，朋友表示这很不适，他不习惯男人的口，好像都会长疹子一样的古怪感，这



时，我仿佛是感觉那种无缝隙的合谋并不真的成立，他变得更遥远，是一个瓜分女友身体的外人，妒忌逐渐比兴奋更占据了上风，然后我就在清晨的昏暗中醒来了。

记于2020年

### 关于沙穴的梦境

我在家睡觉，女朋友出门估计上班去了，a就来了，在我床边几个方向上绕着床和我对话，大概是一次倾谈，态度是硬的，但大概是表示以我为理由获得了家人对离婚的支持，大概是想跟我试试的类似意思，表示某种好感，但态度的硬依然令我不适，手又是像一种亲近的抓挠，我有一点点希望她继续，感觉到自己下体贴着床的存在感，但确实没有感觉到欲望，没有更多反应，相反觉得有些担忧和困扰，还有一些厌倦。

谈话过程中，我注意到a的下身是光光的，定睛一看居然没穿裤子，以一个岔开腿的姿势，悬空在我躺着的身体上方，我看到很稀疏的毛和完全空空如也的私处，几乎是平平的什么都没有，只是像呼吸一样起褶皱，就像反复塌陷又愈合的沙洞，就是那种表面平平的沙滩，藏着一个海洋生物所在的沙洞，忽然以起皱的方式向内塌陷，仿佛有一种向内的吸力，周围的细沙不断向坑内填去，洞穴还没有真正显露出来，就像倒放一样，沙洞再次自动填满，一次呼吸完成，沙滩的表面又恢复了平坦。

a注意到我看到了，或者这就是她原本的意图，她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超畸形的。我也许在想，这样的话，不穿裤子都没关系呀。我们的关系似乎因此更近了一些，大概是这时，或者更晚，门口忽然有转动钥匙的声音，女朋友回来了，原来不是上班，而可能是买菜去了，a



飞速向后退几步在床边站好，也许穿了裙子或者什么上摆挺长的衣服，总之她应该是迅速着装整齐了，我因为慌张完全顾不上看她是否到位，只能接着躺，或者我也没有很慌张，总之我维持着没有变化的某种坦然，虽然这坦然从她来的最初开始，就是一种表演。我又担心女友过于不修边幅，被a怀着嘲讽的心情观察到，继续成为她贬损我的理由。这时，a已经在客厅和女友快速攀谈起来，叽叽喳喳语速很快的江浙口音，迅速进入了安全环节，似乎和中午吃什么有关，我相信她有这种处理事情的能力，或者说这也和我表现出来的坦然有关。

记于 2020 年

## 毛球和林肯

开始的时候似乎和g有些拌嘴，但我们似乎并不在一起，只是忽然处在了同一个空间，我似乎成了两个，g埋怨说两个我都不是实体，但我说我是，因为可以被触及，然后真的两个我都能触及（拥抱）到她，这时好像又是她前来看我，有种无法相信的惊喜感。

她竟然带来了毛球（猫），我高兴之余，又明白这一切不可信，心里微沉，因为我知道毛球无论如何是无法带来的。这时我抱起毛球，肆意揉捏，因为很喜欢这团毛茸茸的东西，于是就拼命地抱它，它就是一个温暖的毛球，小小的，爪子尖细软软的没有伤害力，我在梦中拼命过瘾。这时似乎摸到了它接近乳头的位置，我问这会有反应么，g说是有一点的。于是我在那里稍稍搓动，感觉到了乳头，毛球渐渐有了一丝挣脱之意，但并不坚决。

这时，就好像我和g只要想念就出现在一起的身体一样，我们谈过去的她的某前男友也正立在我们的面前，像个模型一样一动不动，我想



到什么，就恶作剧地抬起他的一只脚，将他的裤子褪下，把毛球递到他的鸡巴前(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但内裤绷在两腿间，无法完全褪下，我将之别在鸡巴的上或者下，都仍然不得要领，于是就试图将他的内裤完全脱下来，他居然可以调整脚的位置配合我，我小心地这么做，似乎是怕他醒来一样。

接着我和g开始就他的事情讨论，他好像很自然地成了一个实在的而非想象中的人，他长得有点土气，略略有些失望于g的品味但似乎感到他有些特殊的魅力。g说我的鸡巴好过于他，似乎是为了确认此事，我伸手过去，他配合地挺立起鸡巴，大小适中，也许和我相差不大，但似乎略粗，我摸着觉得坚硬无比，在他的腹股沟一侧，我感到一个突出的奇怪骨头，瞬间想到色情小说中狗的蝴蝶骨，横着几乎有大半根筷子那么宽，如果这部分也要进入阴道未免太可怕了吧。

似乎感受到我的疑虑，他从另一侧腹股沟忽然掏出了一块带皮套的生肋排，解释说做爱的时候，会在另一端也模拟一块相应的骨头，这样就可以抵住对方，不至于疼痛，不至于插进来。因为对方是自想象中来，所以只要愿意就可以出现他和g做爱的场面来解决这样的好奇，但我显然出于妒忌不愿意这么做。

g让我拿出来比比，但我又有些不自信，婉言拒绝，却伸手去抓他的，试图估测一下避免丢人，但我又摸到坚硬无比的东西，另外在鸡巴的两侧露出金属小棍头，我发现他好像入珠一样在鸡巴的表皮下嵌入了一个十字形的金属棍，他解释说当年在宿舍比鸡巴时安上的，我问是比输了所以……他说对，这时候我既觉得惊人竟然又稍稍有些羡慕，不知道是羡慕这种坦荡的宿舍关系，还是羡慕他植入一体的勇猛手段。

这时g似乎表达对这个十字架不怎么欣赏，他竟然一把扯下来，鸡巴仍然挺立着渗出血来，他说一周就好了，似乎言下之意他还会在此停留两三周，可和g再做爱一样。我觉得吃惊于他对g的好，自愧不如，竟然一句话就扯下了嵌入鸡巴表皮的金属十字棍，这时撕下来的表皮掉



在我的脚背上，因为血而湿黏，我似乎感到一阵代替对方或感同身受的钻心的痛从我的脚背传来。

这时房屋的门口贴了什么东西，我的住所忽然成了一个正在办公的地方（这个场景似乎梦开始就这样，从我抱毛球和脱对方裤子的时候就这样），有个很大的长桌子，可坐不少人，我忽然距离桌子有一些距离，远远的g坐在桌前，有个酷似林肯的人，极具魅力，正在开会，发表讲演，不知道是否和刚才的事有关，但我显然又令g感到难受了，我远远看到g拿着一个金属的银色物体抵住了自己的下巴，我感到惊恐，不知为何立刻觉察这是自尽的手枪抵在喉头，我毫不迟疑也抓起一把银色的手枪冲过去制止她，但发现好像只是一个类似话筒的银色物体，这时我仍然感到后怕，为了缓和气氛我故意开玩笑，掩饰自己因误解引起的尴尬，我拿枪抵住旁边林肯的后脑，似乎是为了解释用枪比画这种危险的动作不算什么。

林肯的几个拥趸正虔诚地听他讲演，但我知道这个发生在我家的讲演纯粹是为我而设立。这时林肯的脑后好像长了眼睛，他忽然闭嘴不说了，说不清是伤心还是遗憾地表示不会再来了，因为我太不专心。我赶忙去安慰他，试图努力回忆，想复述他说的话证明自己并未走神，却发现难以做到，只有只言片语在我的大脑里稍作停留。于是我开始拥抱抚摸他，他是极具男子气和魅力的，我的抚摸既像讨好又像亲近，因为他的形象而显得毫不猥亵，抚摸中我感到他似乎就像毛球一样。

记于 2011 年

## 去往 2006 年的梦中世界

如果能回到 2006 年，那时也有审查（在这则梦里有所体现），但还



是梦开始不久的年份，至少上网没这么危险，现实没这么混乱。

那时我还住在类似下町的地方，自家电表在楼下，被锁进了一楼住户违章搭建的防盗门里，为了占楼道面积，但他们又基本不住这。每到夏天常常跳闸，下楼敲门无人应，我只能请电工师傅来维修同时请锁匠师傅来开门，开锁每次要50元，锁匠每次都能把那个防盗门的锁完好无损打开，弄不坏这该死的铁门。水表还是公用水表，除了自家水费，得和所有单元住户均摊陈旧管道不知何处漏水产生的费用，大家轮流收水费算账，带着本子零钱和计算器，挨家挨户敲门，也会轮到我，是又麻烦又好玩的差事，因为记账和找零都颇为烦琐，不可能站在门口完成，通常会进屋小坐，可以窥探他人的生活。

住得很糟糕，位于一栋L型居民楼的北侧，房间只有朝东的阳台和一扇朝东两扇朝北的窗户，而东面还有一排居民楼挡着，每天日晒的时间很短，但我也常常晨昏倒置。那时在夜里，我一个人的时候还能关着灯开着门睡觉，但逐渐就不行了。黑暗中我看到衣柜的镜子像棺木一样打开，里面有苍白的人在看着我，也可能是高度散光，导致我总是看见房间里黑影晃动，向我靠近，被子上的褶皱像海浪一样起伏，使劲盯着看也无法平息。

再不就是失窃过一次之后，或许更早时，就开始常做有人侵入家中的梦，安全感减少，伴随着梦魇增加，渐渐需要开着收音机睡，但那也不够，后来一个人的时候，就必须开着灯，再用手机听点什么，并且把房门牢牢反锁才行，这个惯性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和当时的女友最快乐的事，似乎是傍晚去附近的江边或者河边散步，那里要经过一片荒凉的风光，穿过一座桥的桥下，到达有不少遛狗人聚集的一小块空地。还有附近开到很晚的小超市门口，做铁板鱿鱼串的本地人，蒜香腾腾，酱料也很是美味，有段时间不见了，换了新疆女人烤羊肉串，那个烤鱿鱼的很久没来，再见到时说被新疆人打了，总之有段时间不敢来。



对了，那时我还有一个沙发，努力回想，我不记得沙发摆在哪里了，客厅是很小的过厅，应该摆不下才对，房间的四边都有家具，这个沙发究竟是摆在哪里的呢？无论是什么样的往昔，回想起来都是梦的味道。

### 关于重复的梦境

在沙发上睡着，醒来已经半夜，几乎梦到奔走和搏斗了整晚，而且似乎都是曾在以前梦中发生过的事件，过程中因为重复感而更加疲惫。

首先是我和某熟人m的一次奇怪恋爱，似乎是因为她写了什么小说，我根据此小说创作了一段故事，应该仅仅是论坛式的接龙故事吧，似乎是手写的稿子，又似乎是正在亲历亲为的表演。以往的经验也会常有这样的情况，梦里正在发生的事，自己忽然变为观众，原来是一段电视剧或者文字故事，具象和抽象间似乎没有明显的界限，随时带入和抽离。

但这个梦境有重复感，似乎是梦中的过去我曾写过这样的故事，不知为何再次提笔来追忆，因为思维和感触接近，自己也知道正写成以前那样的故事，这重复循着某种必然深入。同时我也在亲自演绎，但这演绎似乎也曾发生过，在朋友m为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选择主角的时候，忽然发现身边的人合适，在那时我变成一个长着韩国式苦相的男人，或者说我不是他，因为我能清晰地看着他，同时又能直接体会他的部分内在感受。

这个双重(创作以及演绎)的重复感受不知道是否是错觉，也就是说，并不是以前的梦境曾发生过，令我在这个梦境中记忆起，而仅仅是这个梦本身，在单一时态中关于重复的错觉。

然后我能回忆起这个梦境的若干具体细节，我和朋友m并不来电，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段表演。其核心的感人情节在，我驾车(现实中我不会开车)去某个巷子的理发厅，去为她(女主角m)取几本书，其疯狂和





卖命来得毫无理由，我开车横冲直撞，但因为自己的蹩脚技术不断受阻，最后仅仅我拿着书走出店，迎面就遇到我那徒步而来的朋友m。随后我怀着失落离开，明白这仅仅是煽情的开端，这番表现根据剧情将在m的心中萌芽，只是作为角色我已经知道结局才能表现得这么义无反顾。

关于小巷中的理发店，本来我担忧自己会迷失方向，但似乎是因为新年将至，巷内的大部分小店都关张着，甚至巷子被一个关闭的店铺横截了，变得很短。于是我轻易找到了m落下书的理发店。似乎是夜晚，一些还开着的小店显然是色情场所，各自站着赤裸的年轻女人招揽生意，她们阴唇上穿了闪烁的环，十分美丽和醒目。

那些关着的小店我在梦中也给出了解释，原来新年将至，人们都去马路狂欢了，我的另一个分身收看了这场直播，我看到在狂欢队列的最前面，不断有赤裸的女人类似运动员进场那样翻跟斗前进（也许更像马戏表演），翻完跟斗以后她们才纷纷穿上衣服，我一面惊诧电视台的尺度已经如此之宽，一面注意到翻跟斗它只给了远景，白花花的裸体到近景就已经穿上衣服了，显然是剪接过的。

关于取书我同时又产生了意象叠加的另一个情节，似乎那不是个理发店，而是一个书的摊位，那里同时有m的小说，和根据m的小说一年一度的征文，我想我的剧本也混杂在其中（就是正在演绎中的）。我迫切地想要找到它，看看当时的构想和现在有什么细微的不同，我知道它们应该是重复相似的，找到它，我对现在尚未推算完成的结局部分就不会感到费力了。

在书摊女友催促我离去，很自然过渡到了下一段梦境，我们回到家，有两个人闯入（其一持枪）来杀我们。这段梦境仍然曾发生，我知道最终他们失败了，但需要经过漫长的打斗，于是接下来的整晚，我都在和他们进行漫长疲惫的搏斗，而这搏斗的每一点细节，几乎都似曾相识，因而感觉厌倦。这个感受现在令我想到《乔乔奇妙冒险》里的死神十三，在梦中的记忆只存在于梦中，多半醒来就忘记了，入梦却又再记起。



我操起室内每一件可以拿起的器具，在搏斗中打得粉碎，房间渐渐变得空旷，最后我试图用厨房的刀具结束战斗，一个笨拙些的歹徒没有造成什么威胁，昏倒在另一个房间，另一个则很难对付，幸亏他的手枪在击碎了我许多器具后被打落。此时他正头抵着厨房门被我压倒，却忽然反手揪住我令我无法动弹，一面伸手够着了先前落地的手枪。于是我大声呼救，女友却不知在厨房干什么，反而很小女人地惊叫说，洗手池里有蜘蛛。

我被手枪逼住，似乎已经没有活路，此时却有蜘蛛从厨房门的格栅爬过来，正好落在杀手的脸上，原来女友费了不少劲把毒蜘蛛引到这儿，这蜘蛛似乎是以前在家中走失的，一直很担心它隐藏在何处酝酿毒液，这时凑巧出现救了命。杀手被噬咬之后几乎融化，似乎又蜕成了幼儿，因为再无危害，我们就由那个笨拙些的杀手将他带走了。我将手枪留下防身，却总觉得这东西有随时爆破的危险，似乎不宜放在床头。随着手枪留下的是保养手枪用的一大袋油，女友把油小心地倒在厨房的地上，油就顺着地上的裂纹渗入不见。我拿着手枪总觉得危险和烫手，就将它丢进水池，只听到砰的一声，莫非是走火了，她却解释说这是火药遇到水的声音。

因为在沙发上睡着，电脑没关，期间不断醒来又睡去，于是每次浅睡就梦到起身坐到电脑前，这个梦境倒是真的在不断重复，等我真的醒来，有那么一会儿，感到不知是梦境还是现实的模棱和奇妙。

记于 2006 年

## 去往 2006 年的梦中世界之二

大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睡眠发生问题，简而言之，一个人睡



觉时必须锁好门，室内没有看不见的角落，开着灯，开着声音，不能是音乐或视频，必须是电视、电台或直播，总之是能让我意识到此刻还有他人醒着的那种。

这种状况似乎是从害怕黑暗开始，和高度近视加散光的视力有关，黑暗中睁开眼睛，影子都是蠕动的活物，或者是梦魇带来的恐惧感，把我和小时候那个看完《画皮》的夜晚连接了起来。

那时我和我的外婆住在一个名为石港的小镇，她是从小带我的人，我一直喊她奶奶，我们住在一座桥边上的平房，没有关于外公的记忆，父母也不出现，房屋构造也许是掺了砖头的土墙，十分简陋。屋外堆放着柴火，和外婆找木匠为我制作的刀枪斧钺之类的古代兵器，那是我最爱耍的。屋外向左不远似乎有个宽敞富裕的人家，和面街开门的平房不同，他家的门退在里面，门前还铺了一段小路，路边种着小片竹子，据说里面有蛇，或许还真看到过蛇，总之那片竹林虽然很浅，却稍微有些可怕。

顺着河坡台阶下去，就到了河边，外婆洗衣服时我也在河边玩耍，似乎有那么一个印象，自己在水里仰着脸，透过清澈的水流看到晃动的人影，和喧哗的人声隔绝，直到被拽出水面，但这疑似落水的记忆未必是真实的。我还记得桥前的大路上，卡车迎面驶来，我恰好及时趴下，车底从头顶经过，我在尘土飞扬中安然无恙，这更不真实，那年头小镇车辆不多，或许这是我看到来往车辆，总觉得趴下是一种极好的避让方式，迷思所致的想象。

小镇还有一家剧院，或许只去过一次，那晚看完《画皮》回家，我和外婆坐在外屋昏暗的桌边，点着煤油灯，或是那种从上面垂下一根电线连着的灯泡，白天都觉得低矮的房间，此时更是四壁压人，就连屋顶似乎都更近了，右侧里屋没有门，黑洞洞的，拐进去好几步才能走到床，那是我第一次对睡觉的地方如此害怕。



## 关于纪念的梦境

天近亮了才上床，长期困扰的梦魇又出现了，大脑疲惫却顽抗着不肯入睡，每每身体先于意识沉睡，又因为四肢无法动弹的恐惧，挣扎着强迫醒来，这情形很像意志对意识的谋杀。打开灯还是不行，感到有人在上方压迫，或是自己更清晰地注视着自己的双手，却无法控制抬起来。其实这时未必是真的睁眼了，至少我无法证实，也可能仅仅是浅梦的错觉。

最后起身拉开窗帘，光线已经有些白亮，伴着嘈杂的人声带来俗世的安全感。这才安然睡去，接着赏赐一般，做了很奇妙和享受的梦境。

似乎是一个剑客，为守护挚爱的人迎击来自世界的同行和魔物。开场甜蜜而危险，又好像孩童的依恋一样纯粹，对方身份特殊，游离在男女之间，本质居然是男人，我在梦中觉得不妥但还是深具勇气地认可了，或者她对我而言仍然是女性？我们裹在毯子里相互了解，在必将告别的宿命中缠缱直到分离。

然而激起各方的敌视和反对，从已方的朋友开始，和我在寄居的场所前搏斗，虽然仅仅点到为止，却让我感到主动迎击的必要，于是出发在敌人的必经之路守候。看到前来的敌人越来越强，虽然梦中我的技艺出类拔萃，却仍然只能以一敌一。最新的几个魔物经过，我感到危险迫近，队伍末尾的一个具有庞大的身躯，形体却始终不确定的闪烁，吐着羽毛一样的光焰。当它白色诡异的身躯进入必经之门时，没有弯身，而是直接透了过去，似乎墙壁不能给它任何阻碍。这个怪物让我感到尤其危险，贴在侧墙大气不敢喘一口，竟由得它们经过了。一面又感到眼界的刺激和遭遇强敌的兴奋。

因为我寄居的地方也有强大的魔物驻扎，为了它自己的领地尊严会主动防御，于是我决定去某处临时打磨技艺，似乎是速成。当我返回时果然双方还在叫阵，我的技艺已经上了台阶，身体好像水一样流动，直接从缝隙渗入内部增援。身份特殊的爱人早已离去，似乎围攻仅仅是为



了摧毁爱情的纪念，经过难以记起的奇妙过程，危机似乎是化解了。

我在记录的企图中醒来，和以前的某个时期一样，那时我记录梦境上瘾，总在梦里不得安宁，有点有趣的体验，只要意识到是梦境，就要努力地记下来。这样在醒来之前的大段时间，我总是反复梦到自己已醒来，正挣扎着记录。这样唯恐错过灵光的不平常心，反而让我的记录疲惫而困难。什么时候改变的呢，似乎是我意识到梦境的重复性。很多梦境的感受是类似的，可以反复造访和揣摩，不用焦虑于一时。此后我就懒了很多，在梦中挣扎记录的情景也消失了，多数时候甚至醒来清晰地记得，也不急于记录。直到它们在我头脑中盘亘数日，着陆的必要一再迫近，才落笔。

然而对美梦我仍然企图占有，所以我醒来，取出本子和笔，一面又极困倦。在床上坐了一会儿，记忆还比较清晰，有很多让人疲劳的曲折，但感受的奇妙之处却已经流失，于是我判断即使努力，精妙之处也无从捕捉，就安心撂下本子接着睡。现在自然醒，写下以上的记录，虽然更残片，旨在记录一些零星。

在前段梦境的末尾，或者是再次入睡后的延续梦境，对特殊爱人的纪念好像成了一盘菜。这是梦境之中常有的，具象和抽象间的轻易跨越。似乎是常吃到的青椒肉丝，趁着没有变质我热来吃了，还能给下一顿留点，释然。

记于2006年

## 新疆的浪漫

我梦到某种原因自己想去新疆，出于见网友的目的还是其他，总之是和一位大约叫朗格尔的网友有关——几分钟后忽然就记不住这个名字



了，她似乎又有一个叫王猛的当地人男友，总之我询问身边的朋友，还有网络上的群友，似乎没有人去过南疆这个地方，只知道极其寒冷，但又并不是东北，居然没有人真的有去过那里的经验，对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来讲很奇怪。我带着某种流落与放浪的企图，似乎期待着那个极冷之地和她发生某种浪漫，或者说仅仅是有此预备，不打算排斥发生什么，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准备什么行李，对此很茫然。

我家隔壁推开门好像就是一个警察局，那又好像是和人的排泄有关，就像我家的卫生间一样，他们的办公桌前地板上有一个大洞，下面是粪池。我之前自己查询过地图，确认南边是一大片阴蓝色的山脉，在地图上几乎快要连绵到一起，我仿佛坐上了呼啸向南国极冷之地而去的列车，总之那是可以到达的地方，但不知道为什么充满了神秘色彩。警察为我查询，我惊异地发现，地图上占据了国家几乎三分之一的辽阔地带，警察查阅出来的居民信息却是带头像的资料，字还很大，一页上就只能显示几个人的样子，这样能查完吗，虽然我有这样的疑惑，但实际上翻查过程中我发现，竟然每个地区只住着几个人，有那么少吗，那么巨大的南疆，就这样随便翻几页就能找到我网友的信息吗，居然真的找到了，却是王猛的名字，那个头像在不知是屏幕还是纸面的上面泛着某种活络，似乎并不是静态的，当它静止时有点像一个男人，但随后我发现那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的颇有魅力的女性，警察说这个就是王猛，原来我弄错了，那个不知是叫腾格尔还是郎格尔的家伙才是她的当地男友。总之，那一大片辽阔之地，竟然是如此人迹罕至，也就是说一旦在里面待住，方圆几千公里也许都没有人烟，一个小小的房子携带着一丝内部的热气，就这样被流放在那么酷寒荒芜之地，我感受非常特别，好像某种浪漫，去往南疆的念头更坚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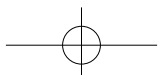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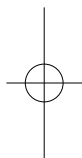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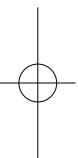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我坐在警察办公桌前的大洞边缘思考，父亲从门外探头进来关切我关于去南疆的事，我有点恼火，让他不要随便打开房门，他探了一下头又缩了回去，我坐在那个地板的大洞边缘，裤子是褪到大腿根的，我



今日写作 257

看到自己冻成淡蓝色的龟头，感到羞惭希望它没被人看到。地板有些滑，我不受控地滑动，双脚踩到了地板下的粪池，很稠所以我靠着这个助力才稳住身形，警察过来帮助我重新坐稳，我看着双脚，旅游鞋的鞋底沾满了粪便，警察说没关系，这可以清洁，随后从粪池侧边喷出干净的水流，水流时不时映出某种霓虹的光，显得更为干净，它从后侧冲刷我的鞋子，我感到被清洁的安心，努力转动双脚配合水流，水流渐渐浸润了我的鞋子，我想那基本是有一点防水功能的，但也禁不住长时间的外部冲洗，现在我感觉水流渐渐侵入，目前还仅仅是双脚尚且处于干燥状态的清凉，渐渐变成寒冷。

记于2019年





## 海边的房间

朱一叶

我在海边订了一间看不见海的公寓，一方面是因为它客厅的沙发上方，挂着一幅巨大的《海边的房间》，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很便宜，我能负担得起。

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他们长得有点像，肿眼泡，塌鼻梁，嘴唇颜色很深。两人个头差不多，都是一米六五左右，和我站在一起就像是两个小矮人。他们的发型也差不多，都是简单利落的短发，脑门上的刘海歪向右边，我怀疑是出自同一个发型师之手。他们穿着同样款式的羽绒服外套，一件是红色的，一件是黑色的，女房东总是走在前边，手里摇晃着一串钥匙哗啦作响，而她的丈夫更像是她沉默的黑影。

“鞋子脱在外边就好，鞋底粘的又是雪又是沙子的。”女房东打开猪肝色的防盗门，一阵热气扑面而来，他们夫妇俩都把鞋子脱在了门外的地垫上，光脚走了进去。

我也赶忙弯腰解开鞋带，我有好几双袜子在大脚趾的地方有破洞，我不确定脚上穿着的这双有没有，这个念头折磨着我，我像是一个魔术师要见证奇迹时那样，把脚从鞋里缓缓抽了出来，越是这样，就越吸引了房东夫妇的注意，他们扭头看着我，确切地说是看着我那双羞答答不敢见人的脚。

我就知道好运从来都不会降临在我的头上，它只会没完没了地捉弄我，就算早上穿的是一双完好的袜子，现在也非要一左一右地烂上两个洞，好让我难堪。我有点慌乱，被自己的鞋子绊了一个跟头，进了屋子





之后，我走得悄无声息，仿佛这样就可以让我这双顶着两个破洞的46码大脚变得更小一点，不至于太过显眼。

“地板是不是很热？我们这儿铺的地暖，冬天光脚踩在地板上，很舒服的！”女房东用右脚特意在地板上使劲跺了两下。男房东朝着门外默不作声地蹲下去，把我的鞋挪到不碍事的地方，关上了房门。

房间是一个长方形，门的左侧是一个小型开放式厨房加餐厅，右侧是卫生间和浴室，再往前走是一个小客厅，靠墙摆着一个红色的三人沙发，对面是一个胡桃色的电视柜，沙发上方挂着那副《海边的房间》，再往里走，靠近窗户的是一张木质双人床，双人床正对面是一个带着一面镜子的简易大衣柜。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房间的细节，白色的雾气就爬上了我的眼镜，我这才注意到自己已经满头大汗了。我没有把眼镜立刻取下来擦干净，而是任由它上边的雾气越来越重，这多少能让我放松一点，不会总盯着自己破洞的袜子，就好像我看不见，它就不存在一样。

“小伙子，你快把大衣脱了吧，瞧瞧这温度计，都快三十度了！”我听见房东夫妇拉开了羽绒服的拉链。

“行，好，谢谢，没关系，我不热，不着急。”失去了视力之后，我的嘴也不好使了，有点语无伦次。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房间，这儿是厨房，没有天然气。电磁炉和锅都在柜子里，你使用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了，炒菜的话一定要开抽油烟机，碗筷也在橱柜里，你使用完了一定要记得清洗干净……”接着是拉开橱柜抽屉的声音。

我这人有个毛病，眼睛看不清楚的时候，就连听力也急速下降，每次摘掉眼镜理发，我都听不清发型师在对我说什么。女房东好像还介绍了洗涤剂，洗碗布什么的，还有平底锅是不粘锅，只能使用木铲之类的。我只顾频频点头，好像我一点头，就触发了录音机的播放按钮，如果我不点头，她说完一段就暂停了。

“马桶我们已经清洗干净，并且消过毒了，你放心使用，千万不要



踩在上边，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浴柜抽屉里有酒精湿巾，你可以自己消毒。”接着又是打开浴柜抽屉的声音。她又介绍了什么毛巾，浴巾，梳子，牙刷，牙膏，浴帽，漱口杯之类的，我没有听太清楚，我只顾着每当停顿的时候，就使劲点头，这类似于点了快进键，我希望房东可以快一点结束，赶紧离开这儿。

我眼镜上的白雾渐渐消失了，房东夫妇也从两团恍恍惚惚的人影，逐渐清晰起来，我的听力也越来越好了。

“这儿是淋浴间，我们这儿使用的是电热水器。”女房东踮起一个脚尖，举起胳膊，一蹦一跳，老半天都没有把电源插进墙上的插座里，她皱着眉头恶狠狠地瞪了一眼站在一旁的男房东，男房东赶紧接过电源，踮起脚尖，蹦蹦跳跳，像是在碰运气。我拿过电源，一下子就插了上去。“谢谢你，小伙子，电源插上就开始烧了，你等着上边显示的温度上来，就可以洗澡了，估计要等半个小时。”

我把双肩包取了下来，放在地上，又把外套脱下来，挂在手臂上，女房东盯着我看，我这才发现自己忘记点头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头发恐惧症吗？”女房东看见我点头之后，继续说了起来。

“不知道。”我说。

“就是害怕掉下来的长头发，特别是地漏上积攒的那些湿乎乎的一团一团的长头发，每次看到都会全身颤抖，更不要说去捡起来，长在头上的头发倒是一点也不害怕。”

“第一次听说。”我抓了抓自己脑袋上浓密的半长头发，又赶紧低头看看有没有掉在地上。

男房东先是在浴室掀起浴帘来看看，又到窗户旁边，掀起窗帘看了看，好像有谁在和他捉迷藏一样。

“我们两个都有这个毛病。”女房东清了清嗓子，引起了男房东的注意，她皱着眉头瞪了男房东一眼，男房东赶忙站到她旁边，使劲点了点



头。“所以拜托你尽量把掉在地上的头发捡起来，特别是淋浴间地漏那里的头发，床头柜的抽屉里有粘毛器，你可以把床上的头发粘起来。地上和床上的头发还好说一点，毕竟我们打扫卫生的时候会用到吸尘器，但是淋浴间地漏上那种湿乎乎一大团的长头发，真是一眼都不敢看，请一定帮我们扔掉。”

“好的，没问题。”我几乎还没等她说完，就爽快地答应了。

女房东用胳膊肘戳了戳男房东，男房东立马跑到厨房，打开上边的橱柜，拿出来一瓶红酒，递给女房东。女房东两只手拿着这瓶红酒，就像要授予我奖杯一样：“这是我们当地的葡萄酒，当作见面礼。”

“谢谢，谢谢。”我弓着腰双手接过这瓶红酒，还没喝，我的脸就红了起来。

“对了小伙子，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因为在网上看到我们客厅挂着的这幅画选择住我们家的？”女房东用眼睛指了指那副《海边的房间》。

“是有一部分原因。”

“上一任房客告诉我她就是因为这幅画选择住我们家的，还告诉了我画家的名字，叫霍什么？”

“普儿。”男房东小声说，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说话，他的声音有点滑稽，还加了几化音。

“对，霍普，我就是在网上购物搜和海有关的装饰画搜到的，我们的公寓看不见海，所以我就想着在屋子里挂上海，没想到这幅画还能吸引客人呢。”女房东越说越得意。

说实话我有点失望，我以为房东是因为了解这幅画才专门买来复制品挂上的。

“提起上一任房客，可真是一个爱干净的女孩，走的时候一根头发都没有留下。”女房东四处张望了一下，男房东正在厨房的地上捡起一个什么压根看不见的垃圾，扔进了垃圾桶，女房东好像在确认没有人注



意她之后，才压低声音说：“哎，可惜那女孩自杀了，在海里自杀了。”

我突然感觉气氛有点奇怪，男房东继续在地上捡起一些大概需要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垃圾扔进垃圾桶里。

女房东向前走了一步，离我很近，仔细打量了我一番之后，小声问我：“你不会也是来自杀的吧？”

我往后退了一步，差点被自己放在地上的双肩包绊了一跤，还好我没有把手里的那瓶红酒扔出去。

“只要不在屋子里自杀就可以，随你们怎么搞，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搞不明白，不缺吃不缺穿，天天寻死觅活的。小伙子，你别在意，阿姨开玩笑的，看你这快两米的大个子，也不像是会自杀的人。”女房东越说声音越大，还笑了起来，就好像她给我讲了个笑话。

“好了，我们不打扰你了，有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她从钥匙串上取下一把钥匙，放在了门口鞋柜上的一个小篮里：“你走的时候，把钥匙放这儿就行。”

女房东说完话，又清了清嗓子，男房东收到指令，拍了拍双手，跑到女房东旁边，打开房门，蹲在地上开始穿鞋。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们这房间里不允许抽烟，你不抽烟吧？”女房东一边穿鞋一边问我。

“不抽，我喜欢嚼口香糖。”我展现出一个健康阳光的高个子小伙应该拥有的笑容，还使劲咀嚼了几下嘴里的口香糖来证明这一点。口香糖一点味道都没有了，我巴不得立刻把它吐掉。

“小伙子，头发的事情，不要忘了，真是麻烦你了。”女房东关门之前又嘱咐了一遍，对我展现了一个微笑。

还没等我回答，门就关上了。女房东一定是那种还会趴在门上偷听一会儿门里动静的人，可我怎么能有这样的念头，这简直是被害妄想狂，精神分裂的前兆！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弓着腰，把右眼贴在猫眼上，直到确认房东夫妇已经坐电梯离开了，我才舒了一口气。我低头发现自己



已经把红酒瓶像棒球棍一样用右手倒拿着，还用酒瓶肚子敲打着左手掌，如果女房东真的趴在门口偷听里边的动静，我都担心自己会打开门，用手里的红酒瓶把她的脑袋敲烂。

我把红酒放在餐桌上，把胳膊上搭着的外套扔到沙发上，我又脱掉了毛衣，牛仔裤，衬衣，两只破袜子，只剩下秋衣秋裤，可还是很热，最后我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才舒服起来。这些衣服都被我像投篮一样扔到了沙发上，现在这个房间看起来热闹极了，沙发上像是横七竖八地挤着好几个人。我的腮帮子发胀，常年嚼口香糖令我的脸部肌肉发达，变成了标准的国字脸，我把嘴里的口香糖拿出来，用手指捏了捏，粘在了餐桌下边，我知道这个行为实在是令人不齿，可我总是没法忍住这样做的冲动，这有点类似于小狗把尿留在电线杆上，树干上，汽车轮胎上，也类似于那种到处刻上“到此一游”的人，每次我这么干都会心生愧疚，可它带来的快乐又远远超过于愧疚，谁还没有点见不得人的小癖好呢。要我看，如果使用一种粗暴的分类法，这世界上大概可以分为四类人，不吃口香糖的人，吃口香糖会吐在纸上扔进垃圾桶里的人，吃口香糖到处乱吐乱粘心里毫无愧疚的人，最后一种就是我这种人，吃口香糖到处乱粘，心里知道这样不对，十分愧疚可仍然要这么干的人。

我快速冲了个澡，水还不是很热，可对于浑身燥热的我来说正合适，地漏上很快就出现了一小团头发，可是我懒得捡起来，准备等离开的时候再一起处理这些掉在屋子里的头发。我大字型躺倒在床上，环视四周，虽说房东令人讨厌，啰里八嗦，还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头发恐惧症，可不得不承认这间公寓真是一尘不染，舒服极了。

醒来的时候屋子里的光线已经发暗了，我拉开窗帘朝外张望了一下，满眼都是建筑工地，一些水泥色的高楼笼罩在一片雾蒙蒙的灰蓝色中。看了看表，也不过才刚刚四点半，中午在火车上没吃饭，现在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决定先到楼下的面馆吃碗面，再去海边看看。

公寓离海很近，过了一条马路就到了海边，地上的雪还没有完全融



化，现在看起来是灰色的，我专挑雪厚的地方走，走起来嘎吱作响。正对着公寓楼的沙滩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瞭望台。现在是淡季，没几个游客会在冬天来这种避暑胜地。可我仍然有一种惯性思维，想要去偏一点，自然一点，没有被游客破坏的地方。我沿着沙滩往东走，那边看起来更加荒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冬天的大海，今天的风并不是很大，成片的海鸥落在不远处，每当我悄悄地快要靠近的时候，它们都会飞到更远的地方。所以我一直都没有看清楚海鸥到底长成什么样。海水和天空都是灰蓝色的，在最远的地方融为一体，连一条分界线都没有，所以你根本没法分清哪里是海的尽头，哪里又是天的尽头。我像每一个来海边玩的人一样，企图离海更近一点，直到白色的泡沫舔舐我的球鞋，我才慌忙跑开，就这样我往前几步，它后退几步，它往前几步，我再后退几步，我像在沙滩上和大海跳着笨拙的交谊舞。我捡起几个冰凉的小贝壳放在手心，可是后来发现沙滩上有无数这样的贝壳，所以我把它们又全都扔进海里了，它们太小太轻了，虽然我扔的时候动作夸张，可是它们最终悄无声息地落进水里，甚至没有溅起什么水花。

越往前走越荒凉，往岸边看，别说公寓了，就连建筑工地都没有了，只有一片片黑压压的松林。沙滩上出现很多礁石，它们不是一块一块的，而是像什么史前生物从沙滩下边隆起的黑色后背，走近了看就会发现上边密密麻麻爬满了小螺蛳，让人头皮发麻。我小心翼翼地爬到上边四处张望，看着潮水越退越远，我觉得脚下的礁石正在缓缓上升。

那边好像有人，而且不止一个，我有点兴奋，赶忙从礁石上爬了下来，快步朝前走去。我已经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想要去人少一点的地方还是人多一点的地方。天色越来越暗了，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心里想莫非大家都和我想的一样，想到偏一点的地方，反而都聚到一起了。我先是碰到一个戴眼镜的男的，缩着脖子，地中海发型，穿着灰色的工作服，脸朝着大海，身体轻轻地前后摇摆，嘴里念念有词，看起来精神不大正常的模样，我赶紧绕了过去。还没走多远，又碰见一个老婆婆，



也朝着海的方向站着，头上戴着黄色的围巾，穿着胶鞋，挎着个红色小桶，看样子像是来赶海的，还有两个小男孩一高一低，牵着手，站在海边，看着远处，脸上有一种梦游般的神情。再往前走，碰到一个年轻女孩，年龄应该和我差不多，穿着一个长款的白色羽绒服，黑色的披肩长发，两只手插在兜里，也朝海站着，轻轻摇晃着身体，这些人就好像约好了一样，等着观看什么海市蜃楼，搞得我也和他们一样，朝着海看了老半天。远处还有几个人，也朝海站着，只有一个穿着背带防水裤的人提着一个桶，拿着铁锹，在沙滩上走动，可是我懒得过去了。

“没想到，这儿人还挺多的。”我决定和女孩搭讪。

女孩没有说话，扭过头看着我，冲我笑了笑。怎么说呢，作为第一次见面的人，她笑得有点奇怪，好像她早就知道我会和她说话一样，她站在这儿就是为了等我开口说话，就好像每个男的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和她搭讪，她就是有这样的自信。

“你也是来这儿看海的？”说完这句话我就后悔了，显得自己像个白痴。

“是啊。”她回答的时候没有看我，把左边的头发别在了耳朵后边，露出了小小的耳朵，白得发青。我的目光很快就被那只耳朵吸引住了。她好像感觉到了，看了我一眼，又用手指整理了一下头发，盖住了那只耳朵。

“天气可真够冷的。”我赶忙移开目光，看着自己嘴里哈出的白气。

“你来这儿是做什么的？”她扭过头问我，又是面带笑容，我感觉她是那种笑和不笑切换自如的人，她只要不看我的时候，笑容就会立刻消失。

“我，嗯，我来这儿找点灵感，我是画画的。”我用手捋了捋自己的头发，这一头半长的自来卷可是我的骄傲，就算我已经这么明显地模仿艺术家了，可人们还是总把我当成打篮球的。据说我爸那边有西域血统，这位充满异域风情的祖上除了给我们带来自来卷，高鼻梁，大眼睛，深



眼窝，还附赠了湿耳屎和狐臭，而我爸才四十多岁，头发就已经掉光了，我早晚也会和他一样。

“真的吗？我也喜欢绘画！”女孩有点兴奋。

“你也画画吗？”说实话我已经冷得有点发抖了，可是其他人好像都没什么反应。也许是因为我常年缺乏运动，作息不规律，身体太虚。

“不，我不会画画，但是我喜欢看画。”

“你喜欢什么画家？除了梵高，现在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梵高，可是他活着的时候倒没什么人喜欢他。”

“嗯……我喜欢席勒，莫迪里阿尼，塞尚的静物，毕加索蓝色时期……其实还有很多，你呢？”

“我最喜欢的是博斯，勃鲁盖尔，也喜欢卢梭的那些热带幻想。”我双脚来回踩着地面，好增加点热量。

“你能给我画幅画吗？”女孩笑着问我。

这个问题有点突然，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拒绝，也许我内心根本就不想拒绝。而我现在只想到一个暖和的地方和她继续聊艺术。我回答说：“行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去我的公寓？”

“好。”女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既没看见太阳落下去也没看见月亮升上来，天空灰蒙蒙的，不愿透露一点光。不知道是因为太冷，还是因为激动，我抖得更厉害了，我耸起肩膀，两只手插在口袋，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们怎么还不走啊？”我扭头看了看那些还在看海的人，他们几乎被黑暗吞没了，只剩下一些影影绰绰、轻轻晃动的身影。

“他们在等涨潮，潮水涨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走了。”

我第一次听说还有人大冬天在海边看涨潮的。可是我懒得多管闲事，因为这一会儿我的心情渐渐复杂了起来，这个女孩这么轻易就跟一个男的回旅馆，不会是小姐吧？以前就听说海边度假的地方有很多小姐





的，是不是冬天生意太难做了，就到海边寻找机会？也许已经好几天没有一个客人了。可是我又想，小姐怎么会知道席勒，莫迪里阿尼，还知道毕加索的蓝色时期呢？这不太符合我对于小姐的认识，虽然我一个小小姐也不认识，可总觉得她们没什么脑子。可是我这么想，一定是出于某种偏见，而对于偏见，我早就受够了，我已经烦透了人们总觉得我是个打篮球的，好像长个大个子和一双大脚就不能干别的，只能打篮球一样。谁规定了小姐就不能热爱艺术呢？妓女变成画家、艺术家的故事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果没有妓女，美术史将会少了多少大师，又会少了多少杰作？毕加索，蒙克，马奈，德加，席勒，还有我们可怜的梵高，又有谁没把妓女当作缪斯呢？劳特雷克甚至住进了妓院呢！我越想越激动，仿佛我和大师之间的距离就差和妓女结识了，而我直到今天才认识到这一点！

女孩笑了一声，就好像读到了我的心事。我偷偷看了她一眼，竟然也觉得自己很可笑，也许人家真的仅仅是想要让我为她画幅画呢。

“你住在附近吗？”我不太习惯两个刚刚认识的人默不作声地走路。

“是啊，不过我也刚来这边没多久。”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没工作。”

“能理解，这种度假的地方，淡季旺季特别明显，冬天肯定不好找工作，你可以再等等。”我满脸认真地分析起来，一副对这个世界所有的规律都已经了如指掌的样子，我这会儿看起来应该已经五六十岁了，成熟又稳重，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是出于好心，是为了别人好，世界第一善良。但是我知道，我根本就不关心这个，每次说出这样的话，我都有点恶心。

“我没想找工作，我不喜欢工作。”女孩说。

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不就是我这次出门的原因吗，就是因为我说出了这句话。接下来我爸对我说：“不工作怎么养活自己？”我也差点



就对她脱口而出了！看起来我爸对我的影响比我想象得要严重得多。接下来我对我爸说：“不用你管，我自己的生活会自己负责！”我爸冷笑了一声问我：“你现在在家混吃混喝的叫作自己负责？”我当时一下子就被激怒了：“你以为我想住家里啊，大不了我……就去流浪！我去睡自动取款机室，冬暖夏凉，我还去快餐厅吃别人剩下的，城市里到处都是浪费粮食的人，现在想要饿死真是太难了！”我爸气得直拍桌子：“我养你这么大，供你上大学，就是为了让你当流浪汉？真是畜生不如！”我也提高嗓门说：“畜生怎么了，畜生和人类是平等的！”我爸指着我说：“你，你，你别总跟我说话的时候嚼着个泡泡糖，你几岁了？”我把唧吧唧地嚼得更来劲了。我爸继续说：“看你那副德行，我看你画的画也和你人一样，都是什么玩意儿，画什么都不像。”我大吼着：“你懂个屁！”我爸突然冷静了下来，他比我低不止一头了，这些年我在膨胀，而他在缩水，他根本没法再打我了，但是他有新的办法战胜我，他笑着说：“说不定你死了，你的画就有人买了。”然后我就离家出走了，然后我就到了这个地方，可是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接到家里一个电话呢，他们就不担心我真的死了吗？不可否认，自杀的念头时不时地出现，有时候像是要报复我爸，就像哪吒一样剔骨还父，有时候又像是一个可以得到永恒平静的诱人邀请。

“我和你一样，我也不喜欢工作，我只想画画。”

女孩又对我笑了笑，她的眼睛闪动了一下，像是今晚仅有的星星。

打开房门，我把鞋子脱在外边，女孩一点也没有犹豫，也把鞋子脱在外边，我都怀疑这是不是他们这儿的风俗习惯，为了防止屋里进沙子。

“穿拖鞋吗？”我打开鞋柜，看到里边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两双拖鞋，一双粉色，一双蓝色。

“不用了，地暖踩着舒服。”

我关上门，一进到屋里，我的眼镜就又起了白雾，这次我赶忙把眼镜摘下来，手忙脚乱地找到纸巾，把眼镜片擦了擦，又戴上。一戴上眼



镜，突然感觉这狭小的空间站着两个人更显得局促起来，而女孩看起来像是放大了一样，这和刚才在乌漆麻黑的海边看起来不太一样，这道理我一直都明白，就像放在商场展厅的液晶电视看起来不算太大，可是一拿回家挂起来，就突然变得很大一样。我赶紧把外套脱掉，这次没有丢在沙发上，而是挂在了门厅墙上的挂钩上，女孩也脱掉了白色的羽绒服，里边是一件黑色的紧身毛衣，上边沾着几根鸭绒。我帮她把衣服也挂在钩子上，我闻见了一股潮湿的味道，像是在海鲜市场闻见的那种，有点腥，我估计是她在海边站久了，衣服和头发上吸足了那种味道。

我脱掉外套，还是觉得很热，可是不好意思继续脱下去了，我走到窗户边，把窗户打开，好透透气，降降温，可是外边的工地热火朝天，噪音很大，我又把窗户给关上了。我还没有客气，女孩就已经坐在了沙发上，她仰着头看着我，反而显得我更像一个客人。

“你想画什么样的？”我问她。

“你看过泰坦尼克号吗？就像杰克给露丝画的那样的。”

“你有海洋之心吗？”我又说了一句让自己后悔的话，每当我不受控制地想要幽默一下，总是会显得莫名其妙，不合时宜，令人尴尬。

“没有。不过我有很多戒指。”女孩从裤子左边的口袋掏出来几个戒指，哗啦啦丢在茶几上，“这边还有。”她又从右边口袋掏出来几个。

我看着那些散落在茶几上的戒指惊讶得说不出话，老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这些是真戒指吗？”

“当然，有金的，有银的，有钻石的，有些是人们扔进海里的，有些是游泳或者在沙滩上玩掉了的。”

“为什么会有人往海里扔戒指？”

“由爱变恨，就把象征两人感情的戒指给扔了，还有人求婚没成功，当场把戒指扔了的。这样的人多得是，特别是在海边。”

“真是长见识了！我以为在海边只能捡到贝壳呢！”

“海里什么都有。”她把戒指戴满了双手，伸直手指，在自己眼前晃



动了几下：“我不喜欢戴首饰。”说完，她又把戒指一个个摘下来，扔在了茶几上。

“我也不喜欢戴首饰，总觉得不自在。”

“那你准备一下，我去卫生间把衣服脱掉。”女孩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这是真的要画裸体吗？我并没有让自己表现得惊讶，也不想展现出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以前又不是没有画过女裸体，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听说现在还很流行拍私房写真，女孩们想记录下自己的身体，这无可厚非，也确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用那种故意表演出来的爽快语气说：“没问题。”

女孩走进卫生间，我也趁机脱掉了毛衣，头发噼啪作响，像是一场小型烟火表演。我在地上看见了几个潮湿的脚印，心想这女孩的脚步出汗还挺厉害的，这下又长了见识。我关上了屋顶的白色吸顶灯，只留下一些黄色的射灯，还打开了沙发旁边的落地灯，我从餐桌旁搬来一把椅子，坐在上边，对着沙发比画了比画，又站起来把椅子换了个位置。当我从包里掏出素描本和铅笔的时候，女孩从卫生间走了出来。她并没有害羞，也没有含胸驼背，仅仅是显得非常安静。其实我只看了一眼，就认定了她是我的缪斯，她不像是从卫生间走出来的，更像是从海里冒出来的，像浪花上一个小小的易碎的白色泡沫。我停止了咀嚼口香糖，连喘气都小心翼翼。她的乳房小巧，有点发育不良。小腹有一些脂肪，鼓鼓的很可爱，身体的比例不算完美，腰有一点长，大腿有一点粗，脚踝却很细，脚看起来更没有什么肉。她将头发都整理在身后，仔细看会发现几根黑色的腋毛探头探脑地露了出来。我从来都不喜欢完美的事物，更不喜欢画出所谓“美”的画。我浑身充满了即将喷薄而出的创作欲望，我简直想要为她画上成百上千幅。

女孩侧躺在沙发上，头依着靠枕，左手扬起，放在脑后，右手手掌朝上，放在脸前。我为她拿来一个枕头，把她的头垫得再高一点，我还调整了一下她左手的位置：“你尽量放松，一定要让自己感觉舒服。”她



认真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值得信赖的医生，然后点了点头。我往后退了退，观察了一阵，又走过去挪动了一下落地灯的位置。

我坐回到凳子上，深呼一口气，画下了第一笔。从画下第一笔，我就知道这将是一幅很好的画。她的眼睛很细很长，眉毛没有修剪过，离眼睛的距离有一点远，这让她看起来有天真无辜的神情，她的嘴巴微微开着，露着一点门牙，像是藏在蚌肉里的珍珠。鼻子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而她的耳朵，从头发里露出来，像我下午从沙滩上捡起的小小的轻飘飘的冰凉贝壳。她的身上没有任何首饰，是一首流畅的曲子，她的肚脐眼不是圆形的，是一个细缝，是在等待着一把钥匙的锁孔。每当我的目光和她的目光交汇的时候，她都会笑一下。我画得很快，就像是一个很久没吃饭的人，有点狼吞虎咽，我炙热的目光，就是我发烫的手心，在她每一寸皮肤上抚过，有时候很重，有时候很轻。我感觉屋子里越来越热，升腾着一股暖洋洋的腥气，我的额头出了不少汗，腋下也出了很多汗，狐臭味一阵一阵地飘了出来。可我顾不得擦汗，也顾不得难堪。我像是一个农夫一样在地里耕作，坚定又鲁莽。女孩也开始出汗了，她舔了舔嘴唇，我根本顾不上问她要不要喝水，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口渴难耐，可我不愿意把眼睛离开她的身体，更不愿意停下手中的画笔，哪怕一秒钟。女孩的几缕头发沾在胳膊上，她出汗出得吓人，我看见了汗滴汇集在她侧面的脸颊，又滴在了红色的沙发上。而我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的汗水蜚痛了眼睛，我不得不快速眨动它们。我左手的汗水已经把握着的纸浸湿，而我的右手都快要握不住笔了。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本来不想理睬，因为十有八九是广告，不是让我买房，就是叫我贷款。可是电话铃固执地响个不停，让人焦虑，我突然想起来，一定是我妈，每次我和我爸吵架，最后都是我妈出面调解。我把本子和笔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说了声抱歉，把滑腻的双手在裤子上蹭了蹭，跑去外套口袋里掏出手机，果然是我妈的电话，我走到了窗口，掀开窗帘，看了一眼窗外的工地，我妈无非是要说一堆已经说了



一万遍的话，就是那种把我养大不容易之类的小故事，她有时候说着说着就把自己感动了，泣不成声，好让我心生愧疚，然后就是教育我要孝敬父母，不要顶撞我爸，最后叫我赶紧回去，主动认错。她会像个谈判专家一样，劝一个罪大恶极的逃犯赶紧自首，回头是岸。我决定不接这个电话，把电话按了关机。

当我转身回去要继续画的时候，女孩已经不见了，沙发上留下一摊水渍，地上有几个湿乎乎脚印，脱下的衣服不见了，门厅挂着的羽绒服也不见了，我赶忙打开门，鞋子也没了，女孩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我回到房间，感到焦躁不安，口渴难耐，我的视线落在餐桌上的那瓶红酒上，打开咕嘟咕嘟喝掉了一半，我脱掉衣服，只剩下一条内裤瘫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抓着红酒瓶，对面红色沙发上的水渍呈现出一片深红色，泛着腥味，更像是一摊血水。木地板上的湿脚印在地暖的作用下，渐渐蒸发，消失不见，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既震惊又失落，而我的脑袋就像打开太多程序，温度过高的电脑一样，突然死机。

当我醒来的时候，天色还很暗，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才发现已经是第二天傍晚。我又闭上眼睛，仔细回忆昨天晚上是什么时候睡觉的，又是怎么爬上床的，可是大脑一片混沌，就好像昨天傍晚看到的大海和天空一样，很难分清它们之间的界线，醒着和睡着也融为了一体。

我戴上眼镜，废了好大劲才从床上爬起来，头晕脑胀，异常疲惫，我低头盯着自己的那双大脚，它们离我的脑袋很远，我感慨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身体是灵魂的房子，那我觉得自己压根就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我从来都不是什么追求排场的人，这大房子简直是我灵魂的负担。我一步一步把自己挪到卫生间，想要洗个澡清醒一下，而且我的身上很臭，我的房子又大又臭，想到这句话，我竟然有点得意，还笑出了声。卫生间很干净，像是有人整理过一样，地漏上的那缕头发也消失不见了。我打开水，摘掉眼镜，用手测试水温，当我走到淋浴下方，水滴敲打着我麻木的脑袋，水流遍布我全身的时候，昨晚的梦突然浮现



了出来。女孩侧躺在沙发上，我正在画她，我画得好极了，是我这辈子画得最好的一幅画，是早晚会挂在博物馆的画，可是现在我想回忆画上的细节，无论怎么使劲儿，怎么屏气凝神，都像是没戴眼镜一样，画上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楚。我画着画着，女孩就融化起来，就像点着的蜡烛那样，从头开始融化，可是要比蜡烛融化地快多了，我发现自己如同烈焰一般的目光就是让她融化的原因，她的脑袋没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我在梦中既不惊讶，也毫无同情之心，竟然觉得这个画面太奇妙了，我要把它画下来，我画出了会动的画，很快她就在沙发上化成了一摊透明的液体，渐渐地渗进了沙发，变成了一片深红色水渍。接着我躺上了那张沙发，身上的每一个细小的伤口都被蜇疼，这种疼痛本身甚至会发出一些声音，尖锐刺耳。我能听见一些遥远而细碎的声音，在梦里我能看见这种声音，我的耳朵同时具有了听力与视力，细胞在水中分裂，和生命的起源有关，我的眼睛看见了一个个裸体的人爬上了沙滩，可是当我仔细看，又觉得他们不是人，他们是一种人和海洋生物的混合物，有的像鱼，有的像贝壳，有的像海参。有水在上升，漫过我的脚背，我的脚背痒痒的，我低头看才发现，所有的下水道，包括马桶都在往上冒水，还冒出头发，一大团一大团的黑色头发，特别是马桶看起来就像是有一个头顶在不断冒出来。接着我听见了海浪声，从沙发后边墙上的那幅画中传来的，画中的海水涌入房间，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摇晃起来，不知道会被推到什么地方。

洗完澡，我决定出去转一圈，我的肚子咕咕作响，我要先下楼吃一碗面，再去海滩转转，如果还能遇见那个女孩，我一定要问个一清二楚。我点了和昨天一模一样的海鲜面条，上边有两只大虾，还有几个鱼丸。我又在没人踩过的厚雪上走路，嘎吱作响。今天的天也和昨天差不多，灰蒙蒙的，大海和天空仍在远处融为一体。我直接往东边走，那群海鸥继续在我离得近的时候呼呼啦啦飞走，又落在更远的地方，我仍然没有看清楚一只。不过这次，我可没有心情和冲上沙滩的海浪跳什么交



谊舞，今天的海浪看起来也没有昨天的温柔，它们争先恐后地冲上沙滩，齧着牙齿。我也没有捡起任何一个小贝壳，有时候还故意踩在上边，把它们碾碎。当我走到那片有礁石的沙滩，发现我昨天站的那块礁石已经在海水里了，海浪不停拍在礁石上，将白色的泡沫喷向天空。我这才发现今天的沙滩要比昨天小，潮水越涨越高。我从老远就看见了那个女孩，就算她还只是一个白色的小点，我也认出了她。我心情激动，小跑着过去问她：“你昨天怎么突然就走了。”我本来想说的是你昨天怎么突然消失了，但是就连我自己都觉得太奇怪了。

女孩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也可能是没有听见，海风非常贪婪，把其他的声音都吃掉了。她像是等了很久，她大声问我：“你怎么才来？”

我整理了一下被海风吹乱的头发，也大声回答她说：“我刚醒，我昨天晚上可能喝醉了，平时不怎么喝酒的。”

女孩说：“快来不及了。”

我问：“什么来不及。”

女孩没说那么多，就开始脱衣服，我真是太长见识了，第一次见她，她就脱光了，第二次刚一见面又要脱光。她对我说：“你也赶紧脱衣服。”

我问她：“脱衣服干吗？”

“游泳啊。”女孩一边说一边走进了海水里，我看她是经常这么锻炼，脸上竟然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

“我不敢，太冷了。”我仅仅是想象了一下，就打了个冷颤。

女孩笑嘻嘻地把冰凉的海水泼到我的头上，我反倒没生气，还对她展开了还击。

玩了一会儿，女孩退到水已经淹过肩膀的地方，只露着一个脑袋对我说：“快点，快点，海水里没有岸上那么冷。”

我身上很多地方都被她泼湿了，眼镜上也布满了水滴，我的嘴和鼻孔呼出大量的白气，我感觉再过一会儿我的头发就会变成冰棍。不知道





为什么，我竟然鬼使神差地想要锻炼一下自己，我还没有冬泳过一次呢，而且，我还没有裸泳过呢，更别提和女孩一起裸泳。这个念头有点疯狂，可是疯狂的东西总是格外让我动心。

女孩一下子钻进水里不见了，我真是受不了她又突然消失，我四处张望，还没一会儿，就开始担心起来，心脏怦怦跳动。我哆哆嗦嗦地脱掉衣服，然后快速跑进了海水里，我感觉脖子突然被掐住了，无法呼吸，心脏缩成了一块铁，并且停止跳动，我的蛋蛋也缩了起来，两个乳头硬得像小石子。

她从另一个地方突然冒了出来，她的头发湿了，脸上挂着小水珠，眉毛也像被雨打湿的树叶，微微下垂。她歪着脑袋瞅着我大声说：“走，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她的表情可爱极了，让人很难拒绝，更难以对她发火。

我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心情，我的牙齿打颤，脑袋像是帕金森病人，没法控制地乱抖，我根本不能舒展身体，只能耸着肩膀狗刨，我的呼吸短促，嘴巴像是高速行驶的蒸汽火车，不断冒出白气。女孩一边往前游，一边扭头看着我笑，给我鼓励。她说得没错，越游越暖和，不知道什么时候，风突然停了，雾气散开，天也渐渐晴朗了起来，我觉得自己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太阳了，海水变得湛蓝而清澈，阳光一部分撒在海里，在浪花上撒下金粉，还有一部分撒在我的脑袋上，热乎乎的，我的身体终于像泡开的茶叶一样舒展了起来，就连我嘴里呼出的都不再是白气了，我甚至可以自由自在地仰面躺在海上休息。

女孩带我游到了一个白色的小屋前边，我在岸边朝海上张望的时候，竟然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小屋。它的门开着，就像是在欢迎我们，女孩两只手支着门框，一使劲就爬了上去，我也学着她的样子，爬到了屋里。阳光从敞开的白色木门照进来，在黄色的地面和白色的墙壁上形成明亮的几何形状。我们并排坐在门框上晒太阳，就像是两个夏天在海边光着屁股撅着肚子的小孩，我们皮肤上的水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



是一些新长出来的鳞片。湛蓝的海水在脚下摇晃，时不时碰到我的脚尖，让我的心里痒痒的。海风温暖，像是一些温柔的手指在帮我们擦干头发，女孩看着我的脸，瞳孔左右晃动，就像是在阅读我脸上的诗句。我将嘴里的口香糖拿出来，随手按在了左手边的门框上，迫不及待地吻向她的嘴唇，她的嘴唇又咸又苦，和海水一个味道。我们跌跌撞撞地站起来，往房间走去，我们的嘴是两个黏手的面团，一旦粘上了，就很难分开，她干脆一下子跳在我的身上，两只手挽着我的脖子，两只腿夹着我的腰，小小的乳房挤在我的胸上。我几乎看不见什么路，我的余光瞥见了刷成绿色的地面，又瞥见了一个棕色的五斗柜，上边有一个小玻璃瓶，里边养着一条黑色的小鱼，当我的眼睛瞥见一个红色的绒面沙发的时候，我俯下身去，她平稳地着陆在沙发上，她摘掉了我的眼镜，我这次不再用目光，而是用炙热的手心抚摸她的皮肤，从肩膀到指尖，从下巴到乳房，没有任何首饰的阻碍，一首流畅而欢快的乐曲，我用手指拂过她毛茸茸的眉毛，她的眼睛，她冰凉的鼻头和软软的嘴唇，就好像这些东西本来不存在，是我亲自画上的一样。我亲吻她白色贝壳一样的耳朵，轻轻咬着小小的耳垂。我用舌头探索她钥匙孔一样的肚脐，惹得她一边笑，一边扭动起身体。在我巨人一般的怀抱里，她显得那么不堪一击，我尽量让自己的动作温柔，可是这很困难，我浑身充满了喷薄而出的激情，甚至想要破坏她，毁灭她，就像碾碎沙滩上的贝壳。奔涌的潮水在礁石上冲撞，白色的泡沫喷向天空。

我们仰面躺在沙发上，确切地说应该是我躺在沙发上，女孩躺在我怀里。海风从窗户吹进来，像是一队充满好奇的游客，在我们身上走来走去——房间里两个崭新的景点。我们老半天都没有说话，我希望我的一生，如果有来生，那么就把来生也算上，都可以浪费在这一刻上，如果这一刻能像琥珀一样固定下来，我一定毫无怨言。我的内心平静而满足，这是一个充满阳光和风的房间，我们不需要吃饭，也不需要工作，这儿没有黑夜，也没有寒冷，只有永恒的阳光和大海。女孩翻过身趴在



我身上，就像是趴在草地上那样，我第一次感觉到作为一个大个子的好处。

她伸长胳膊，从地上捞起我的眼镜，为我戴上，她盯着我的眼睛问我：“你幻想的天堂是什么样？”

我把两只手枕在脑袋后边，看着房顶想了一会儿说：“一个我乱粘口香糖也不会觉得内疚的地方。”

女孩被我逗笑了。

我继续说：“一个可以不劳而获，四十岁之后不会谢顶的地方。”

“这都是什么啊？”女孩说。

“那你幻想的天堂是什么样？”我问。

“现在就是。”女孩说完，侧着脸往墙上看。

我顺着她的目光才注意到，沙发上方也挂着一幅画，画上是红色的沙发，画中的沙发上挂着《海边的房间》，沙发前边是一个茶几，茶几上散落着一些戒指，还有一个空的红酒瓶。

“喂，喂。”我的脸被人用力拍了拍，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被一个穿着背带防水裤的大叔往岸上拖。我的眼镜歪在脸上，上边布满了水珠，大叔看起来是拼尽了全力，咬牙切齿，鼻孔像是公牛一样喷着白气。他把我丢在沙滩上，去不远处把我的衣服拿起来，扔在我身上。

我扶正眼镜，一边哆嗦，一边穿衣服，身上沾满了沙子和水，穿起来很困难。

“昨天下午我就盯着你了。”大叔点了根烟，抽了起来。“冬天像你这种一个人在海边瞎转的最危险，我每年冬天都能救到人。”

我的耳朵灌满了海水，大叔的声音像是来自很遥远的地方。我没有说话，穿上衣服还是很冷，我像个婴儿一样岔开双腿，坐在地上。

“所以我今天赶完海不着急走。从很远的地方我就看见你脱了衣服往海里跑。”大叔吐了一口烟，又用夹着烟的手指戳了戳东边。



我从地上爬了起来，说了声：“谢谢。”

“没事，用不用我送你回旅馆，或者给你家人打个电话？”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我侧着脑袋，用手掌拍打耳朵，想把水给拍出来。

“这么大的个子。”大叔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本来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我就是游个泳。”我挤出了一点笑容，可它坚持不了两秒钟。

“我看你也像是搞运动的，打篮球的吧，脚这么大。那你赶紧回去吧，洗个热水澡，别冻坏了。”

我本来想跑起来的，可是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大叔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儿有他的黄色塑料桶和铁锹，他一边走一边扭头看我。

打开公寓房门，我脱掉鞋子走了进去，我的袜子很湿，还沾满了沙子，在地板上踩出脚印。我脱掉衣服，扔在地上，我相信地暖很快就能把它们烤干。我进卫生间洗了个热水澡，洗了很长时间，直到热水用完，水开始变凉。沙子和头发堵住了地漏，可是我懒得管，去他的头发恐惧症，就算现在我嘴里有一百个口香糖，把它们沾满这间公寓，心里也不会有一点点愧疚。洗完澡，我的身体终于恢复了知觉，我的大脑也好像可以运转了，可是它越运转越混乱，我简直想把自己的脑袋给摘下来，放在桌子上。

我抬头看着沙发上边的那幅《海边的房间》，阳光从敞开的白色木门照进去，在黄色的地面和白色的墙壁上形成明亮的几何形状，门外是湛蓝的大海，里边屋子中的红色绒面沙发和棕色的五斗柜在绿色的地板上投下阴影。我突然发现画中那扇打开的白色木门左边的门框上，粘着一团不易觉察的灰色口香糖。

我决定现在就离开这个鬼地方，我整理好背包，穿好衣服。临出门时，我盯着茶几上的一堆戒指看了一会儿，接着我抓起那些戒指，金的，银的，钻石的，沉甸甸的一大把，我把它们全都装进了口袋。



## 密西西比致幻剂

李星锐

一

我醒来的时候，房间里静悄悄的。我以一种扭曲的姿势俯面栽倒在床上，脸颊骨抵在硬邦邦的床沿上，硌得生疼。我面对着里侧的墙壁，无法动弹。

窗户应该是开着的，窗帘被风掀开又放下，咸湿的海风拂过我赤裸的、被麻绳捆束住的身体，使我泛起一丝仿佛蚂蚁爬过般的凉意。伴着窗帘的起落，一片暖黄色的光在我眼前的墙壁上时起时落，我分辨了好一会儿，猜测现在应该是傍晚。

我大概昏睡了很久，手臂紧贴着臀部，因长时间的捆绑导致血液不畅，像是长在了臀上。腿也动不了，它们向后折叠着，与手腕绑在一起。口水从半张着的嘴里流出来，沿着被单向下淌。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五花大绑、等待着放入蒸锅的螃蟹。“鹿鹿，小林鹿。”我喊着，但是没人回应。她果然不在这里，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下去会有危险，可我不知该怎么办，我犹豫着不敢大声叫喊，生怕引来路过房间的闲人撞见我此刻羞耻的模样。

有那么一瞬间，我期望着鹿鹿只是不忍叫醒我，偷偷下楼去买晚餐，一会儿便会上来。但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幻想。无论如何，现在也不应该是傍晚，她把我绑起来、给我服下致幻剂的时间是午夜，也就是说我足足昏睡了一整天。



接着我意识到一件更加重要的、毫无疑问会毁掉我的事情。我顾不得羞耻，大声叫喊起来。

若要讲述我为何落到如此田地，可以追溯的事情太多太多，但归根结底，是我自找的，准确来讲，乃是我数次失败的自我拯救的其中一次。而这一切又可以归结于我患有的一种奇怪的毛病，我把它叫作“精神性偏头痛”。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疾病，而更像是有些人的长期牙疼，有些人的肌肉紧张。它像一只长期萦绕在我脑子里的蜜蜂，让我膈应得难受，又不至于构成病理上的疼痛。

这个毛病从我上学时就开始有了，在那些光线昏暗的晚自习里，我望着天花板上年久失修的日光灯，发出指骨一样惨白的光。电扇总是安在灯的正下方，一转动起来，灰色的扇影在教室的所有角落里扑腾起翅膀，像惊慌失措的鸟群般闪烁。我靠着幻想鸟群把我撞得粉碎，来度过一切无聊又漫无尽头的时光。渐渐地，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脑子里有东西在乱撞。

一开始只是虚影似的东西，后来渐渐有了声音。尽管只是遥远的街道上快速划过的消防车似的声音，但声音越小，你必定会越是聚精会神地凝听它。有时，它还伴随着一种神经颤抖般的撞击感与眩晕感，让我总想躺下，闭起眼睛，不去想所有那些烦心的破事儿。

我和妈妈讲了这件事，她带我去看医生。做完一系列检查后，医生叫我放轻松，这可能是偏头痛的前兆，但又没有达到需要开药的程度。也许我只是压力太大了。他说，等过阵子如果加重，再来他这里重新检查一次。

升入大学后，我度过了没心没肺的四年，脑子里的蜜蜂没有再出现。我以为它就这么好了，从我的脑子里飞走，或是干脆死在了里面。可糟糕的是，当我毕业后做起了无止无休的烦琐工作，它再次飞了起来，像是趴在某根神经上歇息了四年，睡醒之后舒展腰肢，发现自己还在这个鬼地方，就再一次乱撞起来。



三年前，我在一家直播公司里从助理做起，一直做到项目经理。这三年里，我时不时会因为精神性偏头痛去看医生，他每次都会说同样的话：你可能只是太紧张、压力太大了。为了让我有所安慰，医生会定期给我开一些无关痛痒的止痛药和提高睡眠质量的药丸，结果当然无济于事。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一位老友，他极富洞见地告诉我：你只是太无聊了，又看不到任何摆脱无聊的希望。我脑子里闪过电脑上编辑到一半的策划案，没有否认他的话。

两个月前，我接下了一个大单子，经费足足有两千万，金主是一个以色列的美容仪品牌，准备做一个每周两次，长达两个月的系列直播。我不了解什么美容仪，不过没关系，我只要做老一套的事情就行：找几个长得漂亮、身材好的钢管舞、健身KOL，做几个游戏，露露身材，见缝插针地介绍一下产品，再说上几句“天哪真好用！”之类的屁话。

忙活了两个月后，一切都准备就绪，只剩下最后的执行环节。这两个月来，为了突击这份大项目，我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体力和脑力也都处于崩溃边缘。三天以后，以色列总部的甲方会来公司亲自听我讲我的项目，在此期间，我无事可干，便向老板请了三天的假，决定好好放松一下。我打开电脑找寻了一圈想去的地点，最后决定动身前往东极群岛。

## 二

第二天上午，我从上海坐大巴到舟山市，再坐三小时的海轮，中途在海上换乘，上另一艘船，避开相对繁华的庙子湖岛，去往东福山岛。

这座岛屿像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一座山，围绕着港口的山腰上挂满了旅社，其余的地方全是山路，无法通车。我把包放进“海天旅舍”中，看了看表，正午刚过。我坐在门前的露台上，就着海浪声吃了两条红烧鱼，晕船的不适感慢慢从身体里排了出去。



饭后，我搬了个椅子坐在露台的边缘吸烟，居民区以纵向的方式排开，露台的下一层，旅馆的老板娘穿着浴室拖鞋在厨房里，给前来吃午餐的游客宰杀新鲜的海鱼，她的老公是个渔民，正在与我以同样的角度眺望大海。他的皮肤黝黑而布满褶皱，那是一种常年被海风吹拂，又被太阳暴晒过后的黝黑，他的指甲又长又厚，里面塞满了污垢，像是某种啮齿类动物的爪子。

我正对面的山壁上，石阶层层叠叠，通向大大小小的旅舍，有人在石阶上走，隐约可以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除了旅舍，还有一间酒吧，此刻关着木门，像是还没营业。

这时，更下层传来猫狗追逐的声音，远处有船只靠岸的汽笛声，以及海浪拍击礁石的声音。由于视野开阔，我从左到右仔细地观察大海，海面是远海特有的碧蓝，不时闪过鳞片般金色的光，绵长的海风摇晃着整片海域，像是喝得微醺的人提在手中的半瓶啤酒。远处的云层缓缓移动，阳光仿佛胡乱堆放其上的轻纱，闪烁着厚薄不一的光。蜜蜂也好，策划案也好，好像统统都留在了城市里。不过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事实上，我还需利用下午的时间，最后完善一下笔记本电脑里的PPT。

夕阳沉入海里之后，像是有谁拉上了帘子，天空迅速黑了下去。对面的酒吧亮起了灯，我顺着蜿蜒的石阶走向酒吧，沿途的路上，成群的海蟑螂闻声钻进石缝里。

酒吧里光线昏暗，两盏暖黄色的钨丝灯挂在天花板上，空间很小，摆着一个木质的小吧台，和三个木桌子。一桌空着，一桌坐着四五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摇骰子玩真心话大冒险，另一桌是一对沉默的男女，女人年轻漂亮，男人有些秃顶，手里夹着香烟，眼神里流露出中老年中产阶级的疲态。

吧台上坐着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孩，一头精心打理过的柔顺长发，漂染成粉色，仿佛日本动漫里走出来的未成年少女，但细看神貌，分明有二十五六了。





店家是个和我差不多大的青年，不像海岛上生长的人。他坐在吧台后面抚弄一把吉他，见我进来，站起身来拿菜单给我。

我点了一瓶啤酒，坐在吧台上与女孩保持一点距离的位置，一边喝酒吸烟，一边听店家细碎的拨弦声和桌上年轻男女的调笑声。烟雾缭绕在钨丝灯周围，仿佛置身1933年巴黎的煤气灯酒馆里。出于无聊，我四下打量，吧台后面夹着一些海岛上灯塔美景的照片，墙上挂着一张破旧的渔网，落满了灰尘。

我再次把目光放到身旁两米之隔的女孩身上。她就坐在那里，惊人的安静，低着头晃荡酒杯，却一口也没有喝。她纤细得近乎虚弱，在昏黄灯光与嘈杂笑声的裹挟下，仿佛摇曳的影子，遥远而易碎。

渐渐地，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丝让我熟悉的感觉，好像也是这样昏暗的环境下，伴着音乐声，以及忽远忽近且令人心碎的美妙感。我仔细回忆这种感觉，却无法真实地捕捉它。我就这么有意无意地窥看她，大概有十几分钟。有那么几次，她用余光斜斜地扫了我几眼，但默不作声，当作没有看见。那感觉越来越强烈，我一定在哪里见过她。直到她伸手从斜挎在身上的小包里掏出一支细长的女士烟点上，我瞥见她从袖口里探出的白皙手腕上有一道红色的勒痕。我猛然想起来，把椅子挪到离她近一点的地方，凑过去问她：“你好，你是小林鹿吗？”她望向我，我说：“我看过你的演出。”

那是一年前的一个夜晚，朋友告诉我，西岸丛林俱乐部有一场绳艺表演，要不要去看。许多个夜晚，我都靠着看各种各样的演出展览打发时间，虽然大多数都无聊透顶，但绳艺我没看过。我脑子里闪过网络上看过的那些捆绑肉体的情色图片，女人赤裸的身体散发出直白露骨的情欲气息。我答应和他一起去。

演出八点开始，那是个小型的CLUB，平时似乎主办一些小众文化展览，场地里人很多，略显拥挤。有人倚靠在吧台上，有人坐在舞台前方，等待演出开始。左边的长桌上摆满了皮制的情趣手铐、项圈、绳子，



舞台上挂着一根横梁，横梁上吊着一个圆环。女孩们穿得性感而精致，男人们端着啤酒站在她们身边和她们谈论一会儿的演出，一副对绳艺研究颇深的模样。“他们是与我不同类型的人。”我脑子里蹦出这句话。若是我向哪个女生搭话，告诉她我是个勤恳、无趣的上班族，只从黄色网站上了解过绳艺，她们大概会笑出声来。我感到无所适从。

快到八点，朋友打来电话，说有事来不了了。我对着手机竖起中指，打起了退堂鼓。这时，一个染着银发、发型奇怪的男人领着一个瘦小白皙的女生上台，向大家介绍，自己是今晚表演的绳艺师。我的目光再也离不开台上的那个女生。她穿着黑色的抹胸和四角打底裤，用软糯的声音向大家打完招呼，便安静地低下头，手指卷着粉色的长发，像一个正在接受表白的高中生，带着一丝可爱的局促和羞怯，我记得展出海报上写着她的名字，小林鹿。来都来了，我想，还是看看吧。

我去吧台点了一杯虎牌啤酒，站在舞台的左侧。伴着略带迷幻的音乐，绳艺师拿着绳子在小林鹿身上缠绕，绑好之后展示一会儿，又解开换新的姿势。我这才发现，原来并不是我想象中那种赤裸裸的情色表演，倒更像是一种舞蹈，绳艺师的一切动作都伴着节奏来，有急有缓。时而注视，时而拥抱，时而撩开小林鹿的长发，时而凑到她的耳边轻言几句。

我一边看一边喝着手中的啤酒，渐渐地，迷幻的音乐声像是变成了一根绳索，将我缠绕起来。我望着红色的麻绳绕过小林鹿纤细的腰肢、丰腴的大腿。我感觉无法动弹，嘴中发苦，一股脱力感从脊椎尾端向上蠕动。脑子里的蜜蜂也开始嗡嗡地飞起来，头骨下的神经仿佛被狂风卷动的树枝，眼球像摇晃过度的香槟酒瓶塞，眉心处有马上要长出一只角来的触感。我努力让自己站稳，这时绳艺师将绳索的一端穿过舞台顶端的吊环，另一端固定在小林鹿的腿上，用力一拉，她被倒吊在半空中。掌声沸腾，我飞快地跑向厕所，剧烈地呕吐起来。



### 三

那晚，我和小林鹿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大多数时候是我说，她带着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紧张和羞怯，时不时低声应和两句，或发出浅浅的笑声。我问她：“绳艺师没和你一起来吗？”她说自己正在休假，暂时也没有演出，就一个人来岛上散散心。我哦了一声，停顿一会儿后问她：“你的职业就是这个吗？我是说，靠这个生活。”她说，怎么可能，演出费用很低，不可能养活的。她只是出于兴趣而已，平时在一家普通的互联网公司里做文案。

我大吃一惊：“我以为你们这个圈子的人都很酷，不屑于做这些单调无聊的工作。”她笑着说，大家都是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而已，只是不甘心那么无聊，才找个兴趣打发时间。她说自己如果过一阵子不去捆绑一次，就会自闭得想哭，浑身像蚁爬一般难受。

她说这话时，夜色已经深了，吵闹的学生们离开了酒吧，大概回了自己的旅店，她看了看时间，说要回去了。我连她的那份酒钱一起付了，拿过她手边的小包说：“我送你回去吧，岛上没有灯，虫子也多。”她犹豫片刻，答应了下来。

我们沿着蜿蜒的石阶默默地走着，我用手机的电筒帮她打着灯，她穿着白色丝袜和黑色的漆皮鞋，脚小小的，在石阶上小心翼翼地踏着，避开四处乱爬的虫子。到她旅店门口的时候，她转身接过包，道谢后，准备进房间里去。

“等一下。”我说。她转过身来，略带警惕地望着我。我说：“不要误会，我是想问你一下，你说你隔一阵子不捆绑，就会浑身像蚁爬一样难受。你是很早开始就都这样吗？”她说，差不多，倒不是不捆绑就难受，只是想到毫无希望的生活，每天坐着同样的班车、看着同样的同事、不温不火地与人保持安全的关系，就感觉溺水般痛苦。我脱口而出：“你这是精神性窒息症。”她笑起来，告诉我，我这个人有趣得很。我邀



请她明天一起在岛上走一走。她应诺下来，回了房间。

一个人往回走的路上，寂静像针尖一般扎着我的皮肤，月光下快速移动的云朵有如深海里的大鱼。我呼吸急促，握着拳头，嘴里低低地念着小林鹿的名字，脑中是她倒垂下来的粉色的长发，和被绳索紧紧勒住的大腿，腿因被捆束得太紧的缘故，细密地泛起一阵鸡皮疙瘩。

第二天上午，我去她住的旅馆找她。我们以顺时针的方向环岛，大概走5个小时，就可以返回原地。一路上我们走走停停，小林鹿明显比昨晚开心了许多，不时站上视野开阔的巨石，摆各种姿势让我给她拍照。路程走到一半，一只山羊被拴在悬崖边一根“小心滑跌”的路标上。它的落脚处不足一平方米，除了低头吃草，只能终日眺望辽阔的大海。“好可怜。”小林鹿说。想过去摸一摸山羊，我拉住她，怕她滑倒。

我们坐在那里歇息一会儿，停下来观察它。应该是当地居民饲养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山羊。我望着它白色的胡须被海风吹得摇摆不定，眼神忧郁而沉静，不知在想些什么。我对小林鹿说：“对这只山羊来说，一片不可踏足的大海，一座几小时走完的岛屿，大概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模样吧。”

小林鹿没说话，像是在想着什么。我说：“昨天我说你那叫精神性窒息症，是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毛病。我叫它精神性偏头痛。”

小林鹿望着我的眼睛，我继续说：“小时候我以为人生很美好，不管花多久时间，我们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一天早晨醒来，我躺在床上，脑子里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我无法高于生活，这一生都无法摆脱这种桎梏。我只能工作、熬资历赚钱、吃吃喝喝打发时间，打发不下去了，就生个孩子来照顾，继续打发时间。这是被框定好的，我跑不了多远，最后还是会被抓回去。而我之所以对你的绳艺念念不忘，就是因为我能看得出，你和我是一类人。”

她站起身来，示意我继续往前走，她说：“我二十七了，但就喜欢打扮得像个动漫少女，这是我唯一能为自己做的事儿。也不是没想过来



这样的小岛上定居，我已经是第三次来这里了。但我知道我做不到，我在城市里生活得太久，对物欲有太多追求，注定要被锁在办公室的格子间里，无福享受这样的美景。”

她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所以除了工资以外，绳艺也算是我的一种兼职。只不过尝试以后才发现，除了钱，好像还能给我带来一些别的什么。”

我咽了咽唾沫，问她：“别的什么？”她听我这么问，直盯着我的眼睛，微微地笑，一直盯到我不好意思地避开她的眼神，也没开口说话。

午后，我们回到出发的地方，像做了一次环球旅行。我收拾行囊向小林鹿道别，去码头买下午的船票，明天便可到达公司。售票厅里挤满了人，大都低沉不语，有的直接坐在地上。我挤上前去买票，售票员告诉我，由于风浪太大，今天的航班取消了。

我感觉我的汗液从胸前开始向下流淌。“为什么？还有这种情况吗？我查过网站，今天下午应该有三班才对，全都没有了吗？”售票员正坐在玻璃后面吃盒饭，他头也不抬，摆摆手说：“你要是不信，可以等会儿再过来看。”

我的房间已经退了，我沮丧地到处晃荡，走到了小林鹿的旅馆门口。她正在天台的躺椅上看书，见到我便问：“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要走了吗？”我给她讲了船只停航的事情，我说：“完蛋了，我明天必须得回去，不然就要弄丢工作了。”

小林鹿奇怪地看着我，我说：“我哪知道还有这种不开船的情况，这是困在岛上了吗？”她说：“你第一次坐海轮吗？”我说：“是啊，我习惯了便利的交通，完全没想过会发生这种情况……简直像拍电影似的。”她看着我窘迫的神情，哈哈直笑。

我无奈地给老板打电话，告诉他实情，果不其然被狠狠骂了一顿。他说甲方晚上就要到了，现在只能拖一拖，请客户在上海好好放松一天，后天再谈公事。挂电话之前，老板声音低沉地说：“这一天的费用从你



奖金里扣。后天一定得给我回来，不然你就完了。”

退掉的房间被人定了，小林鹿让我先待在她这里。想到工作，我烦闷不已，我已经无数次想把笔记本电脑扔到老板脸上，看着他的鼻子被砸出血来，听他捂着脸哀嚎。可我能怎么办？我不仅平庸，还得为了继续生活，小心翼翼地呵护这份平庸。

这么想着的时候，脑中的蜜蜂再次盘旋起来。小林鹿看我脸色不对，用手轻轻地拍我的背。整个下午，我们谈论无聊的琐事，或是干脆沉默着，直到太阳西沉，黑夜扇动翅膀从海平面的最远处飞来，我们很有默契地进到房间里，没有提另找房间的事情。

我关上灯，窸窸窣窣地亲吻小林鹿，伸手想要脱下她的衣服，她打开灯，告诉我：“不行哦，我来例假了。”她见我一脸失落，笑着抱住我说：“你不是问我绳艺除了钱，另外带给我的别的是什么吗？”我望着她，她打开她的行李箱，拿出一卷红色的麻绳。

#### 四

她一件件脱下我的衣服，用嘴唇浅浅地触碰我的皮肤，像在试探一碗热汤的温度。待我赤身裸体之后，她用手拨开我的头发，凝视那里，像在与我脑中的蜜蜂对视一般。她拿起绳子，用近乎虔诚的动作拉开它，让我跪坐在床上，在我的手腕上缠绕起来。

小林鹿一边缓慢而温柔地牵引着绳子，一边说：“我的绳艺师告诉我，既然灵魂无法自由的奔跑，就把肉身捆束起来，在绝对束缚中，也许可以找到绝对的自由。”

她把我的手腕背在身后，按在脚板上，紧贴着臀部一起捆绑起来。我无法动弹。我有些不安地辄动手腕，她示意我放松，不用害怕。她停下手上的动作，从床头的小包里掏出一盒白色药片，倒出一粒来放在手心给我看。



像晕车药似的小药片，我问她，这是什么？她说：“帮助你逃脱这里的药。”我缩回脑袋说：“你干什么，我还不想死。”

她说：“不是那种逃脱，是一种致幻剂。我们哪里也去不了，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就像你脑子里的小蜜蜂，只能嗡嗡乱转。可是为什么要乱转呢？还有另一种快乐，是把肉体绑在一根柱子上，放一根长长的线，让灵魂飞到你去不了的地方。绳艺只是柱子和长线，这个——”她看了看手心里的药片：“是可以把你的灵魂吹起来的风。”

她继续说：“这是我的绳艺师告诉我的，他从美国弄回来的。他很喜欢历史，所以给它起名叫密西西比致幻剂。你知道密西西比意味着什么吗？”

我说：“威廉·福克纳的故乡？世界第四长的河流？”

她说：“印第安保留地。1830年，最起初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就建设在密西西比河以西，那儿就像一个大型的监狱，成群的印第安人被赶离自己的土地，去往保留地里生存。一位印第安首领曾说‘当我们定居下来后，我们就会变得苍白，就会死去。’我的绳艺师觉得，我们就像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被圈在一块不属于我们的土地里。”

她见我犹豫不决，又端来一杯水给我，说：“你明天就要回去了，在这之前你就不想忘掉你的工作吗？想想你的头痛，相信我，你试一试，药效大概半小时，然后你会美美地睡一觉，明天我的例假就完了，明早叫你哦。”

我看着小林鹿满怀期待的眼神，她粉色的长发在帘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下，像正在坠落的樱花。我的理智在叫我拒绝，可小林鹿手心里白色的小药丸，和她刚才的一番话，像魔怔一般俘虏了我，由不得我继续挣扎。我说，好吧。我吞下了药片。



## 五

我醒来的时候，房间里静悄悄的。我以一种扭曲的姿势俯面栽倒在床上，脸颊骨抵在硬邦邦的床沿上，硌得生疼。听到我的叫喊声后，老板闯进来救我，几个隔壁间的姑娘探着头往我房间里张望。小林鹿绑得很好，老板解了半天也没解开，最后拿刀子割断了绳子。他欲言又止地想问我发生了什么。我不想回答，把他轰了出去。

奇怪的是，从夜晚睡到黄昏，我竟不觉得是过了一整天，而更像是时间倒退了几个小时。小林鹿，以及房间里她的行李和我的行李，全都消失不见了，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倒退了回去。

我望着空荡荡的房间，眼前仿佛还晃动着小林鹿粉色的长发。我查询明天的船票，即使坐最早的一班，也要晚上才能到公司，最关键的是，我的手机也不见了，我没法联系上老板。我能够想象明天他暴跳如雷的骂娘，从早到晚地打爆我的电话，对着远道而来的甲方低头哈腰道歉的模样。我知道我完了，但是想到这样的场景，竟然觉得有点儿想笑。

那一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怎么和老板解释，以后的日子怎么办，一点头绪都没有。有那么一阵子，我想，干脆就在这座岛上住下来好了。去那个酒吧里做个服务员，或是在某个旅馆里打打杂，等存些钱，开个新的青年旅舍，剩下的时间就像那只山羊一样，终日眺望大海，这么想想好像也不坏。我挣扎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勇气这么做。我想着，至少先回去吧，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第二天，我两手空空的离开了那座岛。小林鹿在旅店老板那里押了两百块钱，我取了押金，正好够我买回家的车船票。退押金时，我怎么也不敢抬头面对旅店老板奇怪的眼神。回程的船上，发动机轰鸣不已，将海水劈开，搅成泛着白色泡沫的浪花。我眺望着越来越远的岛屿，成为漂在海上的一座山，淹没山顶的白云，像一座更加巨大的山峦。旅客们一脸疲倦，对着海面发呆，有人在呕吐，有小孩在哭，运送货物的巨





轮从远处经过，几个可乐瓶孤独地漂在海上。尽管我已身无分文，小林鹿也不见踪影，但不知为何，望着一成不变的大海，我竟感觉心情舒畅。像是泡了一次漫长的温泉后，起身感受凉风时的那种舒畅。

我回头去望刚刚离开的东福山岛，还能看见一点暗淡的黑影，像是大海上一个小小的缺口。明明十分钟前我还在岛上，从遥远的地方回去看，却陌生得像是从未去过似的。我再次回忆起小林鹿的长发，她柔软而潮湿的嘴唇，她无限哀伤的神情。我不怪她抛弃了我，说到底，她也只是在自我拯救而已。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莫名的解脱。现在身无分文，失去联系，又丢了工作的我，不需要任何拯救，我甚至可以人间蒸发，不回公司收拾那份烂摊子。我也可以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地方，去学校、银行或者随便什么地方找份闲差，讨一口饭吃。我一无所，了无牵挂，脑海中越来越清晰地回想起昨晚的事情。

吃下药片后，小林鹿用剩下的绳子把我缠绕得更紧，大概过了十分钟，我感觉越来越热，额头渗出汗来，身体越来越轻，像一个氢气球般飘了起来。我有些恍惚，眨了眨眼，小林鹿抱住了我。再眨眼，我站在一片湿润的草原，清爽的风夹带着一丝雨意，四下沙沙作响，小林鹿在与我相隔甚远的地方矗立不动，我看见她的嘴唇轻轻地动着，她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她说：“对不起，根本就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拯救我们。”她说：“对不起，但是祝你好运。”

她一会儿变成我母亲的模样，一会儿变成我老板的模样，一会儿又变成我的模样，但无一例外，他们全都有着——一头长长的粉色头发。再眨眼，我站在密西西比河流的西岸，大河东去，水声壮阔如滚动的巨石。我的身后是一整片湿热的密林，树后皮肤黝黑、脸上画着神秘花纹、唇上穿着一根长刺的印第安人眼神空洞地望着我的脚边。我低头一看，蜜蜂的尸体铺了一地。



## 梦幻：叙事与反叙事

林舟

### 一

在故事层面，尽管质地差异甚大，这三个作品都涉笔青春梦幻：《海边的房间》是叛逆少年的梦幻之旅，在明丽热切中透露着伤感；《密西西比致幻剂》是缓释职场压迫中的梦幻，痛楚而迷茫地吁求着自由；《梦日记》则完全从现实背景中抽离，聚焦于扭曲缠绕、晦暗、阴郁的梦境。梦幻的书写在文学世界中屡见不鲜，也能够经久弥新，而这里的三个叙事文本对青春梦幻的不同演绎，各有其耐人寻味之处，展现出对梦幻书写的可能性探索。

在故事的层面，《海边的房间》与《密西西比致幻剂》更多触及当下青年群体中弥漫的普遍焦虑，无论是前者对父母的逃离——“不想找工作，不喜欢工作”，还是后者对职场的逃离——“太无聊了，又看不到任何摆脱无聊的希望”，都映现了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的困境。这种困境产生于自我的社会化过程，其间质疑、叛逆的声音，折射出社会的情绪涡流。而《梦日记》反小说的书写方式本身，则以“大逆不道”的表达呼应了偏离和越轨的社会情绪。

近几年来，我们不断听到诸如“躺平”“摆烂”“最后一代”之类的表达，迷茫和绝望的情绪弥漫于社会不同的阶层和空间，而年轻人以各种亚文化的方式在表达这种情绪的同时，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术语来说，展开了“仪式性的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当然，现实的中国



不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困境和文化潮流的复现，但是，“五月风暴”、“大拒绝”之类的声音在今天的依稀回响也无法忽视。文学作为社会的敏感神经，总是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叙事的想象中回应现实，同时提供超越现实的想象。

## 二

所谓超越现实的想象，在其最基本的层面，是对现实困境的象征性解决。《海边的房间》让主人公离家出走，违逆父母意志，寻找艺术灵感和人生自由。作者以颇为细腻而又带有漫画性的笔触，描述了房东和父母的言行举止，其间的世故与伧俗、现实与期待，表征了“我”与之冲突的背景。房东困惑与冷漠地提及那个自杀的女孩，可谓这一背景中极具冲突性的意味。这个年轻的大个子男孩以另类的方式（冬天到避暑的海边）独自远行，几乎可以想象的是，一个女孩必然出现。果然，在小说中出现了一个超凡脱俗的女孩，在不同寻常的言谈举止之间，迅速成为“我”心中的缪斯。如果仅仅如此，那不过是浪漫主义叙事的旧梦重温。

朱一叶的叙事方式借助了两个套叠的梦境，从而在沿袭浪漫故事的传统中解构了这一传统。在两次梦境之间，叙事的语流似乎淹没了现实与梦境的边界，离家出走的“壮举”也就在似梦非梦之间被瓦解。“我”与现实的冲突，“我”对自我的追寻，“我”关于艺术的理想，看起来确实在梦幻之中获得短暂的实现。而关于那个女孩的微妙比喻——“像浪花上一个小小的易碎的白色泡沫”，似乎在不经意间预示了梦幻的破灭，并最终指向“我”自身：脆弱的自我不过是完成了一次情绪的释放，而终止于匆匆离开——一种反向的逃离。

于是，在指向自我的自反性叙事中，反讽的声音里留下的是那种难以祛除的无力感。小说后面越来越趋近喜剧性的情节，不仅没有遮没这种无力感，反而使之越发凸显出来。而当读者越来越从“我”的叙事视



角中分离出来，能够更为冷静地与“我”互动，更为“客观”地感知人物的真实处境时，那种无力感也就在被把握和审视之中得到了象征性的克服。也正是在这里，叙事的力量超越了故事表层，显示出小说构成的深层交流的能力。

### 三

与《海边的房间》非常相似，李星锐的《密西西比致幻剂》，也是让人物叙事者“我”来到海边，遇到一个特别的女孩，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后者的故事中人物的生活轨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海边的房间》中那个大个子男孩的延续。他已经从学校踏入职场。大个子男孩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苦恼，而这个已经做到了项目经理的“我”，中学时患下的“精神性偏头痛”，在大学四年不治而愈，到了工作时又梦魇重来，脑子里总有东西冲撞，或者像蜜蜂嗡嗡响。而无聊的工作让他“体力和脑力也都处于崩溃边缘”，自己感到“不仅平庸，还得为了继续生活，小心翼翼地呵护这份平庸”。这种纠结和磨损，在当今职场的年轻一代中显然有着某种普遍性。

小说为这样的人生困境在小说中设置了转机。因台风延误返程，玩绳艺的女孩林鹿让他服用了“致幻剂”，于是一切都发生改变。“致幻剂”作为关键道具，在清醒与梦幻之间也划出了明确的边界。与此相对应的是，小说的叙事以回忆的语态展开，在当下与过去的故事之间往返穿梭，形成特定的叙事层次，以有限的篇幅铺展开丰富的、具有内在紧张的生活状态，在包含着艳遇、遭遇、奇遇的交织中，在职场与度假、被迫与自愿、巧合与谋划、有意与无意、理智与感官的叠合、纠缠与矛盾之间，完成了一次拯救灵魂的另类仪式。

在这个仪式中，“密西西比致幻剂”与绳艺连接在一起，传递了“让身体被束缚，使灵魂得以飞升”的观念。身体灵魂二元对立的观



念不过是小林鹿的说辞，而绳艺则意味着生活即表演，由其完成的仪式，之所以能够将“我”拯救出来，或许只是人类学家所说的“阈限性”（liminality）效应。尽管有如“我”后来回忆起小林鹿所说的，“根本就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拯救我们”，但是通过仪式获得了另一种生活想象的可能。

#### 四

我们当然不会忽视《海边的房间》和《密西西比致幻剂》中的女性人物。“没有女人，就没有故事”，这应该是男性作者难以摆脱的性别（无）意识。相比较而言，在朱一叶这里，女孩的形象偏向于观念的符号化抽象，服从于男性主人公的想象；而在李星锐这里，小林鹿更加生活化，其着装、身世、观念和生活方式，展现出可感的亚文化状态。但我更想指出的是，在叙事情节的设置与转换中，两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皆如媒介，触发着男性人物的梦幻，助力他实现生命情境的改变，可谓都不同程度地对“落难书生总有小姐来搭救”的故事结构元素做出现代性的演绎，并引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绪模式。

或许可以说，凭依这样的结构元素和情绪模式所构筑的现代梦幻，小说叙事行使了某种弥合现代困境所造成的裂隙的功能。与此作为对照，胡晓江的《梦日记》则完全颠覆了这种小说叙事的成规，而以反小说的方式提示了另一种叙事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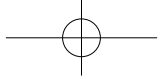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梦幻书写天性似乎就很文学的，譬如梦学大师荣格的《红书》，就完全可以当作符合文学传统的作品来阅读。而相比之下，《梦日记》却不那么“文学”，其中的梦幻本身被作家竭力复刻与呈现，是记梦而不是仿梦，是为梦而写梦，拒绝了将梦幻作为喻体，作为蓄积观念内容的空间。与此相应的是，日记也并非作为某种虚构的小说形式，而就是一种近乎人类学家的叙事，可以称之为梦的“自我民族志”。各种稀奇古怪、阴森恐



怖、奇情异象的梦，就是梦，而不是别的。它们之所以能够被讲述，就是因为它们在根本上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与身体和意识有着隐秘而又强劲的关联。如此，梦幻就不是作为叙事的某种功能而被征用，不是作为叙述机制而被建构，而是作为有着自在而自足的“语法结构”，作为质料和形式被把握。

就梦的内容来说，《梦日记》里虽然也有美梦，但多偏向于恶梦、乱梦，可谓充满了身体变异，行为犯禁，心理扭曲，情节错乱，反逻辑和非道德，令人惊悚的意象层出不穷，甚至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不适。显然，当我们这样去感受并为这些梦境的内容“定性”的时候，不是身在梦中，而是处于醒觉状态，行使“判决”梦境的权力。但是，实际上，梦幻本身无法经受这样的判决，是书写主体将梦境“翻译”为语言文字，使评判得以发生。然而，《梦日记》对梦的“翻译”所呈现的叙事语态，平静而坦诚，无意将人引向评判，努力贴近梦境的真实存在，很多时候，仿佛梦幻作为主体在言说自身。这种语态所唤起的，一方面让人感知通常因为尴尬而不愿意记忆、谈起和面对的梦幻经验，对这些经验，我们也恰恰以梦幻为由将其遗忘；另一方面，很容易自行消失的梦幻经验和梦幻世界，当被语言记录和叙述时，也就被固定，被赋形，梦魇的余悸在书写中被平伏，并由此开启一个平行的、游戏的异度空间。

就像心理学所主张的那样，梦可以看作对意识的广义的补偿。只是，我们很难搞清楚究竟如何补偿。对梦的“翻译”来说，梦境一旦形诸文字，意识也就楔入其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忠实记录各种梦，《梦日记》对片段的缀合，特意标明了年代的先后，显示了某种整合的意趣。更重要的是，其中颇多涉笔梦的情境与个体所处环境、个人的记忆和日常经历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这些关系的感受和分析。诸如“无论是什么样的往昔，回想起来都是梦的味道”、“那时也有审查（在这则梦里有所体现），但还是梦开始不久的年份，至少上网没这么危险，现实没这么混乱”，“这个双重（创作以及演绎）的重复感受不知道是否是错觉”之类的



表达，能够让人感受到梦幻与生存之间的互映与互构，虽然不能确定和指明其间的因果。在这样的书写中，梦中的“我”与记忆中的“我”以及写作时的“我”相互之间的对话，也就成为梦幻书写所特有的话语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胡晓江的梦幻叙事的反小说或反文学方式，其实是回到文学叙事的本义——交流与理解，哪怕无奈，也要尝试。

2023.02.15，于太湖退园

